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元

荷花深处
余姐出租车
审判厅前母伸冤

2020.3
【下半月】
总第553期



于延龙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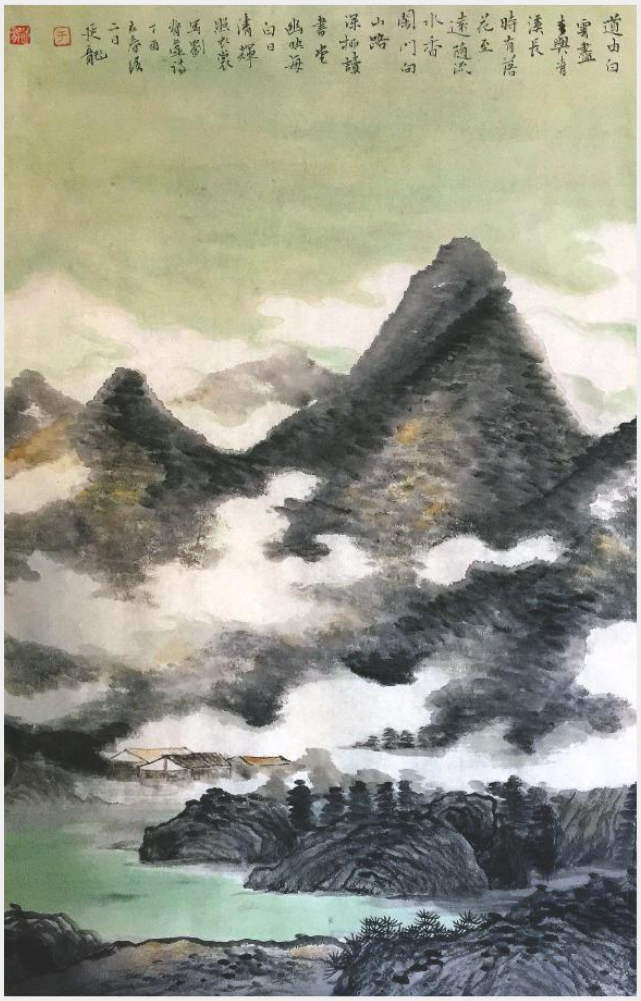


于延龙简介

于延龙，河北丰宁县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代表作品《巍巍太行英雄山》《训练日》《丽日》《祖国财产一点不能少》等，多次在全国全军展览获奖。



幽谷云山起（国画）　于延龙 / 作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国画）于延龙 / 作

空口无凭取巨款

◇文/李云贵 图/段明

胡雪岩开办了一个阜康钱庄。有一天，钱庄来了两个当兵的，他们两手空空，没有带任何存执凭证，却说要取老乡的一万二千两银子。伙计当然不肯付钱，将这件事情汇报给胡雪岩。没想到胡老板查明二人的身份后，不仅答应付钱，而且连本带息一共给了他们一万五千两银子。伙计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事情起于三年前的一天。阜康钱庄来了一个当兵的，在门口踱来踱去。这个人的行为引起胡雪岩的注意，他上前与之攀谈起来。原来，当兵的名叫罗尚德，驻守在杭州绿营兵营，来钱庄是想存一笔钱。给钱庄“送钱”，按理说哪个钱庄都愿意，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不要存执也不要利息。这个条件本身就很奇怪，再加上他是个舞刀弄枪的，所以很多钱庄都不敢答应。罗尚德被拒绝多次后，来到阜康钱庄，犹豫着要不要进去试一试。



胡雪岩听到这个存钱条件也是一愣，猜想这个人是不是来闹事的，于是问他原因。罗尚德说，自己的老家在四川，曾经是个赌徒，不仅把钱都赌光了，还赔上老丈人的积蓄，媳妇也跑了，一无所有的他只得从军。当兵十三年，辛辛苦苦存了一万二千两银子，如今接到命令要赴江苏与太平军打仗，银子带在身上不方便，又没有亲戚可以托付，于是想到了钱庄。自己上战场生死未卜，不想把存执放在身上。胡雪岩当场决定，虽然罗尚德不要利息，钱庄还是以存三年的高额利息计算，三年后连本带息给他一万五千两银子；钱庄为此立的存执由钱庄掌柜代为保管。三年后，罗尚德阵亡。临终前，他托付两位老乡到阜康钱庄来取钱，把一生的积蓄转交给老家的老丈人。

按理说，当事人不在了，他的两位老乡就这样空口无凭地来阜康钱庄取钱，钱庄完全可以不付这笔钱。但是胡雪岩不做这样的事情，连本带息把钱交给了两位士兵。回到军营后，两位士兵讲述了取银子的经历，钱庄的声誉在军营中迅速传开，许多官兵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积蓄长期存入胡雪岩的钱庄。阜康钱庄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短短十几年里迅速发展壮大。

选自《生命时报》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3（下）【总第553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空口无凭取巨款　李云贵　1

今古传奇

理发师奇遇　于诺　4
最重要的一道菜　李楚楚　8
荷花深处　张弯　12
火水现鱼　吴滨　14
鹰报恩　丁秀红　16



险境迷踪

惊心之旅　马海涛　21
“金丝缠”救人　王维浩　28

天下奇案

土天牛与奇石　郑时来　31
小孤山之犬　焦松林　33
鞋底无尘　吴建发　39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宫廷秘事

御马的秘密 曹景建 44

金台玉瓦 鲁盾 47

朱元璋赏木 陈志国 50

乡野异闻

护主 黄平 53

治懒 王吴军 55

真正的大盗 徐树建 58

世情百态

监控之外 梁易 60

半碗鸡蛋汤 焱燚 63

我的玛依拉 阿瑟穆·小七 66

余姐出租车 翁志刚 68

传世传说

一舞亡一国 陈曼青 71

月牙湖猪婆龙 王人天 72

诱人的金沙 李晓峰 74

秘闻纵横

审判厅前母伸冤 东方明 76

西安事变前的最后时刻 王爱飞 78

十五座城池换玉璧 陈华 79

沧海拾贝

砖头也能变粮食 7

慈禧听戏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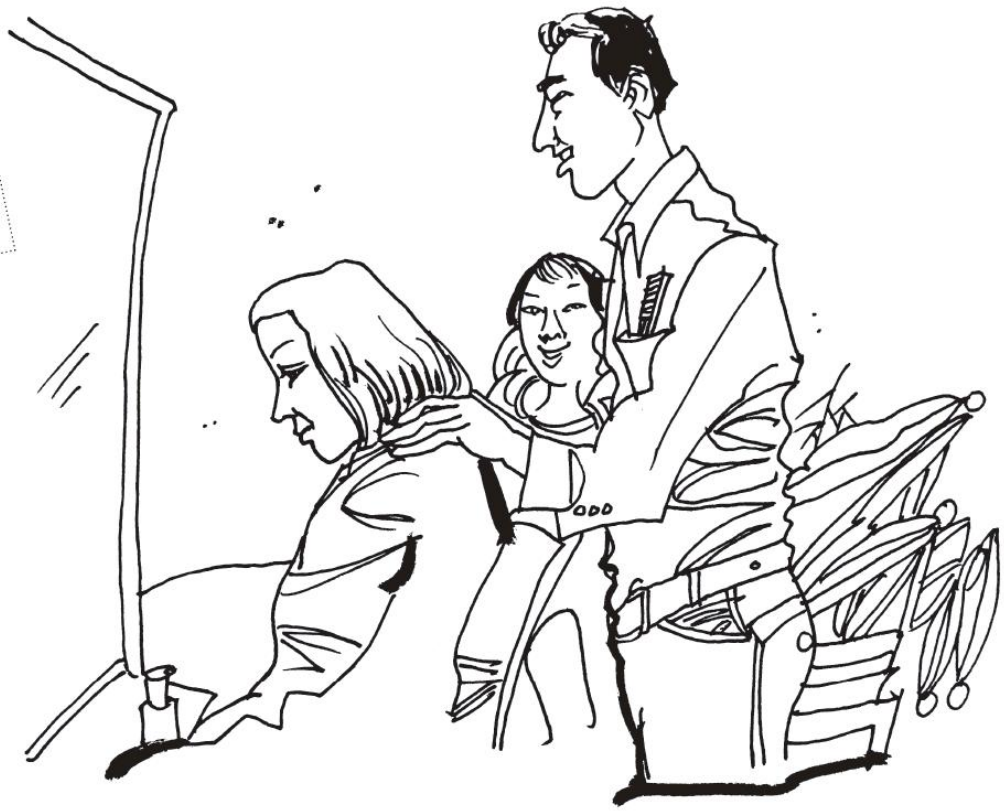
写字不用桌 刘仰东 52

乡约“吃了吗” 73





理发师奇遇



◇文/于诺　图/段明

刘畅出生在一个小山村，家境贫寒，他没别的本事，就喜欢给人理发，而且还无师自通。打15岁起，便以此为业，走街串巷为乡亲们理发，辛辛苦苦地攒钱。终于在20岁那年，刘畅实现了愿望，去省城的美容美发学校，正规地学手艺。

省城什么都贵，学习之余，刘畅在大桥洞下摆了个摊子，给路人理发。来找他理发的大多都是穷苦人，不挑样子，只为个简单利索。可是这天，摊位前突然来了个年轻姑娘，问："你……能帮我剪个发吗？我……只有五块钱。"

刘畅打量着眼前的女孩，一身朴素的衣裤，梳着两条长辫子，看起来也像是刚来省城的农村妹。

"行，只要你不嫌弃我手艺差。"刘畅问姑娘想剪个什么样的发型。她支吾着说："请帮我剪个……像……城里人的发型。"原来，姑娘是来省城找工作的。可是来了好几天，却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她听小姐妹建议，便决定改变一下形象。

刘畅发现这姑娘头顶竟然有三个旋。老辈人说，头顶三旋的女人厉害。刘畅只觉得，这三个旋的头发不好摆弄，好不容易梳理好头发，他手里的剪子上下翻飞，嘁里喀喳，不一会儿，姑娘的长发变成了俏皮素雅的扣边短发，既减龄又清纯。还别说，发型变了，这人的气场马上不一样了，还真有点儿城里姑娘的样子。

那姑娘前前后后地照着镜子，似乎很满意，连连道谢，临走的时候还说，这次找到了工作一定会回来补给他工钱。刘畅笑着摇摇头，说只要满意就好，临了还祝福姑娘马到成功。

倒不是真的想要回钱来，只是盼着能再见那姑娘一面也是好的。可是这姑娘却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来过。刘畅失望了一阵，慢慢也就忘了这件事。

转眼几年过去了，从美发学校毕业的刘畅，到几家省城的美发店打工，手艺历练得越发炉火纯青。见识多了，他的眼光和设计品位越来越好，就连店里的老师傅都夸他有天赋，该着吃这碗饭。

这时，城里的美容美发店流行顾客点名服务制，刘畅因为手艺好、脑子灵，积攒了不少大客户。刘畅觉得自己既然可以独当一面，凭啥还给人家打工呢，反正手里攒了几个钱，干脆出来赁家店单干。

刘畅看见一家店在出兑，位置好价钱也不贵。店主是个络腮胡，说家里出了事，急着要赶回去，这才忍痛低价出兑。刘畅以为捡了便宜，当即就交钱盘了下来。哪知道，他前脚给了钱，后脚就有人上门要拆，说这是违建，早就发过了告示。

店拆了，络腮胡也不见踪影，血汗钱被骗，刘畅伤心不已，不得不再次出去打工。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刘畅不仅苦心钻研技术，更留心观察店主的管理和经营方针，遇到问题换位思考，如果是自己该怎么处理。

就这样，又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刘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有了属于自己的店，也算在省城立下了脚跟。这天路过当初那个桥洞，刘畅感慨不已，想到自己在这里奋斗十年，经历了多少坎坷，如今年过三十，却依然孑然一身，难免有些凄凉之意。

刘畅的新店开在住宅区一家超市旁边，因为来往客人多，聚集了不少摆摊的小贩。其中有个叫娟子的女人，经常在这儿卖菜。她的菜比超市新鲜还便宜，因此很多人都来光顾她的摊子。说起来这女人三十左右，可由于脸上和手臂上有些烫伤的疤痕，平白显得老气了不少。娟子大概是个单身母亲，独自带着个儿子，五六岁的样子，因为留着个可爱的盖儿头，被大家唤作小盖子，孩子总喜欢到刘畅的美发店来玩。

说是玩，更准确地说是捣乱。这个岁数的孩子，正是人嫌狗不待见的时候，十分顽皮。可刘畅却很喜欢这个孩子，总觉得他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娟子忙着卖菜，经常顾不上照顾孩子。这天，她上门来接孩子，顺便道歉，说打扰了刘畅他们做生意，把卖剩下的一筐菜送给他们吃。刘畅笑着推辞道："大姐，你不用客气，孩子来玩，店里显得热闹，有人气儿。菜你拿回去吃吧。你看我们，从开门忙到晚上，手都闲不下来。几个老爷们，哪有时间做饭啊？一会儿买点儿盒饭凑合一下算了，给我们也是浪费。"

娟子一看也是，就把菜拿走了。可是到了中午，她竟然把菜和饭都做好了，送到店里，热情地招呼着："你看，孩子总麻烦你们，我们娘俩也吃不了多少，索性多做点儿，给你们送来了，快趁热吃吧！"刘畅和搭档三个人一阵感动，大家吃着娟子做的饭，一个劲儿感叹，说都不知道多久没吃过这样的家常饭了，真是好吃。

娟子见大家爱吃，竟然每天中午都来送饭，总之是她卖什么菜，送来的就有什么菜，花样翻新，大家赞不绝口。不仅送饭上门，还帮着刷锅洗碗。这下，轮到刘畅不好意思了："大姐，你也不容易，卖菜赚个辛苦钱，这每天给我们送菜送饭的，让你搭钱还受累，实在不好意思。要不这样，以后你帮我们做饭，我们每个月给你2600块钱，你看行不？"娟子起初不愿意收这么多钱，可是见刘畅他们三个态度坚决，不收钱就不吃她做的饭，也就答应了。

此后，小盖子来店里玩的时候更多了，娟子去上货，也会把孩子放在店里，让刘畅他们帮忙带一会儿。随着交往的增多，别看娟子相貌不济，可刘畅竟不知怎的，对她心生了一种别样的情愫，说不上是同情、依

赖，还是情爱。总之，娟子和孩子带给他一种温暖的感觉，让他觉得亲切踏实。

搭档小庞似乎看出了刘畅的心："老大，你是不是看上娟子了？我劝你可想好了，她那长相，还带个孩子，当个朋友处处也就得了。做老婆，根本配不上你，你可想好了。"

刘畅轻轻给了小庞一拳，假装数落他掩饰自己的心事："你小子整天不琢磨正事，好好干你的活吧。"

这天，娟子照例又在门口卖菜，忽然有人大喊一声，"城管来啦，快跑啊！"一众小贩手忙脚乱地收拾着地上的货品，四散奔逃。刘畅听见了喊声，着急地出来看，没留神屋里的小盖子，他见母亲被人追得满街跑，飞奔出去，朝着娟子扑过去，大喊："妈！"

娟子见正好一辆汽车冲着这个方向驶过来，担心孩子有事，返回去将小盖子护在怀中。可是自己却被城管抓住了，没收了一担子菜不说，还交了不少罚款。刘畅心生愧疚，想替娟子把这损失补回来。他知道娟子很要强，自己直接给她，对方定不会收，便想悄悄地放在娟子的包里。

机会来了，小盖子的头发长了，需要修剪，孩子拿着妈妈的手机，小大人似的来扫码付款。刘畅想借机扫码给娟子钱，小盖子大喊着："我会，叔叔我帮你！"说着用小手翻着妈妈的手机相册，"妈妈的收钱码在这儿！"

就在这当口，刘畅无意中扫了一下相册，顿时愣住了。怎么呢？因为他发现了小盖子和一个男人的合影，那男人一脸络腮胡，怀抱着幼年的小盖子，他们露出一样的笑容。很显然，这络腮胡就是小盖子的父亲无疑，可是……这个男人，竟是当年骗走他血汗钱的坏蛋！

这么多年了，刘畅都对那个留络腮胡的骗子记忆犹新，难怪觉得小盖子面熟，原来……怒气上来，刘畅从孩子手里拿过手机，继续翻看着相册，想发现点儿什么蛛丝马迹。这一看，更令他惊讶的事情又出现了！娟子的手机里怎么有这个姑娘的照片？谁啊？就是当年他给剪了短发的女孩。

这两个人怎么搅到一起了？难道……娟子竟是当年的女孩？刘畅仔细回忆对比，怎么也不能把这二者联系到一起。可是既然那个骗子是小盖子的爹，小盖子又管娟子叫妈，那他们三个是一家子就没跑了。

刘畅的脑子一团乱，再见到娟子和小盖子，瞬间没了以前的亲切。他想问娟子，那个男人在哪儿？因为认识这么久以来，只知道娟子是单身母亲，但是离异还是丧偶，却没提起过。

隔了一天的晚上，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刘畅正要打烊，娟子一个人来了，说："对不起，耽误你一会儿时间，能帮我剪发吗？"刘畅点点头，请她坐下，接着动作娴熟地展开围单，为娟子系上，问："想剪个什么样的？"娟子将头上胡乱盘着的头发解开，说："请帮我剪个……像城里人的发型。"看着刘畅惊奇的表情，娟子继续道，"可是……我……只有五块钱……"说着，流下泪来。

原来，娟子真的就是当年那个女孩。她早认出了刘畅，只是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没脸与刘畅相认。昨天，她听孩子说刘畅见了手机里的照片后，就不愿意跟他玩了，以为刘畅在怨自己骗他。想了半天，等到店里要打烊了，只有刘畅一个人在，娟子才借故进来，想跟他说明白。

当年剪完短发后，她真的成功应聘到一个工厂做工。娟子想着发了第一个月的薪水，就去桥洞下找刘畅，补上他理发的钱。可谁知竟遇到个黑包工头，卷了大家伙儿的血汗钱跑路了。

娟子只干了一个月，损失还是最小的，可她不服，决心找到那个坏蛋，讨回大家伙儿的钱。因为潜心找那个人，也就把去找刘畅的事耽搁下来。一晃几个月，功夫不负有

心人，还真让她找到了那个坏蛋。

包工头叫武强，娟子认得他，留着一脸络腮胡。此刻武强出现在了劳务市场，想为刚出生的孩子找个保姆，娟子正好以保姆的身份混进了包工头武强的家。其他工友得知娟子找到了武强，着急地要行动，他们商量着不如绑架小盖子，来威胁武强吐出钱来。娟子不答应，她说这样不也是犯罪吗？再说孩子是无辜的，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可是那些工友大多被武强克扣了一年以上的工钱，怎肯善罢甘休，一次，娟子陪女主人抱孩子出来晒太阳，他们竟搞突袭，把三个人一同挟持了。之所以带上娟子，就是怕她把事情说出去。

本来只是想讨薪而已，哪知武强得知工人们抢了他的孩子，急红了眼，召集了一帮打手，与前来谈判的工友们厮打起来。混战中，武强用刀重伤了领头的工友。双方情绪失控，各有损伤。直到警察闻讯赶来，才劝止了双方，把伤者送进了医院。

再说这边的娟子以及武强的妻子和孩子，三个人被关在一个小小的仓库里，说好了拿到工钱就来放他们出去，可是不知谁走的时候扔下一个烟头，引发了大火。三个人眼看就要被烧死在这逼仄的小屋里。娟子坐在窗边，她奋力用头撞碎了窗玻璃，弄得满头满脸的血，不过好歹有了一线生机。她回身招呼女主人抱着孩子和她一起走，但发现女主人将孩子紧紧护在怀里，自己却被掉下来的房梁砸伤了腿，动弹不得。

娟子招呼他们娘俩一起逃出去，可是武妻见窗户那边火势越来越大，房梁一时半会儿根本推不开，为了保住孩子，她拼劲全力推了一把娟子，要娟子带着孩子逃出去，自己却葬身火海了。

娟子说到这儿，早已泣不成声，她真的没想到那次讨薪事件竟然会闹出人命。不仅武妻死了，那个带头的工友也伤重不治，死在了医院，现在武强也进了监狱。怀中这个可怜的孩子，转眼之间就失去了双亲的庇护。她实在不忍心，就把小盖子带在身边生活，转眼已经六年了。她知道等武强出来，孩子还是要还给他的，所以，她用手机翻拍了武强和孩子的合影，存在手机里，怕孩子忘了爹长啥样。

听完娟子的叙述，刘畅知道她的脸之所以改变那么大，一定是因为那场火灾。她之所以到现在还单身，竟是为了抚养那个曾经害过她的坏蛋的孩子！多么善良的女人，刘畅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对娟子的误解全部释怀了。

这样一个女人，不正是他心中所爱吗？刘畅看着娟子头顶那三个旋，手里的剪子利落地上下翻飞，他想一辈子为她剪发……

选自《上海故事》

沧海拾贝

砖头也能变粮食

公元前514年，吴王让伍子胥督建王城。吴王之子夫差即位后听信谗言，杀了伍子胥。

伍子胥临死前对部下说：“我死后若国家有难，民众没粮吃，就到城门墙下挖地三尺。”

后来越国进攻吴国，城中军民断粮，伍子胥的部下就带领军民在城门墙下挖地，竟然挖出许多可以充饥的城砖。

原来城砖是用糯米粉压成的，是伍子胥生前设下的“积粮防急”之计，吴国军民靠这些城砖渡过了难关。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最重要的一道菜

◇文/李楚楚　图/段明



寻找觅封侯

张睿和廖怡然不仅是大学同学，还是一对恋人。两个人学的都是酒店管理专业，眼看着就要毕业了，廖怡然便劝说张睿跟自己回江苏，给自己的父亲帮忙去。

廖怡然的父亲名叫廖昊，是江苏鼎味集团的董事长，其名下的星级酒店有七八家。

可是张睿把脑袋摇成了货郎鼓，他说道：“只怕我爹不答应呀！”

张睿他爹张子宣也不简单，他是盘锦全羊席餐饮集团的总经理。张睿不无得意地告诉廖怡然，辽西最好的全羊席，就出自他爹之手。

张子宣怕儿子念完书翅膀硬了，远走高飞，他教张睿七七四十九道祖传全羊席的时候，特意留下了压轴的一道菜——觅封侯没有教他。

这天，廖怡然给张睿买了一件高档白衬衫，然后兴冲冲地说道：“张睿，我父亲说今天下午要见你！”

看来廖昊今天这是要相女婿了。张睿不敢怠慢，急忙开始收拾。他年轻英俊，浑身上下一收拾，完全像是一个要到戛纳电影节上领奖

的明星。

下午两点的时候，廖昊派司机开着奥迪A6来到上海，把两个人从学校接到了江苏的太仓市。

廖昊和夫人一见风度翩翩的张睿，满意得连连点头。廖怡然挎着张睿的胳膊，高高兴兴地把他带到了自家的鼎味大酒店。

太仓市地处长江入海口，有江尾海头第一镇的美誉，是江河海三鲜美味汇聚之地，江鲜中的刀鱼、鲥鱼、河豚，海鲜中的黄鱼、鲳鱼、鲍鱼，河鲜中的青鱼、草鱼和甲鱼无不远近闻名。

廖昊今天招待未来的姑爷，摆的便是江河海三鲜汇聚的全鱼宴。张睿的老家在辽宁盘锦市，盘锦位于渤海湾畔，辽河入海口，海产、河鲜也是异常丰富，可是今天桌子上的这些鱼菜，他也有很多叫不上名字。

一场美味鱼宴尝罢，廖昊转头对女儿说道："怡然，你和张睿毕业后，赶快回家来给爸爸帮忙，鼎味酒店集团的未来，就全靠你们了！"

张睿求救似的瞧了廖怡然一眼，廖怡然小声说道："爸，张睿家里也有酒楼需要他打理，您叫他留在太仓，这不好吧？"

廖昊呵呵一笑，然后胸有成竹地道："这件事我会亲自和未来的亲家说的！"

张子宣擅做全羊席，因此同行给他起了个外号——张全羊。张睿和廖怡然毕业后，坐飞机先去了盘锦，临行之前，廖昊给未来的亲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一个月后，他要亲自到盘锦，拜会张子宣。信的末尾，他还特意说要品尝一下全羊席中最神秘的菜肴——觅封侯。

张全羊看完廖昊的信，对廖怡然一竖大拇指，说道："你父亲不愧是鼎味集团的董事长，觅封侯已经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喽！"

品菜说往事

一个月后，廖昊如约来到了盘锦。他和张全羊干的都是餐饮业，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张全羊为了尽地主之谊，亲自开车，领着廖昊在盘锦的景点转了一大圈。

盘锦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不仅有世界最大的苇海，还有如火如霞的碱蓬草铺就的红海滩。看罢美景，张全羊又领着未来的亲家去看全国第三大油田——辽河油田。

高耸的井架、金黄色的抽油机群，大能源工业基地忙碌的情景，让廖昊不停地点头；而浩瀚的苇海中，盘旋飞舞的丹顶鹤、白天鹅、黑嘴鸥，更让廖昊盛赞盘锦这片号称"北国江南"土地的神奇。

傍晚时分，一行四人回到了盘锦市区。廖昊一提觅封侯这道菜，张全羊便点头道："放心，你这个愿望，我一定满足！"

当天晚上，张全羊就上尽全羊席的精华，给廖昊接风洗尘。全羊席和全鱼宴的意思差不多，用的全是羊身上的材料。全羊席酒楼中用的羊，都是来自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羯羊。当然，现在的全羊席经过张全羊改良，里面还用到了河鲜……故此，这个"全"字也就没有人太细究它的含义了。

锡林郭勒大草原牧草丰腴，还生长着野参、五味子等大补的药物，羊儿吃了这些药物后，肉内的膻味自然就没有了。用这种羊的肉制作的全羊席，那可是绝顶的美味！

全羊席又叫圣席，是草原民族待客的最上等宴席。全羊席要在羊的头、脖、上脑、外脊、磨裆、里脊、三岔、腰窝、腱子等十三个部位及内脏分档取料，并用各种方法烹饪。全羊席讲究每道菜的菜名不露羊字才为上

佳，如羊耳称“顺风旗”，羊眼叫“凤眼珍珠”，排骨叫“文臣虎板”。

廖怡然虽然听说过全羊席的大名，却没有亲口尝过，她瞧着面前的两盘菜不由得发愣——这第一盘是呈密齿状的软肉，食之脆口弹牙，清爽至极；另一道菜，竟是一个个壶盖形状的古怪东西，吃在嘴里，口感细腻，竟比鹿筋还要有嚼头。

张睿在一旁介绍道：“这两道菜一道叫昆仑天梯，另一道叫鼎炉金盖！”昆仑天梯是用羊嗓上膛的带棱软肉制作，鼎炉金盖用的是羊心……七七四十九道羊菜真是越出越奇，吃得廖昊也是一个劲儿地称赞盘锦全羊席的神奇。

两个小时后，七七四十九道羊菜上罢，这次是张全羊亲自下厨。过了不大一会儿，张全羊亲手端上一个戴盖的银盘子。

打开上面的盖子，盘子里装的竟是雪白的萝卜片。这就是觅封侯中的第一道菜——觅。廖昊本以为觅封侯是一道菜，谁曾想竟是三道菜。

廖昊拿起了象牙筷子，他尝了一口盘子里的萝卜片，点了点头说道：“好手艺！”

这盘子里的萝卜，滋味鲜美，入口爽脆，萝卜片竟然被张全羊做出了羊肉的味道，这可不是一般厨子所能办到的。

张睿和廖怡然也吃了几块萝卜片，这道菜的味道不错，可是他们却没有发觉这道菜有何出奇的地方。

廖昊伸出筷子，在菜盘子里一翻，竟夹出了三块羊肚仁来。羊肚仁就是羊胃中的一条肌肉隆起，取刀将这道隆起割下，只取其最肥厚部位，一只百余斤重的大羯羊所得肚仁净料不过几钱而已。

这盘子里的羊肚仁被张全羊妙手制作，蒸制得和萝卜片一个模样，不是廖昊懂行，张睿还真不知道这道菜的妙处。

廖怡然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这道菜名称的由来了，那就是寻觅的意思！”

三个人正研究这道菜呢，第二道菜——封，随即上桌了。这道菜是河豚鱼的鱼白，封着一个明月般的羊奶酪，鱼羊为鲜，这个“鲜”字在这里得到了最佳的体现，这道菜的名字叫——心封明月。

张全羊端上桌的第三道菜名叫铁色脆喉，羊喉骨吃到嘴里，那脆骨咔咔作响，倒也别具风味。

廖怡然听张睿说过，这道觅封侯已经绝迹很多年了，她对这道菜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一经尝试，味道虽然不错，可是原料普通，手法也不新奇，实在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感觉。

廖昊却不这样认为，他对女儿说道：“听我讲一个故事吧，听完了故事，你就知道这三道菜的来历不平凡了！”

受教盘锦城

故事发生在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万清兵包围了祖大寿镇守的锦州城，一围便是一年。前来救援的洪承畴十四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就在他不知道是战是降的时候，城内全羊席酒楼的老板张老关请他去吃饭。

全羊席酒楼因为清军围城的缘故，现在也只剩下了一个门可罗雀的空壳子，张老关杀了最后一只刚刚生下乳羊的母羊，为祖大寿做了一桌还算丰盛的全羊席。

祖大寿内心彷徨，镇守宁远的袁崇焕中了满人的反间计，被朝廷凌迟处死，现在锦州城中几万条活生生的生命，都掌握在他的手里。祖大寿端着手中的酒杯，念道：将军百战后，白骨坠渠

沟。心内踌躇事，千里……

祖大寿念到这里，念不下去了。这时候，张老关正把觅踪肚仁、心封明月和铁色脆喉端到了桌子上，看着这三道菜，祖大寿受到了启发，他念出了最后一句——千里觅封侯。

既然崇祯皇帝可以自毁长城，杀了袁崇焕，他祖大寿何必为这个昏庸的皇帝卖命，他也可以投降。于是，祖大寿毅然决然地出城投降。后来，祖大寿被皇太极封为总兵。

廖昊的先祖，便是祖大寿当年的贴身护卫。祖大寿迷茫之时，受张老关三道菜的指引降清的事，他完全知道。这个故事便在廖家一辈辈地传了下来，今日廖昊给张全羊复述了一遍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他，盘锦虽然不错，可是哪有靠近大上海的太仓好？给张睿一个有利的环境，他的发展空间会更大。

张全羊听廖昊讲完这个故事，他呵呵笑道："亲家，祖大寿吃完觅封侯这三道菜之后，便出城降清了……你有所不知，其实我家先祖还有一道菜没上呀！"

张全羊一摆手，两名服务员端上来了一只大木盘，盘子里竟蜷着一只烤乳羊，羊背上，还插着三把寒光闪闪的割肉刀。

觅踪肚仁、心封明月和铁色脆喉确实暗藏着深意，可那意思却不是叫祖大寿降清。

袁崇焕已经冤死，这并不代表大明其他的官兵就可以意志消沉，不抗清，去投降。觅踪肚仁是让祖大寿心内要有仁义与度量，心封明月是叫他不要忘记自己是大明的人，而铁色脆喉是让他的骨头要硬一点。

如果祖大寿不能拼死一战，第四道菜的意思便是，天下的百姓便会成为清兵屠刀下的鱼肉了！

廖昊真的没有想到，当初他以为张家的先祖贪生怕死，用觅封侯来劝说祖大寿降清，谁曾想张老关制菜的深意，竟被他全部理解错了。

张全羊激动地说道："祖大寿降清后，我家先祖张老关便跳井自杀了，这四道菜，还是店里的一个厨师传下来的！"

廖昊听张全羊说完，他急忙站起来，惭愧抱拳道："得罪，得罪，我还以为张老关是贪生怕死之辈，没想到他竟是这样刚烈的汉子！"

廖昊虽然是鼎味集团的董事长，目前还稳坐在太仓市餐饮业老大的位置上，可是最近有两三家外国的餐饮集团，盯上了太仓市江海河全鱼宴这块肥肉，他们目前正在不惜高价购买地皮，准备兴建餐饮娱乐兼备的国际大酒店呢！

廖昊是继续撑下去，还是要把鼎味餐饮集团卖掉，他现在也非常踌躇。

张全羊一拍桌子，激动地说道："亲家，你不能退，这经营酒店生意就好像打仗，如果你今天丢了这块阵地，明天再想夺回来，那可就难了！"

张全羊不仅答应把儿子张睿派到廖昊身边给他帮忙，还慷慨地表示，不管是资金还是技术，只要廖昊有要求，张全羊必将全力支持。

廖昊听罢张全羊的话，心中不由得一暖，盘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一代代的坚持，一辈辈的奋斗，生生不息、砥砺进取的盘锦精神，终于创造出了"北国江南"的传奇。

廖昊激动地说道："亲家，你放心，吃了你这道大菜，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牢牢守住自己的阵地！"

张全羊和廖昊的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不仅结实，而且有力！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荷花深处

◇文/张弯 图/段明



一

“叭叭叭叭”，几声脆烈的枪声冷不丁响起。

塘边洗衣的伊莲及潜在不远处荷叶丛中的汉子俱大吃一惊。

伊莲就着蹲低捶衣的姿势飞快地瞄一眼四围，低声道：“三面都有鬼子，好像朝我这边来了，你快游到塘中心深水荷叶丛里去。”

水中的汉子略一怔，急急回伊莲：“情况不对，快，将衣篮放块石头沉下，你也马上下水跟我游到荷塘中心去。”

几十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荷塘四周从早晨搜寻到中午。

荷叶深处，伊莲和汉子紧挨着抱在一根插入泥中的半截毛竹上。

直到太阳落山，确认鬼子已离去，只剩下各个路口零散巡查的伪军，伊莲方带着她的衣篮悄悄回到距离荷塘一里多路的荷塘村。

水中汉子是庐南游击大队的情报员，在传送文件途中遭遇鬼子拦截搜捕，幸亏荷塘村地下组织及时掩护，他被送入荷叶丛中隐蔽。

而伊莲借洗衣之机，不时为汉子捎来一些食物及地下组织的消息。

风拂荷塘，莲花摇曳，清香怡人。汉子偶尔憋不住，偷偷游到离伊莲近点的水面，痴痴地看着她捶衣漂摆。

伊莲感觉到了，她的脸上一阵一阵漾起红云。

半个月后，深夜。荷塘村南端的鬼子据

点处枪声大作，汉子拖着泡肿的双腿爬上岸，在几个地方上的同志搀扶下急速离去。

伊莲不知道，这份营救计划还是她早上洗衣时捎来的。

二

1954年春，荷塘村新调来一位民兵营长。

他先在荷塘村落了户口，然后请村支部书记做媒，要娶伊莲为妻。

那时的伊莲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儿，女儿的脚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但从没人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

书记找来伊莲，说："伊莲啊，你算是前世修来的福了，高营长提出要和你组建一个家庭，就等你一句话啦。"

"书记，我不嫁，我谁都不嫁。"伊莲一口回绝。

"伊莲你是怎么了？人家高营长不嫌你拖着个累赘，铁了心要带你们娘俩过好日子，你到底犟什么呢？"书记来气了。

"书记，谢谢你还有这位高营长的好意，我现在不想家不家的事，我带着小莲过挺好的，真的。"伊莲依然不容商量的语气。

高营长也急了，他对书记说："我能单独和伊莲说几句话吗？"

书记退到门外。

"伊莲，我就是你救过的那个情报员，你看看我，我知道……我……就是小莲的父亲，你怎么怪我都行，当初实在是情况紧急……"高营长说。

"你不是。"伊莲冷冷淡淡地答道。

"我是，我知道你后背上有块蚕豆大的红胎痣。"高营长又道。

伊莲怔了一下。

"你不是。"片刻后，伊莲不再听高营长的解释，径自出门要离开。

"伊莲，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小莲着想，你是党员，就像当年干地下工作时无条件接受任务一样，这一次还要听组织的。"书记在门外粗声大气地吼道。

三

结婚后，伊莲一直和小莲睡一张床。高营长也没强求，自个儿搭张床单睡。

高营长忙完村里的事，有丁点空都扑在家里。濒临倒闭的房子被修葺一新，小莲进了学校，高营长把自己认得的那几个字也悉数教给她。

小莲背着妈，许多回偷着喊高营长"大大（爸爸）"，高营长一乐就讲当初打鬼子的故事，讲着讲着眼里就有了泪。小莲问，你怎么哭了？

"高兴啊，我们打赢了，人一高兴眼泪也多。"高营长答。

2003年，高营长病逝，时年89岁。伊莲打开他留下的一只老旧木箱，从里面翻出两封泛黄的毛笔书写的繁体信。其一：

刘弟，此次任务异常凶险，如果我不能安全回来，哥有一事相求，你务必抽时间前往荷塘村，找到一个叫伊莲的女子，看看她的情况，无论她是单身还是有了孩子，烦请一定帮忙照顾，真高兴认识你这个和我长得很像的兄弟……

高杰

其二：

兹有我部刘二宝同志因特殊原因化名高杰复员至荷塘村，望贵地支部组织给予妥善安置为谢。

中共庐南地区人民武装部政委：肖向阳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八日

两行热泪顺着伊莲皱纹密布的脸颊流下。

选自《故事会文摘版》

火水现鱼

◇文/吴滨　图/山公



清末，有位江湖魔术师叫穆辉，有一次他在巡抚的堂会上表演，刚在纸上画了幅画，就被巡抚嘲讽道：“这不就是莲叶荷花图吗？鱼都没有，跑这儿糊弄钱来了吧？”

穆辉说：“大人要鱼容易。”说着，他用手一指，画上起火，接着又泼了一碗水，灭了火，再看画，只见蓝色水波中竟现出几条惟妙惟肖的金鱼。

巡抚大为惊奇，道：“妙哉妙哉！不知这是何绝艺？”这时过来一人抢先回答：“此名火水现鱼！”说完那人向穆辉施礼道：“师兄，请受我一拜。”

穆辉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恩师的独子陈桓，原本“火水现鱼”是陈家不外传的绝艺，但陈桓因为偷考新学离家出走，恩师一气之下就把绝艺传给了穆辉。自从恩师去世后，二人也就断了联系，不想陈桓如今竟也靠卖艺为生。

巡抚稀罕穆辉的本事，就把他留在了府中，频频为宾客表演绝艺。穆辉念及师恩，便选择陈桓和自己搭伙表演“火水现鱼”。

这天，陈桓忽然对穆辉说：“师兄，我瞧你这些日子脸色越发难看，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见穆辉点了点头，陈桓接着说道：“我从小听外祖父说，‘火水现鱼’这魔术有点奇怪，传人无一不罹患疯癫病，家父和祖父都是如此。我学过新学不讲迷信，怀疑这病可能和魔术本身有关，师兄既然身体不适，不如好好休养，这个活儿暂时交与我，可否？”

穆辉闻言，脸色顿变道：“魔术致病纯属危言耸听，至于绝艺，师父留下门规，一代只传一人，恕不能违逆。”陈桓叹了口气，沉吟片刻后霍然起身说：“师兄敢不敢为绝艺和我赌一把？”

说着，他取出五颗一样的糖，说：“这糖四颗甜的一颗凉的，谁吃到凉的，绝艺归谁，输的离开此地！”然后他又拿出五个小茶杯把糖扣上，用“三仙归洞”的手法不停地翻扣拨转，然

后，两人各自选择一颗糖。

穆辉把糖搁嘴里一尝，笑意浮上嘴角，正想说“我赢了”，忽觉多日来的晕眩症骤然加剧，接着手脚也不由自主震颤起来。他请来医生一号脉，竟是中毒，好在病情还有转圜的余地。穆辉吃了药，身体有所好转，便寻思着找机会请示巡抚赶走陈桓。

没想到巡抚竟先差人传令给穆辉说：“最近有贼人造反，朝廷命总督助兵围剿，三天后大人要在府上为总督饯行，命你此次的助兴表演要有所不同。”

穆辉只好先忙着应付巡抚交代的事儿，他打算在“火水现鱼”中出点新。为了不出差错，他特意先演练了一下，没想到泼了水后，鱼竟然没出来！穆辉吃了一惊，仔细察看，才发现颜料被人动了手脚。

颜料一直是从余记药店采买的，穆辉决定去问个明白，正好老板出门，伙计告诉他，是陈桓找到老板把蓝钴给换了。穆辉暗惊：只有用蓝钴熬成的颜料，用水一泼才会由蓝变红，换了它，蓝色水波中哪儿还能现出红色的鱼呢？好一个陈桓啊！

转眼到了饯行宴这天，人山人海，排场极大。轮到穆辉表演时，他照例画完画，却没点火泼水。总督和巡抚一愣，责问何故，穆辉一拱手说：“大人恕罪，因为穆某被小人陷害了！”说着他一指陈桓：“此人在我的颜料里做了手脚，有药店伙计为我作证！”

巡抚一听很生气，吩咐带伙计过来，可来的却是药店的老板。老板满脸赔笑道：“大人，伙计啥事不懂胡说瞎讲，本人作证，陈桓绝无偷换颜料一事。”

老板这一翻供让穆辉一时措手不及，他忙跪地申辩道：“大人啊，小人所言句句属实，不信泼水一试，我保证这画绝无变化！”

不等巡抚下令，只见陈桓冷笑一声，用手一指，画便燃烧起来，再端起水碗一泼，水过鱼现！紧接着他拿笔蘸料重新画了幅画，不一会儿，鱼就跃然纸上！陈桓表演完，拱手说道：“同样的笔纸颜料，小人表演却无差池，足见穆辉是诬陷搅闹，坏大人雅兴，还请大人明察！”

巡抚大怒，吩咐杖责穆辉并赶出府衙。穆辉本想将计就计惩罚陈桓，不料反被算计，一时万念俱灰。穆辉刚被架到偏院，药店老板跟过来拿出银子，对巡抚的士卒说：“各位军爷，巡抚大人已不留他，不如卖我个面子，别打了，让他走就是了。”

救出穆辉后，二人一起出了巡抚府衙。不想穆辉并不领情，只是冷冷地对药店老板说：“你和陈桓是一路人，就此拜别。”

药店老板叹了一口气说：“你误会陈桓了！”

穆辉面无表情地问：“误会？那为何趁比试赌绝艺之机，他要下毒加害于我？”

药店老板解释道：“陈桓没有在凉糖里下毒，你那次中毒发病只是凑巧。因你长年表演‘火水现鱼’，便会经常接触蓝钴，蓝钴里有水银，你是水银中毒啊！”说着老板拿出一种草药继续说道：“为了能让这个魔术演下去，他找到了能替换蓝钴的石蕊，但表演时需在水中添加白醋，方可有效。”

穆辉哼了一声说：“既如此，为何今朝还与你串通，陷害我？”

药店老板的脸色暗淡下去，良久才说：“他之所以如此对你，其实是不想连累你啊！”

穆辉一惊，忙问：“此话怎讲？”

药店老板手指巡抚府衙，道：“陈桓和我都是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首义，我们计划借今天表演之机，刺杀总督和巡抚。你说一个身怀必死之志的人，会在乎什么绝艺吗？”话音刚落，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巡抚府衙顷刻间淹没在一片红光和浓烟之中。

穆辉这才恍然大悟，他泪流满面，跪地痛呼：“师弟啊，我错怪你了！”

选自《读者报》

鹰报恩

◇文/丁秀红　图/段明



明朝天启年间，密州县衙有个叫金好仁的捕头，文武双全，为人仗义。有一次他捡了一只折断翅膀的小鹰，带回家精心照料。小鹰很快康复了，闲暇时，他便带着小鹰到野外捕猎玩耍。

这一天，金好仁带着鹰沿官道去了县城外面的树林里，突然，小鹰高叫起来，在一处地方盘旋着。他知道必有缘故，于是悄悄过去，发现在一个很深的树坑里蹲着两个鬼鬼祟祟的蒙面人，一个手里拎着大砍刀，一个手持铁锤。

金好仁见状，悄悄躲在一棵几人合抱的大树后面。过了一会儿，只见一匹马沿着山路跑过来，跑近一看，马上坐着一个眉清目秀、穿戴鲜亮的公子哥。一个蒙面人甩出一枚飞镖，正打在马头上，马抽冷子一尥蹶子，把公子哥掀翻在地。两个蒙面人立刻扑了过去，公子哥一个翻身爬起来，从靴子里抽出一把匕首，与贼人斗在一处。

可惜匕首太短，公子哥几次差点儿输了，这时，金好仁大喝一声：“贼人，拿命来！”说着便扑了上去，此时，一把明晃晃的砍刀对着他劈了过来，金好仁闪身一躲，那人用力过猛扑了空，脚没有收住，跌倒在地。紧接着，另一个歹徒的铁锤又挥到了金好仁的头顶。他一低头，铁锤砸在旁边的树上，“咔嚓”一声，碗口粗的小树拦腰断为两截。

千钧一发之际，小鹰飞过来狠狠地在歹徒的脑门上抓了一把，当时就把那人的头皮抓伤了，贼人惨叫一声，丢下铁锤，翻倒在地。

那公子哥捡起地上一根木棒，奋力扑了上来。两人迎敌，加上小鹰助阵，不是抓一把，就是啄一下，没一会儿，歹徒就落败了，眼见脱身不得，只得跪地求饶。

一问才知，原来这是两个惯犯，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早就是官府悬赏捉拿的目标了。金好仁便和公子哥一起将两名凶犯押回县衙。

公子哥名叫朱瑞，从小喜欢舞刀弄棒，练就了一些本事，经常一个人游走江湖，看看风景、见见世面。今天走到这里，不想有贼人打他的主意，如果不是金好仁出手相

救，只怕后果难料。他对救命恩人千恩万谢，金好仁做人谦逊，急忙还礼不迭。

两人相见恨晚，分别之时，朱瑞对着小鹰恋恋不舍，犹豫再三，还是忍不住问道："金兄，你那小鹰卖不卖？"

金好仁忙道："不卖。但是，兄弟要是真心喜欢，改日相送。"

朱瑞急忙拱手行礼："小弟知道，君子不夺人之爱，可是我一见这只小鹰就喜欢得不得了。你出个价，不管多少钱，我买了。"

金好仁笑着解释说："兄弟，不是钱的事儿。鹰是有灵性的，你要亲自训练，直到它和你有感情了，认定了你是它的主人，才肯听你使唤。否则，你弄了去，它也会飞回来。若是兄弟真喜欢它，就屈驾到寒舍待上几天，等到它和你熟悉了，再带走它。"

朱瑞听了，非常感动，连连说："金兄至诚至信，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于是，朱瑞跟着金好仁回到了家。金家夫妇俩住在三间茅屋里，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朱瑞一点儿也不嫌弃，在金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按金好仁教的方法训练小鹰，直到小鹰听使唤了方才离去。临行前，朱瑞拿出一百两银票，说："金兄，这些银子暂作这些日子的食宿费用，切莫嫌少。"

金好仁把脸一沉，说："咱们既是朋友，我怎么能收你的银子？赶紧收起来。"

朱瑞也不再坚持，说道："好吧，金兄，我家住在济南西大街。我给你留个详细地址，若日后去济南，尽管去找我。如果遇到什么难处，千万告诉小弟，定当竭力相助。"两人依依惜别。小鹰似乎懂得了主人的心意，在金好仁的头顶盘旋了三圈，才依依不舍地随着朱瑞而去。

转眼五年过去，密州新来了一位吕知县。吕知县到任一个多月，见一切都安排妥当，便派人去济南接家眷过来。

金好仁主动要求跑这趟差，他想去看望朱瑞，更想看看小鹰。

吕知县见他办事稳妥，便答应了。金好仁接过县太爷给他的地址，却吃了一惊，竟然和朱瑞留下的地址一模一样。他嘴上不敢深问，心里却非常欣喜，两处合并一处，省了好多麻烦。

金好仁在路上晓行夜宿，这一日来到济南，很容易就找到了地方，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好大一座府邸，大门上方刻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鲁王府。金好仁踌躇了半晌，这才走上去，小心翼翼地向门口的守卫问道："请问，朱瑞公子可在这府中居住？"

几个守卫向金好仁打量了一番，其中一个说道："你这人好没礼数！小王爷的名讳也是你随便叫的？赶紧走开！"

小王爷？难道朱瑞是个王爷？难怪他做事那么豪爽。金好仁一下子胆壮起来，说："我和小王爷是好朋友。麻烦你先进去通报一声，就说密州金好仁来探望他。如果他不见我，你再赶我也不迟。"

守卫见金好仁理直气壮，口气就缓和了，带着笑说："你在此稍等，我这就给你通报去。"守卫进去不多时，就见一个头戴金冠的青年从大门里走了出来，正是朱瑞。

五年不见，朱瑞更加英俊魁梧。远远看见金好仁，他哈哈笑着说："真的是金兄！快里面请！"

金好仁懂得官场礼节，慌忙跪在地上，口称："小的叩见小王爷！"

朱瑞急忙伸手搀起他说："你我兄弟，不必行此大礼，快到里面叙谈。"

二人走进客厅，分宾主落座，寒暄了一番，朱瑞问道："大哥，您此来一定有事吧？"

金好仁见朱瑞平易近人，一点儿也没有王爷的架子，心里十分敬服，便说明了来意。

朱瑞微微一笑说："那吕知县原是我家家奴。他曾对父王有救命之恩，又办事得力，父王便为他谋了个县令的差事。他那夫人原本是服侍我母亲的。你回去告诉他，就说我让他好好关照你，若有差错，我定不答应……"

突然，从开着的窗子外飞进来一只苍鹰，一下子扑上来站在金好仁的肩头，轻轻地用身子去蹭他的脸，用嘴去梳理他的头发。看得朱瑞都有些妒忌，笑着说：“好家伙，这么多年了，它还没对我表示出如此亲昵呢……”

金好仁被朱瑞留住，带着小鹰游览了济南的名胜古迹，吃喝玩乐，不觉已半月有余。金好仁再三辞行，朱瑞这才依依不舍地备上马车和二百两银子，让他带上吕知县的家眷赶往密州。

金好仁回到县衙交差，见吕知县耷拉着一张脸，猜想知县嫌自己办事不力，耽搁太久，急忙讲清事情的原委。

吕知县闻言立刻改变了态度，笑眯眯地说：“原来如此。你一路辛苦，准你几日假回家歇歇！”

吕知县独自到密州上任，人生地不熟，急需一个心腹之人为自己鞍前马后效劳，打理一切事务。他见金好仁为人正直，办事精干，又有小王爷的关系，就将金好仁由捕头提拔为师爷，十分器重。

吕知县自幼跟着父母在王府长大，看惯了官府人家的荣华富贵，如今自己跻身于官场，想的就是升官发财。于是，他吃了原告吃被告，以送礼的多少决定官司输赢，有些事他不便亲自出马，便要金好仁去替他办。金好仁便好言相劝，叫他不要太过分，得到的却是吕知县的训斥。

实在没办法，金好仁只好称病在家，不愿意助纣为虐。

这年春夏，密州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地里庄稼颗粒未收。

吕知县还按以往的惯例征收钱粮，老百姓苦不堪言，只好背井离乡去乞讨。更令人发指的是，朝廷拨放了一定数量的钱粮赈灾，都被吕知县私吞了，他还勾结当地粮商，将赈灾粮高价卖出，大发横财。

这一切，当然都瞒不过金好仁，为此他几次和吕知县争执，甚至说要去找小王爷告发，但吕知县不为所动……

过了些日子，朝廷要派大员到地方视察民情，吕知县慌了手脚。他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勾当一旦被朝廷知道，王爷也保不了他，当务之急，就是找个替罪羊。

这天，吕知县假仁假义地对金好仁说，自己知道错了，要痛改前非。然后他拿出一瓶金华酒，说这是王爷赏给他的，想转赠给金好仁。金好仁推辞不成，只得拿回了家。

金好仁回到家里，妻子已将一盘炒鸡蛋、一盘盐煮豆端上桌，夫妻俩就把酒倒满，对饮起来，很快就躺倒在炕上。半夜里，他们家的房子突然起火，可怜这夫妻二人，被烧成了两具焦炭。

第二天有人将金好仁两口子葬身火海的消息报给县衙。吕知县带着衙役赶到现场，看着烧焦的废墟，叹息说：“可惜啊，金师爷怎么就这么不小心！”然后派人料理后事，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就在金好仁一家出事不久，鲁王府的那只小鹰竟然无精打采不肯进食。眼见小鹰日渐消瘦，朱瑞想尽办法都没调治好它。想到小鹰和金好仁的感情，他想：难道它在思念旧主人？于是，便带着小鹰快马加鞭赶到密州。

吕知县见到小王爷到来，自然是殷勤招待，还主动把金好仁去世的噩耗报给小王爷，然后劝慰朱瑞不必过于伤心，人死不能复生，这就是命。朱瑞听罢，禁不住热泪盈眶，立即去奠祭金好仁。

他将临行时给金好仁带的礼物放在马上，先去了金好仁旧居。

看着曾经住过好多日子的茅草屋如今成了一片废墟，金好仁两口子的音容笑貌出现在眼前，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小鹰回到了旧主人的住处，在被烧焦的废墟上一边盘旋，一边焦急地哀鸣，几圈后才无力地落在朱瑞的肩头。它的头低垂着，眼睛里似有泪珠滚动。朱瑞叹息：动物都这么重情重义，真是难得。

那天之后，小鹰就消失了。

朱瑞向村里人打听着到了金好仁夫妻墓

前，一边把给金好仁带来的礼物摆放在坟前祭奠，一边说：“金兄，你为人诚实善良，怎么会遭此横祸？若是这火真的是你自己不小心弄的，小弟只能祝你一路走好。若是有人加害于你，那就请你托梦给我，我发誓一定替你报仇申冤……”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身后有人说道：“不用金师爷托梦，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是被人害死的。那把火，是有人故意点的。”

朱瑞吃了一惊，回头看时，就见一个庄户人打扮的汉子站在自己身后不远处，说他是金好仁的邻居。出事那天晚上，他半夜里闹肚子，起身上茅厕，突然看到金家火光冲天。他大吃一惊，急忙出门查看，刚一开门，就见一个人向着县衙方向跑去了。

借着火光依稀可辨，那身影很像吕知县。他断定，这就是放火贼。他急忙喊人救火，可那晚风大，根本来不及了……事后吕知县一口咬定这火是金好仁不小心自己弄的。

今天他在金家废墟前看到了朱瑞，认出朱瑞就是几年前在金家驯鹰住了些日子的公子哥。既然是金好仁的朋友，就一定会还金师爷一个清白。所以，他就一路跟着朱瑞过来了，果然，朱瑞说愿意为金好仁申冤。

朱瑞听了此人的话，心里将信将疑。他留在县里明察暗访，听说了不少吕知县贪赃枉法的传言。

有个叫丁喜的，是金家那个村里的老人。在帮助金好仁夫妻二人入殓时，他看到这两口子的骨骸发黑，有中毒的迹象。他又在炕下的灰堆里发现一个酒瓶。那酒瓶里还残留着几滴酒，他背地里将那酒瓶收起来，倒出残酒喂狗，狗立刻死了。

朱瑞听丁喜说了这些，急忙问：“酒瓶还在吗？”

丁喜从家里找出酒瓶，朱瑞更加吃惊。他想起来了，今年过年的时候吕知县到王爷府送礼，老王爷就回赠给吕知县几瓶这样的酒，难道是……

朱瑞心里有了判断，却发愁了，吕知县原是自家的奴才，又是父亲举荐，追究起来，自己家势必会受到牵连，轻则名声受损，重则有可能把王爵弄没了……

朱瑞立即快马加鞭赶回济南，把这件事和父王做了禀报。父亲沉吟了半天，说：“一介武夫，犯不着为了给他申冤，给自己招来祸事，你就别再寻找什么真相了！”

朱瑞不敢违抗，可他心里难受，就决定回密州重新安葬金好仁。葬礼十分隆重，可在下葬前，突然有什么东西遮盖住了棺材上方，大家抬头一看，一起惊呼，原来是一只鹰！正是金好仁送给朱瑞的那一只。

朱瑞急忙呼唤小鹰，不料小鹰冷冷地看着他，突然飞向高空，再俯冲下来，一头撞在了棺材上，头颅撞碎了，殷红的鹰血洒在了棺材上……朱瑞被震撼了！一只鹰都知道以死来酬报恩人，自己连一只动物都不如啊！

朱瑞把那只鹰和金好仁夫妇葬在一起，回到县衙，晚饭过后，他屏退左右，只留下吕知县，一言不发地看着吕知县。吕知县做贼心虚，被他看得心神不宁，坐立不安。

朱瑞开口说话了：“吕能，你可知罪？”

吕知县顿时吓得手足无措，慌忙跪倒在地，连说：“小王爷，奴才这几天对您照顾不周，奴才罪该万死……”

“说！你为什么要害死金好仁？”

吕知县心里一惊，他在酒里下了毒，还不放心，担心若是让人发现金好仁是服毒而死，弄不好会节外生枝。于是，他又去加了一把火……

吕知县颤抖着声音说：“小王爷，借奴才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我和金好仁无冤无仇，他又是您的救命恩人，我只有重用他啊！”

“好你个狗奴才，还在狡辩！金好仁拿着金华酒回家时遇见村里人，说是你赏的。酒瓶里残留的酒液经检验有毒，那天晚上你放火以后，被人看到并跟踪到县衙。要不要将证人请上公堂对质并找人开棺验尸？你自

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岂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不如实招来！”

吕知县见朱瑞说得头头是道，实在无法抵赖，只好将杀害金好仁的原因经过和盘托出。最后说自己一时糊涂，铸成大错，恳求朱瑞看在主仆情分上，放自己一马。

朱瑞逼他说出事情的真相，既难过又气愤，恨恨地说：“要是别人做了这糊涂事，我立即上报朝廷，秋后问斩。念在多年主仆的分儿上，我给你指条明路，自己了断吧。这样，既给金好仁两口子偿了命，又保全了你的名声。你的老婆孩子可以重回王府，自有我家照顾……”

吕知县深知自己的处境，既然难逃一死，只能选择保全自己的家人别受牵连，否则全家都要遭殃，无奈之下他痛哭流涕，跪倒谢恩：“奴才罪该万死，多谢小王爷成全……”

第二天，县衙传出消息，吕知县昨晚暴病身亡。

选自《民间文学》

慈禧听戏

沧海拾贝

慈禧太后看戏时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一边看着台上的演出，一边拿着剧本对唱词。一个演员唱错一句，或者有一个地方荒了腔走了板，甚至一个眼神不对，全体演员的赏钱往往都会被取消。

甚至，慈禧用的剧本上还详细注明了演唱所需要的时间，那是为了防止艺人偷工减料，如果没有唱够时刻，也是要受重罚的。更有意思的是，慈禧太后戏看得多了，又进一步“培养”出了改戏的雅兴。《昭代箫韶》本为十大本共计二百四十出的昆曲连台大戏，慈禧太后不喜欢典雅斯文的昆曲，便亲自领衔把它改编成皮黄剧本。这项工程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直到光绪二十六年因庚子之役被迫中断，翻改了105出，却没有什么影响力。

慈禧经常心血来潮地把剧本改得半通不通。有一次，她把《混元盒》中的一段昆曲改得面目全非，不但无辙无韵，句子还长短不齐。拿到唱词的演员面面相觑，冷汗涟涟。幸亏主唱王瑶卿脑子转得快，边编腔边唱曲，居然唱得有板有眼，因而侥幸受到慈禧的奖赏。

太后过足了编剧瘾，再下来，自然便是要过过演员瘾了。慈禧要演戏，自然不会去演一般角色。她信佛，所以，晚年的她便经常演戏扮观音菩萨。有时她会一天换几个造型，还让身边的侍从都扮成童子、护法陪她一起在昆明湖里坐着船演观音戏。

在太后的训练下，侍从女眷们的演技得到了磨炼，不但能给扮观音的太后配戏，自己独立担纲主演也丝毫不怯场。据德龄女士的《清宫二年记》载，美国女画家卡尔有一段时间得到特许，待在紫禁城里给慈禧太后画油画肖像，有幸和太后及众官眷共进晚餐。按祖宗规矩，陪太后一起吃饭的人，包括皇后在内，都得站着用餐。但是那天傍晚，德龄吃惊地发现饭厅里摆好了每一个人的椅子。慈禧太后把德龄叫到身边耳语：“我不要卡尔说我们野蛮，如此对待皇后和官眷，因为她并不知道这是祖宗的礼法。所以你们就坐下吃吧，不要来谢我，要做得自然，好像你们本来就是坐着吃的。”大家迅速进入角色，演得丝丝入扣，硬是没让卡尔女士看出些许破绽来。

选自《凤凰资讯报》

惊心之旅

◇文/马海涛　图/黄胜



神秘任务

赵大成是个货运司机，他的老婆多年前病逝了，后来父母也相继离世，加上膝下无子，成了孤家寡人，他也就把日子看得淡了。

赵大成年轻时可是部队的汽车兵，长期跑野外山路，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加上跑货运从没失过手，在卡车司机的小圈子里被封为“车神”。

这天，远在农村的亲弟弟赵强让媳妇来找他，弟媳掏出医院的病历时，赵大成呆住了。“都怪我那口子没出息，被查出了尿毒症……救救我们一家吧！”弟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苦，赵大成被搞得忧心忡忡。赵强得尽快接受肾移植，可光前期手术费就要二十万，这简直是要他赵大成的命，这两年跑车没挣到大钱，手头又没多少积蓄，上哪儿去筹钱呢？

可有时事就那么巧，两天后一个陌生的来电让他又惊又喜：“赵师傅吧？我有趟货要拉，报酬绝对让你满意！”原来货主在附近山区发现一块十吨重的巨石，竟然是一整块稀有的玉石，立刻就有外地买家想看货，所以要赶紧运过去。

这可是桩大单，赵大成有些激动，但听着听着又有些犹豫，因为买家还另有安排，等不了太久，所以时间紧急，留给这趟行程的时间只有两天两夜。赵大成需要连夜开车进山，明天一早把石头装车，运往几千里外的目的地。

赵大成在心里掂量起来：从运石头出发开始算起，到目的地正常情况下至少得开三天车，如果要两天赶到，必须全程加急，中途不能出现任何意外，连晚上的休息时间都要控制，这活看似简单，其实很棘手，搞不好会白忙活一场。

货主发现赵大成犹豫，赶紧使出了激将法，“你这趟跑成功，我给你十万块，怎么样？”货主的话把赵大成吓了一跳，跑两天车就能挣十万块，再想想正等着钱

动手术的弟弟，这笔钱能解燃眉之急啊！过去运货也没少遇到困难，但自己“车神”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于是他点头答应：“你在哪里？我们见面谈！”

赵大成赶到约定的茶楼，对方早已在那里等着了。货主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自我介绍叫于海龙，家里是做收藏生意的。于海龙说两人要先签个协议，签完就先付赵大成两万元，既是定金，也算作他路途上的开销，接车时再把款结清。

两人当场签了协议。临行前，赵大成给弟弟赵强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刚接了个大单，跑完车应该就能挣到手术费，要赵强先好好养病。赵强果然十分高兴，巴不得他马上就带回好消息。

事不宜迟，赵大成立刻开着大卡车进山，晚上赶到了石头所在地附近，先在旁边找个农家乐养足精神。第二天天刚亮，他就跟赶来的于海龙会合，于海龙叫的起重机也开过来了。赵大成瞅那块大石头，看起来很普通，不过自己对玉石一窍不通，也不便多话，他招呼起重机将石头装上卡车，将四周固定稳当，再用油布盖起来，然后坐进了驾驶室。

于海龙又来到车窗外叮嘱，说自己马上会坐飞机赶去见买家，先在那里稳住对方，要求赵大成的手机务必随时保持畅通，好确认行程进度。“我这么信任你，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于海龙最后盯着他，一字一顿地说。

不知为何，这句话竟让赵大成心底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慌，这种感觉他以前出车时可从来没有过。他禁不住在心里自嘲，难道“车神”也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高速遇险

赵大成开足马力，大卡车很快就离开山区，驶上了高速公路。平时他都会老实地走右边道，但这次要趁交通顺畅的时候尽量抢时间，顾不得那么多了。

临近中午，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了：一辆小轿车突然蹿到大卡车后面，不断鸣笛想逼他改道。

赵大成被催得有点冒火，自己的车一直在高速前进，再说轿车完全可以从右边的车道超车，对方明显有点挑衅的意味。谁知他越不理睬，那车就越跟他较上了劲，鸣着长笛还打开了远光灯，看样子不让路不行。

赵大成终于被激怒了，决定照老江湖的做法给对方一点教训。他见轿车追得很紧，就猛踩了一脚刹车，当然他也预判了两车间的距离，不然自己的麻烦就大了。轿车司机果然被吓坏了，也赶快踩刹车，眼看轿车收不住就要撞上去，前面的大卡车又突然加速，一下子把轿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二愣子一个，还想跟我较劲呢？”赵大成自言自语，从后视镜看过去，那辆小轿车居然又加足马力冲了上来。他意识到对方可能被激怒了，突然后悔不该跟对方斗气，万一因小失大，自己不就亏大了？想到这里，他恨不得自抽一记耳光。

拼速度大卡车不是对手，小轿车发疯似的追了上来，在右边车道上与大卡车并驾齐驱。赵大成看见轿车司机拼命示意要他停车，只好假装没看见，高速路上谁敢说停就停呢？轿车司机一怒之下将车冲到前面，然后一下子转到了超车道上，大卡车反而跟在了后头。

赵大成决定不再纠缠，但轿车却开始玩起花样，故意开得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赵大成只好将车转到右边道，本以为没事了，没想到轿车立马也转了过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令他措手不及：小轿车尾部的刹车灯一下子亮了。这简直是不要命的玩法啊！幸好他早有提防，猛踩刹车，卡车头终于在离轿车尾部不到一米时停了下来。

从轿车上跳下一个胖胖的小伙子，径直来到卡车驾驶室旁，喝令赵大成下车。赵大成刚下车，胖小伙儿就恶狠狠地开骂：“你居然敢故意刹车，想害死我啊？知

道哥们儿是干啥的吗？今天这事我跟你没完！”赵大成忍住火气，先去后面立好警示牌，然后回来跟对方道歉，希望小事化了。

“知道我为什么追你吗？你那脚刹车把我兄弟给弄伤了！”胖小伙儿把他带到小轿车旁，原来后排还坐了个年轻人，据说之前正在睡觉，轿车急刹时脑袋撞到了前面的座椅，手腕也扭伤了。赵大成暗暗叫苦，只得说好话：“我着急赶时间，赔点钱，你们自己去处理行不？”

谁知那两人根本不买账。胖小伙儿说前面有个高速出口，附近就有家医院，要他先带伤者去做检查，再谈赔偿，不然他们就让警察来处理。赵大成寻思等交警赶来又要花时间，这两个人流里流气也不好说话，只得咬牙答应，便让小轿车在前面带路。

两车一前一后下了高速赶到医院，在胖小伙儿的紧盯下，赵大成马不停蹄地前去挂号、排队、带伤者做CT……正在等待检查结果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是于海龙打来的，他一接听，脑袋更大了：那名买家有急事想走，于海龙好说歹说，对方才愿意再等等，但运货的时间又缩短了一晚，明天天黑之前他必须送到目的地，不然这趟就白跑了！

赵大成火冒三丈：“你在开玩笑？我们可是签了协议的，怎么说变就变？少一个晚上，你让我飞过去呀！”于海龙赶紧道歉，马上开出更加诱人的价格：二十万元，比之前涨了整整一倍！他还承诺会尽快再转三万元定金到赵大成的账上，拜托他一定要办到。

通完话，赵大成反而冷静了下来，任务虽然变得更艰巨，但二十万意味着弟弟的手术费问题解决了，确实让人难以拒绝。他推算，即使少了一晚，理论上也能赶到，因为接单子前他已心里有数，这条线路虽远，却有近道可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晚上不可能有时间休息了，他必须马不停蹄地连续开上两天一夜。

想到要开通宵的车，再想起可能要走的近道，出发前的恐慌隐隐变成了莫名的恐惧，直击赵大成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努力想忘记的那件事，现在却开始浮现，他不敢多想，也没有时间去想。

餐厅风波

现在最着急的是解决眼前的问题，那名伤者检查过脑袋后又要给手腕拍片，赵大成耐着性子陪他们弄完，确认没有大碍才松了口气。看时间耽搁了快两个小时，他本想再给一点钱把他们打发走，不料胖小伙儿看都不看：“哥们儿不缺钱！今天就当给你点教训，别以为车开得好就可以乱来！”说完，两人跳上车，扬长而去。

赵大成来不及多想，赶紧开着大卡车回到高速公路，一路拼命追赶时间，还好没有再遇到什么麻烦。眼看天色渐晚，他感到肚子咕咕叫，才想起折腾一天还没吃饭，决定到前面的服务区休息一下，为晚上开夜车做准备。

来到服务区，赵大成把车停好，到餐厅吃了个快餐，又泡了一大杯浓茶，回到大卡车旁却傻了眼：也不知是谁把轿车停在了卡车屁股后面，卡车从前面不能走，往后又倒不出去，这下没法动弹了。赵大成猜想司机也许着急上厕所，便大声询问着到处转了一圈，服务区里却没人吭声。

谁这么缺德呢？赵大成又走回来时，天已经彻底黑了，他心里也越发焦急。这时从旁边走过来几个男人，有人问他：“还没找到司机吗？”赵大成无奈地摇头。

有人提议：“你干等着也不是办法，外面风大，跟我们到餐厅坐会儿去吧。”赵大成想想也只能如此，叹了口气，跟着走进了餐厅。

餐厅里已经没什么人，他们一群人围坐在最后一排，方便赵大成盯着外面的车，这时有人掏出了扑克，提议打会儿牌混时间。赵大成立刻警觉了起来，虽然在外面跑车的司

机凑合着打牌是常事，但他过去从来没参与过。

赵大成说：“我不赌博，你们自己玩吧。”几个男人都劝他：“你这样看着多没劲呀，我们就玩一角的底，司机来了你马上走。”赵大成心想干等着也急，再说玩一角的也没啥，于是答应了。因为玩得不大，大家决定先记账，最后再算钱。

赵大成心不在焉地打着牌，目光留意着停车场的动静，那个神秘的司机却始终没出现。终于有人提醒他：“你都输三百角了，不知道钱带够没有？我们还是先结账吧。”赵大成笑了笑，三百角不就是三十元吗？谁知他刚掏出三十元钱，对方一下子火了：“耍我们呢？别说你这个跑车的连角都不懂！”原来，“角”是司机中的行话，一角是一百元的意思，三百角就是三万元，这么叫是免得被别人看出赌博。

赵大成大吃一惊，怪自己心思全在外面的车上，看来这是遇上骗钱的了。他据理力争，说对方开始没有讲清楚。这伙人突然全都变了脸，蛮横地说打牌就是这个规矩，如果不给钱就别想出去。

赵大成身上只有于海龙给的两万元，这些钱还要管一路上的开销，上哪里再找三万元去？他只好当着这伙人的面拨通了于海龙的手机，要对方把说好的三万元定金转过来应急，谁知于海龙说正在谈事，不由分说挂了电话。

外面轿车挡路迟迟不能解决，里面又被几个来路不明的人胁迫，赵大成脑袋都快被气炸了，接连催促了于海龙好几次，对方干脆关了机。这伙人看他确实拿不出钱，慢慢也失去了耐心，有人看了看表说：“我们都耗了三个小时了，散了吧。”另一个人拍了拍赵大成的肩膀，哈哈大笑：“以为我们真想抢你的钱啊？哥几个不过是陪你混时间而已。”说完，这伙人扬长而去。

赵大成没料到事情会如此戏剧性地收场，等心情平复，他赶紧冲出餐厅，一看那辆挡路的轿车居然也不见了，所有的障碍一下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上车后，赵大成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今天白天和晚上发生的事竟然有些相似之处，虽然都让人心惊肉跳，但最后自己真正损失的却只是时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山路惊魂

于海龙的电话终于打了回来，问他刚才什么事。赵大成正在开车，没好气地说事情已经解决了，那三万块到最后给都行。于海龙尴尬地笑笑，得知赵大成的行程方位，又立刻紧张了起来，连连问道：“你这样开哪儿行？怎么慢了这么多？”赵大成解释说路上连续出了意外，现在只能开通宵抢时间。

于海龙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很激动，说路程还远，必须抄近道，并提醒赵大成在前面某个地方下高速，改走一段普通山路，虽然曲折，但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他给赵大成算了算，现在按照原有路线肯定完不成任务了，赵大成不仅只能走近道，还得争分夺秒，才能弥补损失的时间。

看来于海龙也没少做功课，他说的近道，赵大成自然清楚，午夜时就能赶到那里，到时候山路上几乎不会有其他车辆，自己可以加足马力狂奔。但自己已经开了一整天的车，一路上又被折腾得够呛，下半夜的精神和体能无疑将面临巨大的考验。

想到这里，赵大成心底的恐惧又忽然袭来，感觉一直回避的东西在慢慢靠近，而秘密就在那条神秘的山路上。出发前他就祈求只走高速公路到达，没想到还是被逼上了那条山路，也许这就是天意吧！赵大成狠狠地灌了一大口浓茶，双眼瞪得血红。

到了下半夜，倦意止不住地袭来，赵大成一边大口喝茶，一边不停拍打脑袋让自己清醒。卡车这时已经下了高速，转到那条山路上，这条路倒也平坦，但最大的问题是在山间穿行，道路曲折，经常要转过角才能看见对面来的车，加上这个时候路上车很少，司

机头脑也不会太清醒，稍不留神就会出事。

大卡车在山路上狂奔，赵大成绷紧神经对抗着疲惫。他感到前面的路越来越熟悉，知道很快就要到达一个转角路口，回想不久前除了一辆小轿车从旁边超了过去，好像还没遇到过其他的车。

离路口越来越近，赵大成猛地想起，那个谜底就在转角那边！他突然有种强烈的感觉，山那边有什么东西在等着自己，他很想不顾一切地冲过去，但理智最终战胜了疯狂，距离路口只有两三百米了，赵大成如梦初醒一般，重重地踩下了刹车。

就在刹车的同时，赵大成突然感觉车身一晃，脑后随即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像卡车遭受了巨大的撞击。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加上对前方危险的担心，让身经百战的“车神”也慌了神，他赶紧又连续踩刹车，但刹车踏板好像出了问题，怎么也踩不下去。卡车马上就要冲过转角，这一刻简直令人窒息。

最后关头，赵大成顾不上多想，他两只手牢牢抓紧方向盘，两眼死死地盯住前方。卡车刚转过山角，赵大成就发现前面有团黑影，他毫不犹豫地猛打方向盘，大卡车强行冲上了对面的车道，几乎是擦着黑影的边缘呼啸而过。卡车慢慢地在路边停下来，赵大成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他打开灯，仔细打量驾驶室里的情况，原来他的座位下堆了些工具，第一次急刹车使它们滑到了刹车踏板下面，影响了后来的刹车；至于那撞击声，这时他也才反应过来，应该是身后固定的巨石有些松动，刹车时巨大的惯性让它撞到了车身。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赵大成跳下车，回头走向那团神秘的黑影，那竟然是一辆轿车，没开车灯横在道路中央！他想起刚才的经历，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一辆载重十多吨、时速上百码的大卡车如果冲上去，会将挡路的轿车狠狠撞向路边的山体，轿车将惨不忍睹，卡车也可能遭受重创。

赵大成慢慢来到轿车旁，吃惊地看见驾驶座上还有人，歪着脑袋一动不动。在浓重的夜色中，他听见自己的心脏在“咚咚”狂跳，用打火机的光亮一照，更是差点叫出声来：那人不是别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弟弟赵强！赵大成顿时感觉天旋地转，浑身无法动弹。

赵强不是在老家治病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遥远的山路上？赵强没有车，更很少开车，现在却坐在驾驶座上，看上去不知是昏迷还是熟睡。一切不可能这么巧！难道有人存心要他害死自己的弟弟？赵大成不敢再想下去，意识到得马上把轿车移开，如果后面再有汽车冲上来，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轿车被锁得死死的，即使砸碎车窗进去，没有钥匙也无法发动。赵大成又想起了于海龙，这趟行程是他一手安排的，他自然有最大的嫌疑。于是赵大成拨打对方的手机，却听到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不用找他了，我才是你真正的雇主！”更奇怪的是，这声音竟好像近在咫尺！

通话随即被挂断，赵大成吃惊地抬起头，看见一个黑影从路旁一步步走了过来！赵大成看不清对方的脸，但感觉是个跟于海龙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他压抑着心里的怒火，大喊着让对方把车钥匙拿来，先将车移开。男子却扬起一只手，喝令赵大成先回到卡车上，不然就会将车钥匙扔下山去。

赵大成无奈，只得重新上了卡车。他伸出头，看见那名男子钻进车里，先把赵强扶到副驾驶座上，随即发动轿车，一直开到卡车的正前方停下。男子将轿车的应急灯打开，然后下了车，又向着大卡车走来。

男子来到驾驶室外，面无表情地看着赵大成。两人目光相接，赵大成终于看清了对方的模样，突然感到浑身一震！

宿命遭遇

男子见赵大成神情异

样，以为他被吓住了，冷笑着一挥手，还是把车钥匙扔下了山崖。男子说很快就会有人过来，将赵强送回老家去，叫赵大成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要报警，否则后果会更糟。

说完，男子上了卡车，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叫胡彬，你一定有很多疑问，不过得先把事情办完。"胡彬示意赵大成继续开车，赵大成没有拒绝，想了想说："赵强是我唯一的亲人，有事冲我来，请你不要伤害他。"胡彬哈哈大笑，说自己的目标是赵大成，既然赵强逃过了一劫，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

"其实我真搞不懂，赵强这个混蛋，怎么值得你对他那么好？"胡彬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赵大成听出胡彬话中有话，但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只得一踩油门，重新上路。

大卡车有惊无险地开出山路，天色也亮了起来，眼看又要驶上高速公路，赵大成提出想先确认一下弟弟的安全，他预感到这趟旅程不会轻易结束，想趁现在安排好一切。卡车停在路边，赵大成下车打手机，胡彬则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他。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赵强的语气却毫无异样。赵大成猜测他并不知情，不忍心告诉他昨夜的凶险，便问现在情况如何，谁知赵强却撒谎说就在老家，正在去医院看病的路上。这点时间不可能让赵强回到老家，赵大成很吃惊，不明白弟弟为何要骗自己。赵大成摇摇头，决定不去追究了，只是抓紧时间对赵强说："你手术的钱短时间很难凑出，有个办法，虽然对不住咱妈，但也只能试试了。"

赵大成告诉赵强，母亲生前佩戴的玉镯是祖传的珍品，她病逝前叮嘱过，如果兄弟俩今后急用，可以卖了换钱。赵大成自己居无定所，交给赵强又不放心，所以就悄悄埋在母亲的坟墓附近。赵强本来还有气无力，这时马上就来了劲，问清楚玉镯埋藏的地点后，忙不迭地说会尽快去取。

通完话，赵大成刚要上车，却发现胡彬抢先上了驾驶座。胡彬说赵大成一天没睡觉，让他开车不放心，叫他补补瞌睡，自己先开一程。

大卡车重新驶上高速公路，赵大成心事重重难以闭眼。终于，胡彬冷冷地开口了："这一路过来不容易吧，你有没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赵大成似乎料到他会发问，脸上毫无波澜，脑海中却早已波涛翻滚，那个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秘密，此刻终于清晰地浮现出来。

十多年前，赵大成接了一个商人的加急活，运送一批贵重的物品，只能抄近道走这条山路。因为着急赶路，加上缺乏休息，半夜大卡车高速冲过那个转角，将路旁一辆出了故障的轿车撞到山体上，车身几乎完全被挤扁……第二天车祸事件被曝光，肇事的大卡车后来被发现翻进了高速公路旁的河流中，司机也下落不明。

"你根本不叫赵大成，你的真名是赵亮，对吧？"胡彬大声咆哮，"你这个混蛋，知道我是谁吗？"原来那辆轿车里有一家三口，胡彬当时还是一个十岁的少年，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紧抱着他，让他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后来他被一对好心的夫妇领养，但心灵的创伤却始终难以愈合，长大后他重新查看当年事故的报道，感觉肇事司机的消失很可疑，便决心追查到底。

胡彬查找各种线索，了解到随着司机赵亮消失，其妻子和父母后来也相继离世，但赵亮还有个叫赵强的弟弟在农村。他发现赵强经常去不同的城市找同一个人要钱，那个人行踪神秘，而且相貌跟赵亮相仿，这些都让胡彬确信，那个名叫赵大成的就是改了名的赵亮。于是，胡彬精心策划了这一出复仇计划。

赵大成始终沉默着，听完胡彬的讲述，他长叹一声道："当年确实是我害了你们一家……但你既然找到了我，为什么不去报警，却要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呢？"胡彬顿时声嘶力竭起来：

“你以为我会那么傻？我报警，你最多也只是肇事逃逸，我要让你承受跟我一样的精神折磨！”

胡彬痛苦地说，这些年父母惨死的场面每天都在折磨着他，他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也没有心思好好生活，结交了于海龙等不三不四的朋友。这次骗他们说要去捉弄人，朋友们都觉得刺激，便按照他的要求弄来几台二手车；他又借口去旅游，找养父母要了两万元，作为支付给赵大成的定金，就这样做好了准备。

胡彬猜想赵大成肯定不愿再走那条山路，如果刚开始就把时间逼得太紧，赵大成不一定接招，还可能会怀疑，所以先定了个有难度但不算过分的行程，接着一步一步实施计划，逼得又累又急的赵大成无可选择，不得不重回那条山路……

最后在转角处等待赵大成的，才是胡彬设计的最终结局，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胡彬事先将赵强骗来跟自己同行，给对方吃了药令其昏睡，在大卡车到达前把轿车停在路中央，再把毫无知觉的赵强移到驾驶座上，自己则躲在附近。胡彬期待着大卡车径直冲上去，就如赵大成当年夺走他的父母一样，这个杀人凶手也将失去唯一的亲人。

胡彬本以为算好了一切，谁知赵大成却没有撞上轿车。赵大成苦笑一声，解释自己开车几十年，就闯过那一次祸，无论如何也不会重蹈覆辙，虽然他也想努力忘记，但有些东西会永远留在记忆深处。

真相终于大白。赵大成抬起头，看见卡车开上了一座熟悉的大桥，再看胡彬正发了疯似的踩油门。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想阻止但已经来不及了。

恩怨了结

胡彬这时彻底丧失了理智，大笑着说：“没想到我还有最后一招吧？这条河就是你当年逃命的地方，今天咱们同归于尽！”说着，他猛打方向盘，车身带着巨大的惯性冲向了旁边的护栏。

最后时刻，赵大成突然说道：“你的养父是叫刘龙吧，答应我以后好好照顾他！”胡彬吃惊地扭过头，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养父的名字？然而一切都已来不及，大卡车冲破护栏，落入了湍急的河流中。

河水迅速吞没了大半个车身，胡彬在绝望中，感到赵大成的手从旁边伸了过来，用车上的扳手砸烂车窗，接着用尽全力将他推了出去。胡彬拼命浮出水面向岸边游去，好不容易才逃离了危险，这时大卡车已经完全被淹没。

胡彬呆呆地望着水面，赵大成始终没有再出现。他掏出手机，发现还能用，赶紧拨通了养父刘龙的电话：“爸，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赵大成的？”待胡彬讲述了发生的一切，刘龙又惊又恼：“我这个苦命的老伙计啊……唉，小彬，早知道会搞到这种地步，还不如当初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原来当年赵大成急于为患绝症的妻子动手术筹钱，才因过度疲惫在山路上闯下大祸。在那条漆黑的山路上，惊恐的赵大成经历了痛苦的煎熬和挣扎。他知道如果自首，余生就要在负债中度过，根本无力再顾及家人……最终，赵大成昧着良心选择了逃亡，开着被撞坏的卡车继续前行，在通过大桥时制造了畏罪自杀的假象，自己提前跳了车……

事后，赵大成无时无刻不痛苦自责。当他得知遭遇车祸的一家三口中儿子幸存了下来，成了一个孤儿，便委托老战友刘龙夫妇领养了胡彬，想尽力弥补自己的过错。这些年来，赵大成挣的钱大部分都寄给了刘龙夫妇，这些胡彬根本不知道。

刘龙听说赵大成落水，不禁脱口而出：“他以前是部队的游泳健将，怎么却没能逃生？”养父的话让胡彬如梦初醒，并终于明白赵大成其实早就认出了自己，也准备好为过去赎罪。胡彬瘫坐在岸边，禁不住放声痛哭。

选自《故事会》

“金丝缠”救人



◇文/王维浩　图/黄胜

一

圣灯山很高很大，从山脚到山腰再到山顶，无处不被密密匝匝的树林覆盖。阿旺就住在密林大山之中。

阿旺有一个好朋友，它是一条大蟒蛇，阿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金丝缠”。无论阿旺走到哪儿，它总是形影不离地跟到哪儿，就像一个跟屁虫。

阿旺读书要到十里以外的一所学校，那是山区里唯一的学校。从家到学校，路途遥远不说，山路十分难走。不过每天上学，金丝缠都会跟着阿旺一起去。阿旺上课时，金丝缠就在附近的林子里玩。阿旺放学时，只要到校门口对着林子里拍一拍手，金丝缠就会迅速地来到阿旺身边。

其实，金丝缠最喜欢小主人放暑假。这样，小主人就可以陪它一起玩了。要知道，山林里危机四伏，不但有野猪等凶猛的动物出没，还有一些暗藏的陷阱，人一旦掉进去就可能有生命危险。阿爸从来不让阿旺一个人到林子里玩，但自从有了金丝缠，阿爸放心了许多。

有一次，阿旺在林子里玩时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的洞口不大，却足有四五米深，且洞壁上长满了青苔，如果没人帮忙根本爬不上去。阿旺试了好几次，手掌磨破了皮、渗出了血也没能爬上去。气急败坏的他一屁股坐在洞底，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这儿离村子很远，若是喊救命，村子里的人根本听不见。这可怎么办？万分绝望的时候，阿旺突然想到了金丝缠，他立即跳起身大声叫喊：“金丝缠！金丝缠！快来救我！”他一边喊一边拍手，不一会儿工夫便听到洞口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兴奋地蹦着高仰着头望，只见一个拳头大小的绿色三角形脑袋出现在洞口。“啊——”看到那蛇头的一瞬间，阿旺当即尖叫——那不是金丝缠，而是一条毒蛇！这下阿旺的眼泪夺

眶而出，瞬间便哭成泪人儿。突然，洞口又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这次声音更加急促。只听“嗖”的一声，毒蛇的脑袋便被扯了回去。很快，洞口便安静了下来。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洞底的阿旺仰着脑袋目瞪口呆，脸上还挂着两行清泪。不一会儿，一个熟悉的身影探进了洞口。“金丝缠！金丝缠！”阿旺兴奋得破涕为笑。

听到主人的呼唤，金丝缠加速挪动身体，贴着洞壁爬下去，盘在了阿旺身边。阿旺抹了抹眼泪，轻轻地抚摸着金丝缠，心里平静了许多。他抬头望望洞口，又看看金丝缠，心想：它怎么能把我救出洞穴呢？金丝缠似乎明白了阿旺的心思，它围着阿旺转了一圈，用尾巴在阿旺身上轻轻扫了几下，然后伸向洞口。

“你让我爬出去？”阿旺没明白金丝缠的用意，“我试过了，根本不行啊！”

见主人没反应，金丝缠再次把尾巴伸向洞口，可阿旺还是摇了摇头。

这次，金丝缠用尾巴碰了碰阿旺的手，又把尾巴伸向洞口。阿旺盯着金丝缠，恍然大悟：“你是让我抱着你的尾巴？！”他半信半疑地抱住金丝缠的尾巴，可是，金丝缠连举了三次，也没把阿旺送出洞口。

看来金丝缠是没力气把自己送出洞口的了。这可怎么办？看着身旁喘着粗气的金丝缠，阿旺着急地想。哦，对了，让金丝缠送个信。阿旺高兴地拍拍金丝缠指了指洞口，说道：“快回去叫我阿爸来！”金丝缠似乎明白了小主人的意思，朝外爬去。

等待的时间很漫长，阿旺坐在洞底昏昏欲睡。突然，他被一阵脚步声惊醒。金丝缠的头率先出现在洞口，接着传来了阿爸的喊声。

被阿爸用绳索拉上洞后，阿旺在洞口旁看见了那条已经一动不动的毒蛇，它一定是被金丝缠勒死的。

二

一个清晨，阿旺推开院子里的大门。眼前的山林被一层白纱帐般的雾笼罩着，呈现出一种朦胧的美。近处，淡淡的雾低低地缠绕在人身边，一阵风吹过，便好似飘逸的绸带向远处迤逦而去，缭缭绕绕地在树林间盘旋，仿佛要把人引入神秘的丛林仙境。

阿旺拿着砍刀朝山林里走去。自从懂事以来，他就帮着阿爸干些零碎的家务活，砍柴是最普通不过的事。

踏着斑驳的树影，阿旺停在一片树林前准备砍柴。突然，一头野猪出现在他面前。山里时常有野猪出现，它们会糟蹋地里的粮食，不过通常只要人们一吼，野猪就会立即逃走。因此，虽然受了点儿惊吓，但阿旺并不慌张。他挥舞着手里的砍柴刀对着野猪大喊，想把它吓跑，可这头野猪非但没跑，反而朝阿旺冲了过来！阿旺这才看清楚，原来这是头公野猪，少说也有五六百斤，两颗獠牙长而尖利，凶猛强悍的本性显露无遗。

阿旺从来没见过这阵式，吓得扭头就跑。但公野猪立即追了过来。听着公野猪粗重的喘息声越来越近，阿旺急忙绕着树跑起来。

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阿旺转得头昏眼花，公野猪依然紧追不舍。眼看它的鼻子就要拱到阿旺的脚后跟，阿旺突然想到了金丝缠，当即歇斯底里地喊道：“金丝缠！金丝缠！”话音刚落，一道黑光便从头顶上方“唰”地落下来。只见金丝缠用尾巴钩住一根横伸出来的树枝，垂下身子挡在了阿旺和公野猪之间。那钵斗大的蛇头直挺挺地擎着，正对着公野猪的脑袋，一尺多长的红色蛇芯子“唰”地射向公野猪，吓得公野猪踉跄着向后退了好几步。但公野猪终究没有被吓跑，它紧紧盯着金丝缠，找准时机突然勾紧脖子，平举獠牙，腾空跃起，朝金丝缠撞去。金丝缠宛如钟摆似的一晃便躲开了，公野猪扑了个空。金丝缠趁机松开尾巴，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公野猪的脖子上，随即如绕线团似的紧紧地缠了上去。

刹那间，公野猪像疯了一般狂奔、吼

叫，把脑袋甩得像拨浪鼓——它想把金丝缠从脖子上甩下来。可金丝缠却越缠越紧，那公野猪就像戴上了一条笨重的花围巾，只可惜这条“围巾”打了个死结，怎么也解不开。不一会儿，疯跑的公野猪便双眼暴突，口吐白沫，轰然倒地。

三

太阳从山丫口慢慢升起，随着山雾渐渐散去，金色的阳光洒满溪谷。山路细如羊肠，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白光，沿着山势回旋曲折，勾勒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新的一天开始了。

这一天，阿旺比平时起得早一些，吃过早饭，就背起小箩筐出门了——他要去采野花。当然，金丝缠也跟在身后。

林子里的空气十分清新。阿旺在林子里转了一圈，没找到十分满意的花。他突然想起来，在不远处的小溪旁郁郁葱葱地生长着一种野百合，十分好看。想到这儿，他便拔腿向小溪跑去。平时阿旺从不摘花花草草。可今天不同，今天是他十四岁的生日。他记忆中，从没有人给他过过生日。阿爸整天忙里忙外，似乎也早已把他的生日忘到脑后。因此，每到生日这天，他总要到林子里采一把鲜花带回家里，就算给自己庆生了。

采到野百合后，阿旺非常满足，一路哼着欢快的歌往回走。突然，小溪边传来了呼救声，还有一个小男孩在小溪里拼命挣扎着。阿旺焦急地跑过去，看清楚状况后却更加着急了，因为他不会游泳。“金丝缠！金丝缠！”危急时刻，他习惯性地喊出了这个名字。只听身后“唰啦唰啦”一阵响，金丝缠瞬间便来到他面前。

“快，快，金丝缠！”阿旺望着金丝缠，指了指还在小溪里扑腾的小男孩。金丝缠像接到命令的士兵，立即向小溪爬去，很快便到了水里。它挺直脑袋露出水面，快速向小男孩游去，接着用尾巴缠住小男孩，将他往岸上拖。岸边的阿旺早已做好接应的准备。金丝缠一靠岸，阿旺就将小男孩抱了上来。虽然被灌了不少溪水，但小男孩总算是保住了性命。最后，阿旺和金丝缠一起将小男孩护送回了家。

阿旺回到家时，火红的晚霞已铺洒在天边。他找来一个罐子，盛满水，把野百合插了进去。阿旺闭上眼睛闻了闻，嘴角露出满足的笑容。接着，他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到门口，等着金丝缠回来。从小男孩家出来后，金丝缠就单独行动了。其实阿旺早就发现，每年这天金丝缠都会蹿出门去，回来时嘴里总会叼着野兔、山鹰之类的猎物。它好像知道这天是主人的生日似的。

果然，晚霞还没退去，金丝缠就回来了。这次它捕到的是一只野兔。阿旺兴奋地迎上去，轻轻地拍了拍金丝缠，那是无声的感谢。

选自《动物奇迹》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人：邢国琳0311-87065018；安立芬0311-87046170。



土天牛与奇石

◇文/郑时来　图/山公

康熙四十七年，福建怀安县令周显道给巡抚张伯行献上一块奇石。张伯行为官清廉，见此石通体金黄似玉，便献给了康熙帝。

康熙帝命能工巧匠雕刻出一方九龙印，随身携带，不久，多年的腰疼病竟与日渐轻，太医称这与奇石有关。康熙帝大喜，赏张伯行黄金千两，周显道连升三级为怀安知府。一块石头就能连升三级，周显道赶紧找来女婿方宝才，问他石从何来，方宝才说石头是他在山上捡到的。周显道忙命女婿多带人手，继续在捡石处细细寻找。

正在这时，有人来报，说州府境内数千亩甘蔗田连遇虫灾。害虫身披甲壳，长着大牙，专门啃咬甘蔗根，而且其繁殖速度极快，无法控制。周显道无奈，赶紧上报朝廷。康熙下旨命福建巡抚张伯行立即前往怀安府赈灾治虫。

张伯行命人在府衙外贴出告示，张榜招贤人治虫。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无人前来揭榜。这天，突然有人来报，说有人揭了榜，张伯行赶紧来到大厅，却见一个老太太拎着个鸟笼子站在厅前。但见那三只鸟嘴尖带钩、黑羽红腹，身体跟鸽子差不多大。老太太自称姓翁，家住福建寿山。她信心十足地说：“我要是治不了这虫子，甘愿死在这里！”说罢便让人带她到灾情最重的地方去。

虫灾最重的地方是北山下的蔗田，张伯行带着差役和周显道来到北山下，周

显道知道这片蔗田正是方宝才家的。翁老太问："敢问大人，这种虫子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周显道想了想说："今年春天。"翁老太一听，身子晃了晃，险些摔倒，强打着精神说："大人，民妇帮你治虫可以，但请大人马上派人把这片甘蔗全部砍倒！"

张伯行刚要下令，远处有人高喊："住手！"来人正是方宝才，他听说众人和一个老太太去了自家的蔗田，赶紧追来，并声称外人不能随便砍自己的甘蔗。此时，翁老太流着眼泪说："谁不靠庄稼过日子？可这天牛不治，州府境内的甘蔗一棵也剩不下。这害虫叫土天牛，繁殖速度极快，若不赶紧治住，恐怕……"张伯行一声令下，命差役们砍甘蔗……

随后，翁老太把笼子里的三只怪鸟放了出来，三只怪鸟饿了一天，出了笼子就在甘蔗田乱窜，边窜边吃着土天牛。翁老太跟着三只怪鸟来到甘蔗田的地中间，它们落在一个小土包上猛吃猛啄……翁老太走到近前，唤怪鸟回笼，回头冲张伯行说："大人，请把这里刨开，这就是天牛的老窝。"张伯行命差役刨开土包，一旁的方宝才额头开始冒汗……

突然，一名差役大叫："这里有死人。"张伯行一惊，命差役："挖！"一会儿，差役挖出一具尸体。

可是时间已久，坑中只剩下一堆白骨，翁老太跳下土坑，在白骨胸前找到了一把钥匙和一个快腐烂了的小葫芦，她从怀里掏出一把铁锁，用钥匙一开，锁竟然打开了。翁老太惨叫了一声——我的儿啊！便一下子扑到了白骨的身上，昏死过去。

府衙里，张伯行命人把翁老太救醒，翁老太睁开眼睛看到张伯行，赶紧爬起来，"扑通"跪倒在张伯行面前："大人，您要为老身做主啊！"张伯行没想到，这虫灾竟然与一起命案相关。原来，一年多前，家住福建寿山深处的翁老太在稻田里拔草时，捡到一块田黄石。她知道，这田黄很值钱。多年前，族长的大儿子也捡到一块田黄，兄弟四人拿到山外去卖，不料，半年后，四兄弟只回来一个，还断了腿，他说山外人为了得到那块石头，杀了他三个哥哥。翁老太的儿子二牛见到田黄特别高兴，他决定带田黄出山，换些银子，买些粮食，孝敬老母。翁老太再三阻拦，二牛还是决定出山。临行时，翁老太在儿子胸前挂上一把钥匙和一个小葫芦，说是平安符，谁料，二牛一走就再也没回来。二牛走后大半年，翁老太实在不放心儿子，便带着三只鹞鹰出山寻找。翁老太路上听说这里闹天牛灾，心里便明白了大半，这才揭了榜文，明的前来治虫，其实是为儿申冤。

张伯行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你儿子？"翁老太哭着说："这土天牛生性古怪，无植腐不浮，无金锈不生啊！我儿胸前挂着那平安葫芦里装的是几十个土天牛的蛹，葫芦被埋地下，很快腐烂，葫芦为植物之果，腐后便成了虫蛹的食物。土天牛擅挖洞，那钥匙是铁的，埋在地里，日久生锈，又与葫芦相近，虫蛹自然很容易遇到金锈，所以，会很快地泛滥成灾啊！"张伯行这才明白翁老太的良苦用心。翁老太还说，土天牛的克星只有鹞鹰，生活在山里平川，没有土天牛的地方也就没有鹞鹰。

听翁老太如此这般地讲完，张伯行马上命人去找周显道，问自己转献给皇上的田黄是从何处得来？周显道说："张大人，是我那女婿捡到的。"张伯行一笑："周大人，还是把令婿找来再问问吧！"很快方宝才被唤到，但见其满头冒汗，神色慌张。待张伯行问其自家田中何来死尸时，方宝才支支吾吾，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这时，仵作呈上对于白骨的检验结果，称在死者嘴中找到两节指骨及一枚戒指。原来，二牛临死前，与

恶人搏斗，咬断了对方的一根手指，将其和手指上的一枚戒指硬是生生吞了下去，卡在喉咙里。张伯行猛然想起方宝才也缺根手指，便问其因何失指。面对追问，方宝才称自己的指头是幼时玩闹不小心毁掉的。张伯行马上命医生检验，发现其断指的伤痕并未超过一年。方宝才顿时瘫倒在地。他最终承认自己见财起意，杀害二牛后埋尸自家田中，并对岳父谎称捡到奇石。张伯行命人将方宝才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之后，翁老太带着张伯行来到福建寿山，并和众人一起找到了产田黄的地方，还发现了一块大田黄。而后带着百余只鹊鹰来到怀安，怀安的土天牛慢慢消失后，鹊鹰也慢慢不见了。不久，康熙皇帝听到了奇石背后的这个奇案，判处方宝才斩首，之后命人将那块新找到的田黄精心雕刻，雕出一方田黄玉玺，上雕一条龙，四爪按住四个动物，分别是：猫、猪、狐狸、老虎，分别代表："贪赃枉法！"玉玺四面雕着四字，"福（福建）寿（寿山）田（财富）黄（皇家御用）"。至此，福建寿山的田黄石成了皇家御用品，康熙帝追封翁老太为田黄夫人，爵居二品。张伯行也因其清正廉明被封到江苏省出任巡抚。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小孤山之犬

◇文/焦松林　图/段明



祸　根

己丑年岁末，福建穷秀才白立武启程进京赶考。由闽南北上至京城，路途艰遥，白立武穷困潦倒，徒步而行，困难可想而知。

等他好不容易到了江浙一带，一场罕见的大雪漫无边际地降落下来。白立武也不知摔了多少次，终于在近午时，看到茫茫一片白色之中，远远地有一缕炊烟。于是，他顺着炊烟的方向走了过去，半个时辰之后，白立武赶到了一个村落。

等白立武叩响了村口第一户人家的门后，自己早已变成雪人一个。

主人郭平凡也是一名秀才，得知白立武赴京赶考，这位业已老迈的秀才热情地招待了他，并挽留他住下，等雪

停后再启程。

白立武千恩万谢，跟着郭平凡进了一间偏僻的平房。那平房距离正房数十米开外，周围并无人家。

平房是郭平凡用来堆放杂物的地方。屋高，梁大，宽深。柴火、锹具斜放在屋角，屋顶的横梁上，吊着八刀腊肉、十来条腌制的青鱼。

白立武的目光刚扫遍屋内，猛地发现屋里多了一条黄色大犬，身材奇大，肚腹肥满。这狗正在打量着他，眼神如同人一般，犀利传神，似乎在诉说着心中对白立武的烦厌。

白立武嗫嚅着想说什么。郭平凡却没在意，他招呼着，让家中的短工伦支为白立武搬来了被褥。伦支在木板床上铺上筛选干净的稻草，再加铺上厚厚的棉絮，床就收拾好了。伦支又支起一个木炭盆，这才躬身退了出去。

“白老弟，那就这样了。晚饭我再让伦支来叫你，你好好读书吧。”说着，郭平凡离开了，那条黄狗尾随着郭平凡出了门。

白立武客气地拱着手送出门外，然而大黄狗却在屋外停住了，充满敌意地看着白立武。白立武在狗的目光下，渐渐地少了底气，迟疑着退回了屋内。

白立武坐在炭盆边看了一会儿书，眼皮直打架，他又怕被郭平凡看不起，说自己其实是个懒汉，于是强撑着坐在那里，后背慢慢地靠上了床架。这样一来，他的正面，恰好是门边堆柴的角落。这个时候，白立武发现柴垛里好像被扒开一个亮亮的窟窿，而窟窿中似乎有一双眼睛，正在一动不动地窥视着他。

白立武一惊，他揉揉眼睛，站起身来，正要向那个角落走去。可再看之下，哪里有什么窟窿，柴垛那里，黑黑一团，什么也看不清。想来刚才是看花眼了。

傍晚时分，雪下得小了。伦支来到偏屋处，请白立武去吃晚饭。白立武放下书，跟着伦支往外走。

“那条狗，怪吓人的。”白立武向伦支说道。

伦支淡淡地哦了一声，答道：“狗？是不是黄狗？它是我养的。”

白立武对自己刚才说的话非常后悔。然而伦支又说了一句：“人现实，狗也不例外，你看，它现在都不跟我后面了。”

这句话，本来能引发出很多感慨。可白立武觉得话不好往下接。怎么接好呢？

郭平凡对自己不错，萍水相逢，能做到这一步，自己感恩戴德都来不及，还能说人家的坏话吗？

一顿饭吃到掌灯时分。白立武没让伦支送他，执意自己走了回去。他用郭平凡给的钥匙开了门，冷不丁屋里蹿出个黑乎乎的东西，吓得白立武差点儿趴下。

白立武大着胆子回头一看，那东西早已跑远了。再看屋内，原本放在炭火盆边的方凳已移了位置。白立武借着灯光，看到那方凳上有几片雪花。再一抬头，横梁上悬挂的腊肉已少了一刀，只有七刀了。刚才那个东西，绝对是站到凳子上，够到了一刀腊肉跑了。

白立武很是细心，他端着灯，慢慢地来到了屋外，雪地上，有一排小小的脚印，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脚印，是狗留下的。

可屋门明明是关着的呀。白立武又回到屋内，这一回，他细细地看了柴垛。翻开柴垛，白立武呆了，那土墙，分明被刨了个洞。白立武决定，这就去找郭平凡。自己睡在这屋里，屋里丢了东西，得及时地告诉人家。

郭平凡还没有睡，听完白立武的话，很是气恼，立即把伦支叫来一顿臭骂。

伦支挨了骂，没吭声。出去的时候，冷冷地看了一眼白立武。

这一夜，白立武没有睡踏实。他不停地做着噩梦。梦中，那条黄狗跃上了他的床，猛地一口咬住了他的喉咙。

白立武哇的一声大叫，醒来时一头大汗。窗外，已经能够看到光亮了。

就在这个时候，白立武突然惊呆了。黄狗恰恰就站在他的床旁边，地上还放着一根长绳。一端放在床的这边角，另一端，则衔在黄狗的嘴里。见到白立武醒来，那狗衔着绳子跑了出去。

到正房用过早餐，白立武往回走的时候，看到了黄狗衔着绳子朝着村外走。白立武很熟悉那条道，因为他就是打那里进村的。

白立武蹑手蹑脚地跟着黄狗。黄狗的警惕性并不高，它不紧不慢地走着，接着拐进了岔道。

白立武跟着过去了，狗放下绳子，拉直了两端，伸出爪子在雪地上刨了起来。狗刨得热火朝天，白立武看得触目惊心。他突然明白了，自己向郭平凡告状，说狗吃了腊肉，一定是被这狗听到了，它怀恨在心，用绳量自己的身高，来这里刨坑的目的，势必是咬死自己之后来这里掩埋。这狗的记恨之心，竟然不在人之下。

白立武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急急地找到郭平凡，把这一切和盘托出。

郭平凡听完，目瞪口呆，他跟着白立武来到了狗刨坑的地方，果然和白立武说的一模一样。郭平凡当即命令伦支，用锄头击毙黄狗。

伦支听了这话，浑身颤抖起来。不过，他看到郭平凡阴沉的神色，没敢再说什么，只得答应了，找了把锄头，四处寻找大黄狗去了。

次日，雪终于停了。白立武急于赶路，便向郭平凡道别。郭平凡也不挽留，只是笑道："他日富贵，切记来这里小坐。"

白立武指天发誓，说今天郭平凡的恩情，以后一定厚报，不管自己是否发迹。

郭平凡连连阻止，说不过是一饭之恩，哪值得发这样的誓言呢？

白立武听到郭平凡这样说，觉得郭平凡好像是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又拿来纸笔，亲手把誓言又写下了，交给了郭平凡，以表示郑重其事。

白立武离开后，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下了这里叫做小孤山。郭平凡就是小孤山里能恩泽天下的及时雨。

狗　噬

时间一晃就是几年过去了。白立武当年并没有考中，他留在京城里，做起了小生意。不知不觉中，他挣起了一番家业，接着，凭着财富，在京城里捐了一个闲职的官，从四品，不用赴任。

这天，白立武把家里的铺子交给仆人打理，自己带着些银票，直奔小孤山而来。他记得很清楚，五年前，郭平凡55岁，今年就是郭平凡的60寿辰了。知恩图报，这是当年白立武亲口所说的话。

郭平凡见到白立武前来，大喜过望。郭平凡和当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那样爽朗健谈。白立武来得正巧，郭家正在筹备郭平凡的大寿呢。

郭平凡握着白立武的手，笑容可掬地说道："今天的白老弟是既富又贵了，当年一饭之恩，你早已还清了，还记挂我这个老头子干什么呢？"郭家的大儿子已经到了京城，在白立武家一间铺子里任账房。小儿子也在白立武的张罗下，娶了媳妇，正准备参加京试呢。

白立武淡淡一笑："当年韩信受了一饭之恩，以千金相回报。我为郭兄做了些小事，又何必挂在嘴上念叨呢。"

这天晚上，白立武和郭平凡相谈甚欢，吃过饭之后，白立武执意要睡在当年他休息的平房。贵客执意这样，郭平凡也没办法，向从京城回来的大儿子交代了几句，然后陪着白立武一同去了偏房。

在那里，两人促膝谈心，一直谈到了深夜。

这天夜里奇冷，后半夜的时候，天突降大雪，郭平凡的妻子高氏有些放心不下，叫仆人再送一床被褥去偏房。

眼见着就要到偏房的时候，仆人猛听到屋里一声尖叫，他心一慌，快步走了过去，抱着被褥猛地一撞门，门应声而开，那屋里黑乎乎一团。

仆人放下被褥，大着胆子打亮了火折，刚燃了灯，就听到地上有人呻吟，仆人端着灯照了照，地上躺着的，是白立武。只见白立武满脸是血，吓得仆人连连倒退了几步。

倒是白立武还很镇静："我没事，快，看看床上的郭老爷。"仆人又拿着灯照床上，床上的郭老爷眼睛睁得大大的，咽喉部位却被掏空了，人已经没命了。

仆人失声惊叫起来，又忙不迭地回家报信。他边跑边喊，喊得郭家连同全村的人都醒了，纷纷起了床，朝着偏房这边来。

一直闹到了天亮。郭家报了官，县令不敢怠慢，急急地领着衙役们直奔而来。白立武捐官的职位远在县令之上，县令自然不敢拿他，只是详细地向白立武询问了情况。

白立武说，他和郭平凡一直聊到很迟，这才睡下。

由于他以前在这里，曾经被狗吓了一次。因此这一晚他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地，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地快睡着的时候，他看到柴垛那里钻出一条黑影，那黑影直奔床边而来。一纵，就上了床，向他扑了过来，白立武睡在外面，他就势一滚，就滚到了地上。饶是如此，那黑影的爪子已抓破了他的面孔。

白立武吓得要死，由于落地后头朝下，一时昏迷，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醒来后才大声叫唤的。

接着，白立武又详细地介绍了当年他在小孤山遇见的那条怪异黄狗。

县令细心地让仵作验了白立武面孔上的伤，果然是狗爪所伤。

再查郭平凡喉咙间的创口，高低不平，类似于狗咬的痕迹。如果真是恶犬所伤，倒也有几分相像。

县令不好得罪白立武，他早已听出白立武的话意，白立武想早点儿结案。结案的理由，无非就是白立武和郭平凡熟睡之际，被狗所伤，一人警觉，仅仅伤了面部，另一个人沉沉睡去，枉送了性命。至于狗为何伤人，原因自然得追溯到五年前的腊肉案。狗因为偷肉被打，记恨至今，如今白立武再来，有恩的要报恩，有仇的就要报仇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白立武说当年郭平凡已经让伦支打死了狗，现在的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另一条狗所为？

县令问遍了郭家所有人，都说黄狗当年确实被打死了。而且伦支还埋了它，埋藏的地点，就是黄狗自己刨下的那个坑。不过，说话的人都没有亲眼见到，只是听伦支说起过。因此，都不能确定。

那伦支呢？县令问遍了郭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伦支的去向。好像白立武走后，伦支不久也走了。

一个可能不存在的狗，怎么会突然出来杀人，造成一死一伤呢？还有，白立武既然有了五年前惊心的一幕，再到小孤山，又为什么还要住在这偏屋里呢？县令想破了脑袋也不明白。

"也许那条黄狗没死，只是伦支说了谎。伦支曾经说过，那条黄狗是他养的。黄狗要杀我，却误杀了郭平凡。"白立武这样说道。

上头逼，下面又没头绪，这个白立武也不能轻易得罪。

县令没了辙，只好按照白立武所说，报到了府衙，他自己呢，恭恭敬敬地把白立武请到了县衙做客，这边却暗地里派人调查郭平凡的为人处世，还有那个伦支，和郭平凡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狗之情

伦支的情况，一直问到了尚在京城的郭

平凡小儿子，这才问出了一些情况。

原来那伦支也是个落魄的秀才，他先是借住在郭家，接着，不知道怎么郭平凡就收下了他，做了短工。

郭平凡自己呢，倒是很好琢磨。村子里的人都说郭平凡很聪明，考了几年科举没考上，就开馆收徒，接着又买田买地，成了一个土财主，他不再热心中举做官，而是一心一意地经营他家那百来亩田地。为人嘛，外面的人说他豪爽，村里人说他吝啬。他是怎么样发迹的，倒是没有人知道。

案子陷入了死胡同，县令也不想再查下去了。因为他的举动，引起了白立武的警觉。

白立武很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所谓死者已矣，这事我说贵县就不要再查了。恶犬伤主，这事传出去，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郭家于我有恩，我不能在郭平凡死后，让他的名誉受损。"县令很尴尬地连声答应，说是，是。

白立武在县衙住了几天之后，说家里的生意繁忙，不再逗留了。县令假意留了一下，然后就任由白立武远去。

送走了白立武，仵作说了一个令县令万分吃惊的情况："大人，据小人所知，这狗对人乃是忠心耿耿的动物，从来不会伤人。如果这次杀死郭平凡的，是一只狼，小人没话说，要是狗的话，那就不可能了。就算是五年前那狗，也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袭击白立武。除非，它是想保护什么。狗和猫不一样，狗很少偷食。"

狗不偷食，狗弃伦支投奔郭平凡，它要保护什么呢？县令思索再三，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开验狗当年所刨出来的坑。

得知县令大人要刨狗挖的坑，小孤山顿时热闹起来。县令带着一干人，径直奔到狗所刨出的坑的位置。这些，白立武是当作证据说的，应该不会有假。

几名衙役一点一点地挖开土，看热闹的人突然寂静下来，因为那坑里，竟然有五具狗尸。一具大的，四具小的。

狗偷腊肉，为的是腹内小狗。狗抛弃伦支，跟在郭平凡后面，目的就是为了多些食物填肚子。

想来当年伦支用锄头杀狗，狗已处于临产。临死之前，黄狗惊惧之下，竟然产下了小狗。

伦支埋狗之时，恰好是寒冬腊月，狗的尸体竟然没有腐烂。

可是大狗前面两个爪子，被齐刷刷地割断了。

人群之中，突然有人惊叫了一声，"伦支，好狠心的人啊。"县令一愣，向人群望去，只见高氏以手掩面，匆匆地跑开了。

县令觉得这案子与高氏有了关联。等将高氏传来问话后，县令吃了一惊，那高氏起初竟是伦支的妻子，后来才嫁给郭平凡的。

高氏很镇定，一点儿也不惊慌："伦支这人百无一用，穷书生一个。他见到郭家不错，竟然让我扮成他的妹妹，嫁给死了妻子的郭平凡，好从郭平凡那里多弄几个钱。我本来不想答应，可是指望他是指望不上了。唯独能靠得住的，倒是财大业大的郭老爷。两年前，伦支来找过我，后来就没有再见到他了。"

县令狐疑地看了看高氏，觉得她说的不太对。

按说伦支抛弃了她，让她改嫁郭平凡，她应该记恨伦支才对，因而，伦支在她的嘴里显得不堪是正常的，可她怎么又在挖开狗坟时叫起了"伦支，好狠心的人啊"这样的话呢？这应该是关系亲密时相互埋怨的话呀。

县令将高氏收押了。县令决定再探郭家平房。以前白立武在这里，他不便仔细观察，今天他要好好地看一看。

掀开柴垛，那个窟窿还在。县令突然一拍大腿，喊道："坏了，坏了。"

要是案发第二天就来这里察看，一切就会了然若揭。因为那天夜里下了雪，要是狗

从这里进洞伤人，会有印迹。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仵作听了县令的话，忙不迭地把手中一个东西交给了县令。“大人，这是刚才在柴垛下发现的。想来是有人戴着它，从这里进来时，被柴火从头上钩落了。”县令捏在手中一看，乐了，这是一根玉簪。

“再审高氏。”县令也不再找下去了，领着一干人回到了县衙之内。

高氏看到了簪子，泪如雨下：“妾身认罪，是伦支，还有白大人，共同杀害了郭平凡，妾身也参与了。人死后，我回正屋，再让人给他们送被褥。目的是不能让白大人在那死了人的屋里呆的时间过长。我，我把一切全告诉你。从今天发现的狗尸那里，我就看清了伦支的狠毒。他杀了郭平凡之后，说等一切平静了，再来接我。现在，我不指望他了。怀孕的狗，他也能下得了手。”

人之情

县令七天后再次见到了白立武。这一回，是县令主动找到他的。县令没有和白立武客套，直接说出了自己来的目的。

“白大人，郭平凡的案子已经结了，不过具体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你和伦支共谋，杀死了郭平凡，伦支杀人，还伪造了狗伤痕迹。为了做得逼真，他还用狗的利爪在你的脸上抓了一把，造成疯狗杀人的假象。我开过狗坟，那狗没有前爪，应该是伦支割走了。今天之事，伦支和你应该谋划已久了。你们都是郭平凡曾经资助过的人，我实在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恩将仇报？”县令叹息道。

恩将仇报？白立武冷冷地笑了。什么叫恩将仇报？当年他离开小孤山，伦支追上了他，说什么叫一饭之恩，一饭之恩就是要以千金回报的。韩信就是这样做的。那郭平凡不是大善人。表面上对伦支不错，实际上呢，郭平凡无意中去了伦支那里，看中了伦支的妻子高氏，硬是要走了伦支的妻子高氏。

“你为什么要答应他？”白立武站在雪地里，目瞪口呆地问道。

“白兄要是同意，我们共同来对付这个狗东西。”伦支阴森森地说道，挺直了腰杆。

这几年来，郭平凡不断地拿出白立武当年写下誓言的那张纸，让他不停地为自己做这做那。白立武只要一犹豫，郭平凡就说，在京城之中，像白立武这样的人，一定要面子，总不会为了钱，连脸也不要了吧？

“于是，我答应了。两年前，我找到了伦支，并让他到我这里做事。前些天，我去为郭平凡祝寿，伦支也去了。我们一前一后到了小孤山。当天晚上，伦支顺着狗刨的那个墙洞钻了进去。”白立武很淡定地答道，“我很佩服你，你最后还是找到了真相。”

“你不怕我再给知府衙门重报此案？白大人？”县令皱着眉头问道。

“请便。反正郭平凡已死，他的儿子还在我这里，相信他们到时候也会替我说话的。只怕最后被动的人，是你。”白立武一副悉听尊便的样子。

县令站起身来，拱了拱手答道：“既然这样，我就走了。我只想告诉你，当年谋害你的那条狗，我已经查清了，它偷肉，为的只是腹中的孩子。伦支让妻，也是为了她腹中的孩子。狗不忍，送了命；人低头，难道仅仅是为了十年不晚的仇恨吗？”

“你说什么，当年那条狗怀孕了吗？”白立武吃惊万分。

“是的，四条小狗，一齐在伦支的锄下毙命。”县令说着，心里一阵难过。一条怀孕的大黄狗，偷了块腊肉，最后送了命，连腹中的小狗也没能保住性命。

白立武怔怔地望着县令，好半天才喃喃地说道：“难怪，难怪。我做错了，我真的做错了。人啊……”一行泪，顺着白立武的面颊流了下来。

选自《百花》

鞋底无尘

◇文/吴建发　图/段明



命　案

清晨，舒雨淇刚从梦中醒来，床头的手机响了，又有命案发生了。作为重案队中队长，每有命案，他都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责无旁贷。舒雨淇瞅了一眼墙上的挂钟，6点45分。

舒雨淇很快到达案发现场，楼顶平台距楼梯口不到两米处，一女子曲蜷着身子躺在那里，上头有条晾晒衣服的铁丝，铁丝上挂着一套女式西装。他快步走过去，一股酒腥味扑面而来，猫腰一瞅，大吃一惊：“怎么是她……”

舒雨淇强压着内心的惊诧，戴上白色手套，脱下死者脚上的两只拖鞋，翻来覆去地看起来。那是一双橡胶平底拖鞋，用柔软的、漂亮的花布手工做成。他似乎对这双极普通的平底拖鞋很感兴趣，看了又看，还从衣袋里掏出放大镜瞧了好一阵子，才重新套到死者的脚上。

分管刑侦的林副局长带着痕迹技术员、法医等一干人马匆匆赶来，舒雨淇的助手李慧也在其中。

舒雨淇交代刑事技术科的庄科长说：“仔细找一找，看看死者身上有没有毛发之类的东西。”转身又问站在身边的巡警，“谁报的案？”

巡警回答：“住802的老太太。”现场留给林副局长

主持勘验，舒雨淇与他的助手李慧一起去了老太太家。

徐老太太其实并不老，才50来岁，衣服斯文讲究，举止得体。她叫徐静娴，在人民医院当麻醉师。她说："清晨起床后，天未大亮，我端上女儿昨晚洗的一盆衣服上楼晾晒，突然被一团软绵绵的东西绊了一跤，弯腰一瞅，发现是一个女人，我壮着胆摇了这个女人几下，有些僵，料想人已经死了。

"我以为是外地来此过夜的乞丐呢，慌慌张张地捡起掉在地上的衣服，跑下楼，就回家打了报警电话。"

舒雨淇问："昨晚是不是有人找过住在801的红玉。"

徐静娴说："是啊，大概晚上9点多，有一个女人来找过红玉。那女人瘦高个子，留一头很好看的长发，穿一件棕色皮大衣，脖子上系着一条花围巾，整个脸包得只剩下两只眼睛。她敲了我家的门，问我红玉是不是住在这里。我告诉她在对面，她说了声谢谢，就去敲对面的门，我也进屋关了门。"

离开徐家，舒雨淇与李慧来到对面的801房。房门虚掩着，轻轻一推门就开了。客厅里灯还亮着，正中央的玻璃茶几上有几盘剩菜，两副酒杯和碗筷，沙发上有条花围巾，舒雨淇一眼就认出那是自己的妻子苏兰的。

他愣了好长一段时间，默然不语，然后连抽了两支烟，突然对李慧说："我必须马上回家一趟。"

李慧大惑不解，在案件的节骨眼上，他怎么能回家呢？但作为助手，她又不好意思说他，就提出要跟他一起走。

舒雨淇在家里找来找去，最后在枕头底下找到了两根头发，头发有半米多长，显然是女人的。他向李慧要了一个塑料袋装头发，说要拿回局里做DNA鉴定。

李慧更是满腹狐疑，她有点沉不住气了："舒队，你认识死者？你怀疑嫂子是杀人凶手，是不是？你告诉我。"

"好了，好了，我现在脑子里已经够乱了，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等DNA结果出来，我会向你说明一切。"舒雨淇说。

回到局里，舒雨淇将两根头发交给刑事技术科的庄科长，要他拿到省厅做DNA鉴定。

老庄告诉他："死者红玉，27岁，安徽人，在本地没有任何亲戚。死者身上没有任何伤痕，衣着整齐，临死前没有搏斗与挣扎的痕迹，法医解剖尸体确定死因是冻死，死亡时间确认在3到4个小时之前，也就是今天凌晨3点左右。

"肌体在寒冷中体温降至25摄氏度以下即可能冻死。昨晚最低气温是零下7摄氏度，死者喝了不少酒，酒精的催眠作用会使寒冷加速。显然是死者喝了酒后，走上楼顶平台收取衣服时，醉倒在地爬不起来，以至被冻死了。"

舒雨淇问："林副呢，他怎么看？"庄科长说："这就是林副的看法。"

3天以后，庄科长来告诉舒雨淇，DNA鉴定结果出来了，他给的两根头发与掉在死者身上的头发是同一人的，但排除是死者自己的头发。舒雨淇一时傻了眼，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现在证实他的分析一点没错，他有些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从警11年，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如此缺乏自信。他本想把李慧叫来，告诉她一切，又觉得自己脑袋里乱糟糟的，需要有一个能使自己清醒一下的环境。

他打了李慧的手机："李慧，DNA鉴定出来了，你不是想知道一切吗，可我现在只想麻醉一下自己。"

"你想喝酒是吧？借酒浇愁愁更愁，你麻醉得了一时却麻醉不了一世，也许我能帮你清醒清醒。我们去人工湖边的望江楼喝咖啡怎么样？"李慧说。

15分钟后，两人几乎是同时到达望江楼，在临窗

的一张方桌边面对面地坐下来。

舒雨淇朝窗外注视了许久，心情好了许多："李慧，你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认识死者红玉的？凶手到底是不是我妻子？我现在就告诉你。"

"先不谈公事，我们喝咖啡吧……"

"不，我没那份闲情逸致。在来这里的路上，我想好了，红玉这案子，还得由你出面。"舒雨淇打断了李慧的话。

"是吗？"李慧有点受宠若惊，两眼直巴巴地盯着舒雨淇的脸。

"我认识红玉，是在4年前，"舒雨淇点燃了一支烟说，"当时她是个从外地来的卖淫女，在一次清查黄赌毒的专项行动时被我逮了。做讯问笔录时，她对我撒谎，说她小学没有毕业，是第一次坐台。但我看她阅读笔录非常认真，十分仔细，还从中挑出了几个错别字，最后签名时，字迹娟秀流畅。

"我就对她说：'你连文化程度都想骗我，又怎么能如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不想如实交代问题，又哪来重新做人的心理基础？'

"她听了我的话，泪流满面地告诉了我实情。其实她是某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大三学生，能看懂沙翁的英文剧本，误落红尘是因为家里穷，被一名风度翩翩的企业家所骗，被学校开除了，不得已而为之。

"我很为她感到惋惜，后来她被收教一年，我送她去收教所时给了她我的手机号码，说：'等你出来时如需要我的帮助，可以给我打电话，千万别再重蹈覆辙。'

"7个月后，她从收教所出来，果然给我打了电话，求我帮她找一个正当的工作。我建议她找份翻译的工作，随后帮她联系水电站招待所住下来，那里房租便宜，我还借给她2000元，让她交了半年的住宿费和购买3个月的食堂餐票。

"之后我帮她从外事、外经贸、公证处等单位找了些翻译材料的活做。不到3个月，她就归还了我借给她的2000元。这事后来被我妻子苏兰知道了，我们为此不停地吵架。

"红玉很勤奋，她自己工作后，我很少与她来往。后来她赚了一些钱，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想开办一家外国语翻译社。因为她在本地没有其他亲友，就求我帮忙，我替她联系购买房子和办理营业执照。

"翻译社开业的那天，电视台采访她，苏兰从电视上认出了红玉，与我大吵大闹，还当着我的面说要叫这个女人人间蒸发。"

"所以，你认为苏兰有杀人动机？"

舒雨淇点了点头，没回答。

"可是林副认为这是一次意外事故，可能是死者喝醉了，上楼顶平台收取衣服，醉倒在地爬不起来……"

"不，林副的判断缺少证据支持。"舒雨淇说，"楼顶平台上挂在铁丝上的那套衣服是毛料的女式西服，毛料的衣服只能干洗不能水洗，干洗的衣服是不用晾晒的，显然是有人故意挂上去的，目的是想转移我们的视线。

"还有，我仔细观察过红玉脚上穿的平底拖鞋，鞋底无尘，干净得很。我用放大镜看了，微粒物质接近零，从她的房间走上楼顶平台有22 个水泥台阶。你想想，走过这22 个水泥台阶，怎可能鞋底无尘？"

"你是说，苏兰找红玉，将她灌醉，然后抱她上了楼顶平台，再返回屋里拿了拖鞋和西服，制造醉倒冻死的假现场？"李慧说，"可舒队，苏兰是你的妻子……"

"法律无情，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才感到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想，这事只能由你出面，你去找她，告诉她红玉的房间里有她落下的一条花围巾。你劝她自首，如果她愿意，也算是我给她留了一条生路。"

“那好，我马上打电话给她。”

苏兰接了李慧的电话，也急着要见李慧，说15分钟后赶到望江楼与她见面。舒雨淇只好撤身离去，留下李慧与苏兰单独会面。

回到家，舒雨淇坐立不安，一直等着李慧的电话，却整整一夜始终没有听到手机的铃声。第二天一早，舒雨淇早早来到局里，却没见李慧的踪影，打电话过去，李慧迷迷糊糊的声音传来：“舒队，我昨晚才睡了两个小时……”

舒雨淇打断她：“你什么时候能到？”

“15分钟，你开车来接我。”

还　原

舒雨淇车子开到李慧家楼下时，李慧刚好走到楼梯口，舒雨淇打开车门，李慧钻了进来，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舒雨淇问她：“昨晚谈得怎样？”“你经常批评我性子太急，其实你比我更是急性子。”李慧笑了笑说，“案发前的那天晚上，就是1月7日晚7时左右，苏兰去找红玉。她先是到红玉的外国语翻译社找，当时翻译社已经关门。苏兰问了隔壁狗肉店的女老板，才知道红玉住801房。

“当时红玉正在准备吃晚饭，苏兰敲开门后自我介绍说是舒雨淇的爱人，红玉起先很惊讶，但马上极热情地接待了她。据苏兰自己说，她的目的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她怀里藏着一把水果刀，准备若红玉敢当面羞辱她，或者执意要抢她的男人时，就与红玉拼命，并没有打算真的叫红玉人间蒸发。”

“那后来呢？”

“后来红玉很热情地接待她，还开了一瓶皇家礼炮，两人边喝酒边交谈。红玉很坦诚，很直接，将你俩从认识到现在所有的细节全说了，说的与你平时对苏兰讲的相差无几，苏兰逐渐放弃了对红玉的怀疑和嫉妒。

“红玉还给了苏兰一支录音笔，那里面有一段她对你说的话。红玉告诉苏兰，这录音已经录了两个多月，一直没机会交给雨哥，要苏兰一定当面转交。我说由我来转交，苏兰就将录音笔给了我。”李慧从小提包里拿出录音笔，交给舒雨淇。继续说，“据苏兰说，当时自己拿了录音笔就听了起来，听完后冰释前嫌，云开雾散，两人于是便姐妹相称，开怀畅饮。而后便是醉得一摊烂泥，不省人事。

“红玉扶苏兰到房间里的床上睡，她自己睡沙发。苏兰醒时已经是凌晨5点，却不见红玉的身影，苏兰屋里屋外找了将近半个小时，心想兴许是她酒醒后办什么事去了，就没再找，独自离开，后来就……”

李慧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转眼盯着舒雨淇，见他陷入深深的沉思，又继续说道：“我相信苏兰。凭一个女人的直觉，我相信她的话句句是真，其实还不仅仅是直觉，我还做了调查。

“苏兰说她从红玉的家里出来后，因为酒喝多了的缘故，走路跌跌撞撞，不小心撞上了一辆迎面驶来的自行车。骑车人是个40来岁的男子，由于路上行人稀少，速度快了些，将苏兰撞了个仰面朝天。那男子还够绅士的，马上将苏兰送到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是我叔，这星期全值夜班。我在与苏兰分手后去找狗肉店的女老板，而后又去了医院，证实苏兰说的一点没错。我叔还查了电脑，患者的姓名、年龄、职业，还有就诊时间，与苏兰说的完全一致。”

停在李慧家门口的警车一直没发动，舒雨淇坐在驾驶室里，眉头紧锁，脑海里有一大堆的问号胶着地扭打在一起：法医验尸报告说红玉的死亡时间是凌晨3点，从受冻到死亡至少要两个小时的过程，也就是说，红玉应该在夜里1点钟左右就上了楼顶平台，而苏兰是凌晨5点多才离开，按一般的常理，凶手作案后都会马上逃离现

场，除非是杀人如麻的惯犯、累犯。

然而苏兰不是，她不具有那种心理素质，她要真的是5点多才离开，她就不会是凶手，红玉身上的头发有可能是扶苏兰进卧室时掉下的。不过，要是苏兰故意制造时间差，精心安排了与自行车相撞的事故呢？这似乎又不大可能，因为苏兰不是那种人，她这人思维粗糙，不爱动脑筋，她不可能筹划得那么精细，如果她真考虑得那么细，也不会把自己的花围巾落在现场。

那么，楼顶平台上那套无须晾晒的毛料西服，还有那双“鞋底无尘”的平板拖鞋又该怎么解释？

表　白

“你还是先听听红玉留给你的录音吧，车我来开。”李慧打断了舒雨淇的思绪，打开车门下了车，舒雨淇也挪到副驾驶的位置，把驾驶室让给李慧。车开了，舒雨淇按下录音笔，红玉那甜甜的声音直灌耳窝。

“雨哥，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让我敬佩、让我感激的男人。你为我指明了人生的阳光路，帮我实现幼时的梦想，不是遇到你，我可能还在漆黑的深渊里痛苦地挣扎。雨哥，你是我的恩人，我不能破坏你的幸福家庭，这点我懂。可是我对你的思念挥之不去，这4年来，是有一些男孩子追我，他们要么是想占我的便宜，要么一听到我的过去就像躲瘟神似的逃走，就我过去那不光彩的人生，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二个像你这样能够理解我、相信我、帮助我的男人了。

“我一直在告诫自己，我不能伤害你，不能伤害你的爱人，不能伤害你的家庭。不怕你笑话，自从认识你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在爱又不敢爱的痛苦中折磨自己。现在好了，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我的男朋友叫徐志翔，他在澳洲学钢琴，我们是邻居，两年前他回家探亲时我们认识的。他追了我将近一年，一天一份电子邮件，我一直没答应他。后来我如实地向他说了我的过去。他的一句‘不足挂齿，都什么年代了’的话让我大受感动。

“前几天，他又回来了，我们说好了明年五一结婚，结婚后他就回国，与我一起打理外国语翻译社。徐志翔昨天刚走，我送他去机场。他一走我就想将这事第一个告诉你，又不知用怎样的方式，想了想就录下了这段话。雨哥，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吧？”

舒雨淇感慨万千，要是红玉不死，他会很感动，可她已经……“很感动，是吧？”李慧逗了他一句。

舒雨淇没搭理她，他在想那个徐志翔，这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到记忆库里“百度”了一番，终于想起来了：6年前，本地出了个钢琴王子，差点就去参加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了，后来去了澳洲，媒体把这事炒得沸沸扬扬，记得当时最风光的是他的母亲——一个含辛茹苦倾其毕生精力为此获得了成功的单亲母亲。噢，对了，她好像是一名医生……

“李慧，停车。”舒雨淇的口气斩钉截铁，李慧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口气，她知道，舒队一定是找到了新的侦查方向。将车子停在路边，她侧转过身，静等他发话。

“你马上给苏兰打电话，问问她，当时她找红玉时，是不是见过住在对面802的徐静娴。”

李慧立即拿起手机打了电话，然后告诉舒雨淇：“她说了，没有，当时并没遇到什么人。大约在晚上10点，两人喝得尽兴时，有一个女人来敲门，红玉开了门，有些尴尬，好像是在叫‘妈’，但声音很小，很含糊。敲门的女人只说了一句‘你们喝吧，我没事’，就退了出去。那时她俩都已经有几分醉意，后来门没关，也没再见到其他的人。”

“你不是说你叔在人民医院吗？你打电话问他——算了，这电话我来打。”舒雨淇掏出手机，拨了人民医

院保卫科长的电话，问他徐静娴家庭情况。

保卫科长告诉他：徐静娴很早以前就离了婚，有一个独生子在澳洲，就是那个曾经轰动一时的钢琴王子。她有一个干女儿，是医院里学历最高的医生，是个博士，徐静娴看上了这点，有意想要干女儿做儿媳妇，听说女博士也有这个意思，就是那个钢琴王子不乐意。

舒雨淇让李慧掉转车头，马上去徐静娴家。徐静娴今天没上班，在家拜佛，刚好开门出来要烧金箔纸，却突然撞上了两个穿警服的警察，顿时目瞪口呆。舒雨淇对她说：“菩萨只保佑善良的人，不会庇护有罪之人，是吧？”

徐静娴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舒雨淇接着说：“徐医生，你是麻醉师，你应该懂得，肌体在寒冷中体温降至25摄氏度以下即可能冻死，如果喝了酒，酒精的催眠作用会使寒冷加速……”

“你别说了，红玉是我杀的，”徐静娴缓过神来以后，出乎意料地变得异常镇静，她打断了舒雨淇的话，“等我把手上的这些金箔纸烧了，就跟你们走。”

被押上警车后，徐静娴主动交代了她的杀人经过。

其实那天晚上苏兰找红玉时她并不知道，说有一个瘦高个子的长发女人问她红玉住哪儿，是她自己编造出来的。

大约晚上10点钟她听到红玉房里嘻嘻哈哈的吵闹声，想知道红玉与什么人在一起，所以才去敲门。零点过后，她本想上床睡觉，却鬼使神差老惦记着红玉屋里的事，很想知道与红玉在一起喝酒的女人是不是已经走了。

当徐静娴打开自己的房门时，却意外地发现对面的门没关，很自然地就走了进去。见红玉醉成一摊烂泥，赤脚躺在沙发上，也不知为什么，一股恶气直冲脑门，顿时萌生了杀掉她的念头。

于是，徐静娴将红玉抱上楼顶平台，反身又进屋从衣橱里拿了一套西服，从鞋架上拿了一双拖鞋，返回楼顶平台伪造了“收取衣服被冻死”的假象。

她说：“我在我儿子3岁时离了婚，23年了，儿子就是我的命、我的一切。我既当爹又当妈，含辛茹苦有多不容易，可红玉这样一个女人，却不知用什么妖术缠住我儿子的魂，还要把我儿子从澳洲拉回来，我……”

她哭了，哭得泣不成声，凄凄惨惨。

只剩旁人一声叹息。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清朝康熙年间，一到秋天，河北木兰围场就热闹非凡，因为这里是皇家狩猎的地方。这年八月，康熙听闻各省传来五谷丰登、粮食满仓的捷报，兴致颇高地决定到木兰围场进行一年一度的皇家狩猎。

正值壮年的康熙是个忧国忧民的君主，牢记祖宗马上得天下的祖训，从小习得一身好武艺，骑射功夫十分了得。第一天他就收获颇丰，晚上把打来的猎物一一分给皇子和近臣。

这天傍晚，虽然塞了两大车的狍子、野兔等猎物，康熙却因天天在同一个猎场狩猎而心生厌烦，没精打采地坐在御马上一声不吭。忽然，他抬头一望，只见远处的山坡上升起袅袅炊烟，晚霞在落日的浸染下如一片片金黄的彩绸，披挂在茂密的树林上面。好美的景致啊！康熙连连赞叹，一问才知道那是皇家围场旁边的乌兰布统草原。

“传朕旨意，明日去乌兰布统围猎！”康熙兴奋地说。旁边的大臣们都露出慌乱的神色，统领木兰围场的额尔泰将军吓得脸色煞白，从马上一跃而下，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高呼万岁：“皇上，万万不可啊！那乌兰布统草原山高林密，沟壑纵横，猛兽出没，微臣事先没有准备，万一……”

康熙不屑地说：“这不是更能检验我们的骑术吗？

御马的秘密

◇文\曹景建　图\段明



猛兽来了，射杀就是！”

旁边的索里赫也翻身下马，阻止道：“皇上，古人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不可冒险啊，一旦有什么闪失，我们这些奴才怎么向太皇太后交代啊。”旁边的大臣们也纷纷跪倒在地，说要是皇上有什么不测，大清怎么办？太皇太后怎么办？

康熙知道索里赫是孝庄皇太后的本家人，前几年被安排到上驷院管理御马，尽职尽责，忠心耿耿，所提供的御马没有出过丝毫差错，如今他把太皇太后抬出来，大臣们又都跪地求情，便不再坚持，说你们爱君之心苍天可鉴，就依你们不涉险便是。

回到营帐，康熙把贴身侍卫铁云叫过来，嘀咕了一通。铁云先是一惊，见康熙一副态度坚决的样子，只好答应。

第二天一早，康熙便发了旨意，说连日骑射，身体疲乏，在帐内休整一天，无论何人都不许打扰。接着，他和铁云乔装打扮一番，扮成普通猎户，骑马悄悄出了皇家围场，直奔乌兰布统草原而去。

前行二三十里，康熙和铁云才发现，除了树更高、草更深之外，这里并没有额尔泰说得那样凶险。

忽然，前方草丛里有了动静，康熙顿时来了精神，打马就冲了过去，就见草丛里一只大狍子受了惊，扭头就跑。

康熙一边弯弓搭箭，一边催马急追。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管怎么追就是追不上，由于离得远，放箭也是白搭。突然，斜刺里钻出两匹棕色马，与康熙并排而行。铁云马上紧张起来，一打量，原来是两个三十多岁的猎户。

其中一个半裸上身的猎人对康熙和铁云笑着叫嚷起来：“这猎物肥得很，咱们谁打到就是谁的！”说完，他和旁边的大胡子猎人狠狠地拍了一下坐骑的屁股，飞奔而去。

康熙大吃一惊，看他们的马没自己的御马高，也没有御马肥壮，却跑得比御马还快？就这样，康熙眼瞅着那两个猎人冲上前去，射杀了那只大狍子。

两个猎人利索地把狍子剥了皮，支起柴堆，烧烤起来。他们把康熙和铁云叫过来一起吃肉喝酒。

嚼着狍子肉，康熙脱口而出：“这肉怎么和皇家围场里的狍子肉味道不一样啊？”大胡子猎户警觉起来：“刚才听口音就不对，你们难道是皇家围场里出来的？”

铁云脑子转得快，赶紧解释：“实话说吧，我们是从关内投亲来的。平时老父亲给皇家围场送山泉水，当今皇上打的猎物多，吃不完，赏赐给了他一只狍子。”康熙听后连忙点头。

大胡子立马放松了：“原来如此！”接着又不屑地说，“皇家围场的猎物都是家养的，当然不如这野生的味美了！”

康熙一怔，马上咽下口里的烤肉，问道：“都是家养的，你说的可当真？”旁边那个半裸身子的猎人灌了口酒说：“这还能有假？你刚到这里不了解而已！”说完，他又瞄了一眼康熙和铁云的马，摇摇头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两匹马华而不实，是买的皇家围场上驷院的吧？”

康熙又是一惊，马上回道：“没错！老哥真是火眼金睛。我正想问，这马又高又壮，为啥还没有你们这不起眼的马快呢？”

大胡子皱着眉头说：“皇上的御马嘛，必须坐着舒服，当然以稳为主，速度啥的不重要！听说他们对御马有一套专门的训练方法，怎么驯的我们就不知晓了，反正原本都是蒙古好马，进了皇家，唉，就可惜了。”

康熙匆匆吃完，就带着铁云告辞了。回到皇家围场的大帐，他马上把索里赫召来，问他今天在忙什么。

索里赫禀道：“回皇上，奴才一刻也不敢歇息。这不蒙古王爷前段时间进献了一批血统纯正的马匹，奴才正紧锣密鼓地训练呢，好让皇上回京时带回去供皇室骑乘。”

康熙大手一挥：“正好，朕正想去看看这御马是怎么驯出来的。去驯马场。”

索里赫惊得呆若木鸡，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驯马场臭气熏天，万岁金体怎可去那污秽之地？”

康熙理都不理他，马上摆驾前往。索里赫冷汗直流，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

到了驯马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圈棚。圈棚是个只比马耳高出三指的木棚子，木棚子里的宽度只能奔跑一匹御马，并且圈棚首尾衔接。驯马师将十几匹马全都关在圈棚里，然后站在圈棚的外面，手持马鞭，鞭打在圈棚里不停奔跑的御马。

康熙看到这里，冷笑着问索里赫：“老实回答朕，这是个什么驯法？”

索里赫哭丧着脸道：“皇上，这，这是……”

康熙厉声道：“吞吞吐吐干什么？还不快说！”

索里赫只好解释：“如果备选的御马在圈棚中尥蹶子，就会顶到棚顶的横木，必然会磕伤马头，这样不管性格多烈的马，在这种圈棚中跑上半年后，为了不让自己受伤，都会逐渐适应这种跑法，所以就跑得越来越稳当了。”

康熙听后，阴着脸不言语，又向前走。转过圈棚，他看见几十匹马背上都挂着两桶水，哪匹奔跑的马洒出水来，就会被驯马师狠狠地抽一鞭子。

康熙苦笑着说：“索里赫，这也是为了训练御马的平稳之举吧？”索赫里回道：“皇上英明！”

康熙自嘲起来：“朕英明什么？古人说得对，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要不是朕微服出游，怎会知道你上驷院驯马的秘密。”

第二天，康熙把所有随驾来木兰围场狩猎的皇子和大臣们召集起来，叹了口气说：“我大清从关外起家，一路征战，才有万里疆土，靠的是什么？一是人心，二是八旗之师马背上的骑射功夫。如今呢，朕却被那些猎户嘲笑了。因为朕的御马它不是马，是个花架子！猎人笑的不只是朕自个儿，也有你们，个个揣摩朕意，极尽奉承之能事，却忘了祖宗兴业之本！”

康熙疲惫地歪倒在软榻上，继续说：“传旨，额尔泰豢养猎物骗朕，剥夺爵位，发配新疆；索里赫歪曲上意，就地革职，去正红旗好好学学骑兵的驯马之术吧！”

选自《民间文学》2019.11



金台玉瓦

◇文/鲁盾　图/山公

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打破了冷宫长久以来的寂静，一道声音小声道：“皇后娘娘，皇上身边的总管太监求见。”

袁晓蓉睁开了眼睛，眼底一丝异色一闪而过，冷声道：“让他进来吧。”

房门缓缓打开，因年久失修发出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

一个人影走了进来，恭敬地下跪：“皇帝陛下口谕，召皇后娘娘速去养心殿！”说完，过了半晌也没有人应答。总管太监稍稍抬头，眼前的女子早已从佛像前站起，身上依然是皇后才能穿戴的凤袍，尽管因为年代久远早已不复当年风采，但那八只彩凤却是依然栩栩如生，仿若天降。

总管太监收回目光，在内心深处叹了一口气，再次俯身将音量提高：“皇帝陛下口谕，召皇后娘娘速去养心殿！”

袁晓蓉缓缓转身，衣料间摩挲发出沙沙的声响，神色在朦胧的灯光中让人捉摸不清，语气带着几分冷漠：“带路吧。”

总管太监站起，弯腰让到一旁，示意袁晓蓉先行。

袁晓蓉抬眼，总管太监态度更为恭顺。

见此，她轻笑一声：“总管不必对我这个废后如此恭敬，我怕担当不起。”

语气中的嘲讽让总管太监略略皱眉：“皇后娘娘慎言，皇上并未废后，您依然是本朝的皇后。”

袁晓蓉见他如此，再次轻笑一声，抬脚走出了大门，只是一道若有似无的声音在她最后踏出冷宫时传来：“他杀了我袁家上上下

下两百一十五口人，我早已形同废后。”

总管太监的脚步一顿，继而面色如常地跟上，就如同这最后一句话仅仅只是他的幻觉而已。

冷宫和养心殿相距甚远，一路上灯火通明，将半个黑夜渲染成了白天，只是一路上女子哽咽的声音随处可闻，越接近养心殿，声音越大，越让人心生烦闷之气。听到这哭声，袁晓蓉眉头一皱，冷声道：“这些人哭得那么惨，那混蛋要不行了？”

总管太监闻言，将头埋得更低了一点：“皇后娘娘慎言，圣上确实龙体堪忧。”

袁晓蓉轻笑一声，没有再开口。

第一次见到皇上是在袁家的后花园里，那个时候先皇还在，还是七皇子的他来到袁家府邸拜访当时还是丞相的父亲。

袁晓蓉躲在假山之后偷偷打量着这个最不起眼的皇子。那个时候朝中文有大太子，武有三皇子，怎么算七皇子都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

可能一切都是公平的，七皇子没有耀眼的身世，也没有过人的才华，但是他却生了一张连女人都嫉妒的好模样。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说先皇要不行了，此时七皇子出现在自家后院意图显而易见。不知道自己父亲同七皇子说了些什么，两个人竟然同时笑了起来。

袁晓蓉看着他的笑容出了神，一不小心就弄出了点声响。在假山前面的两人顿时警觉，没有办法，袁晓蓉只得涨红了一张脸从假山后走了出来。

“这是袁家的大小姐吧？早就听闻袁家有女才貌双全，今日一见竟然比传闻中还要美上几分啊。”不等丞相开口，七皇子先笑吟吟地夸赞了起来。

袁晓蓉一愣，一抬头就对上了那双带着笑意的眼眸。一眼万年。

袁家和七皇子本来就有结盟之意，而七皇子又抛出了橄榄枝，这段婚事也就自然而然地促成了。

皇帝赐婚，袁丞相风光大嫁自己的长女，嫁妆从袁府门口一直延伸到了皇城最远的七皇子府。

出嫁之前，袁晓蓉的额娘满脸复杂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想要说点什么最后只勉强笑了笑：“女儿，皇子妃不好当。对七皇子，你要留心啊。”

然而，当时沉浸在爱情中的袁晓蓉根本无心思索自己母亲的话语，满心里只有那个一见倾心的少年郎。

当红盖头被挑落时，袁晓蓉羞涩地看向她自己未来的夫君，见对方也笑得温柔。一夜春宵后，七皇子握住她的手真挚地说：“蓉儿，我愿意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隔着朦胧的夜色，袁晓蓉只知道点头，却忽略了对方眼底藏着的别的什么东西。

在婚后没多久，先皇就驾崩了。那几天的京城是混乱而又血腥的。先皇走得突然没有留下遗诏，太子刚宣布登基，三皇子就起兵造反，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皇位最终给了当初最不起眼的七皇子。

袁家在这场斗争中损失巨大，更没想到的是，新皇刚一登基就以叛乱为罪名斩杀袁氏全家，所有子女仅袁晓蓉幸存。

袁氏一大家一瞬间消散于虚无。

当袁晓蓉疯了一样跑到七皇子面前想要一个回答时，登基之后的七皇子仿佛变了一个人，之前的柔情脉脉都只是做戏一般。他冷冷地看着袁晓蓉，不带感情地说：“是，袁家是朕灭的，一个能够强大到左右皇权的家族是不允许存在的。”说到这里他犹豫了一下，“念在你还是朕的妻子，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你依然是我的皇后……只是你将无权过问后宫诸事。”

从那一天，新皇帝下旨立袁晓蓉为皇后。

人前，她依然是独一无

二的皇后，皇帝待她依然情深如此，只是这个皇后身体不怎么好，一般大事都没有出现；人后，皇后的宫殿破旧得如同冷宫，而如今是第十五个年头。

沉思间，袁晓蓉已经到了养心殿前，大殿内跪满了妃嫔、皇子还有公主。见到这个情景，袁晓蓉微微一愣，继而面色如常地向后殿走去。

掀开帘子，映入眼帘的是金黄色的龙床，一个身影隐隐躺在床上，烛光随风儿轻轻地摇曳，显出一丝诡异。床上的人许是听到了声响，微微支起身来，声音沙哑地问道："是蓉儿在外面吗？过来。"说完，一双手从重重帘帐中伸了出来。那双手消瘦而且透着病色的苍白，躺在龙床上的那张脸也苍老得让人认不出这是曾经英俊潇洒的七皇子。

袁晓蓉却立在原地没有移动，就连眼神都没有聚焦，只是声音浅淡地问："没有人跟我进来，你也不用假装了。召我来所为何事？皇上龙体欠安，应当多加休息，若无事，袁晓蓉告退。"

正准备转身离开时，那沙哑的嗓音再度响起："蓉儿，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最后想见的没想到居然还是你。回想那年第一次见到你，你躲在假山后看着我的表情。你能……再最后陪我走一段吗？就像当初在王府时，每天盼着我回来的时候。"

袁晓蓉要离开的身姿停了下来，然后卧在榻上的皇上听到了一阵阵低笑，她明明是在笑，可是他却只听出了那层层的冷意。

袁晓蓉扭头，向龙榻处移动了几步："皇上，你杀光了我袁氏二百一十五口人，除了我，京都再无袁氏后人！从我进入冷宫的那一刻起，我们早已恩断义绝！"

说到最后，袁晓蓉的声音不自觉地扬高，脸上不再是一派沉寂之色。

皇上闻言，愣了良久，然后低低咳嗽了起来："是啊，都是我啊，当年娶你时，你穿着嫁衣殷勤而又期盼地看着我……"

他还想再说什么，却被袁晓蓉打断："皇上就没有好奇过，为什么自己的身体会在一瞬间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皇上不明白为何她会如此问。

见到他疑惑的表情，袁晓蓉轻笑了一声，拿起放在床头的经书漫不经心地翻阅着："皇上可还记得这香的名字？"看到他突然惊恐的眼神，袁晓蓉的笑容中带了一丝报复性的快意，"这香有个很美丽的名字，叫作'梦息'，它的作用就是让你成瘾然后慢慢地在梦中死去。"

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愤怒，皇上脸上突然涌上一抹血红，想要开口却只能重重地咳嗽。

袁晓蓉笑看着皇上挣扎，拿着经书缓缓走到燃烧的蜡烛前："你说得对，袁氏拥有左右皇权的力量确实该怕。可能你唯一的错误就是留下了我？"边说边点燃了经书，并将它们放进了重重丝绸之中，"那'梦息'就是我托人给你的，这样的香可以唤起人心深处最美好的记忆。看样子我在你心里还是有点美好的回忆，不负我曾经痴情一片。"

皇上只能听着袁晓蓉不停地自言自语，嘴里只能发出呜呜呀呀的声音，眼底满是绝望。

而袁晓蓉烧完所有经书之后，只是呆呆地坐在台阶之上盯着慢慢燃烧起来的火光轻轻地说："皇上，我是真的喜欢过你。可是为什么你一定要灭我全族呢？既然要杀为什么又要留下我呢？袁氏就算覆灭了，也依然有办法倾覆你的王朝。只是我太笨也太心软了，居然用了十五年。"

烟雾越来越浓，可以隐约听到宫人们大喊"走水了"的声音，袁晓蓉终于满足地闭上了双眼。

惊雷乍起，养心殿，火光一片。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朱元璋赏木

◇文/陈志国　图/段明



朱元璋小时候家里很穷，放过牛、当过和尚、扛过长工。长工中与朱元璋最要好的有三位穷兄弟：张大喷、王二憨、李铁嘴。兄弟四人中朱元璋是老大，大家都叫他大哥。

这天，他们在庄稼地里锄草，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东家送来一罐豆粥放在地头就走了。谁知等到兄弟四人锄到地头，看见一只狐狸把头伸进罐里正在吃豆粥。朱元璋挥舞锄头打跑了狐狸，一不小心也打破了瓦罐，豆粥撒了一地。兄弟四人没有办法，只好把撒在地上的豆子捡起来吃。几粒豆子如何能填饱四人的肚子？众兄弟不但没有埋怨大哥朱元璋，反而都说大哥肚肠大，争着把少得可怜的豆子捡给朱元璋吃。朱元璋非常感动，眼圈红红地对众兄弟发下宏誓大愿：将来发达了，一定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后来，朱元璋打下了江山，在南京城当上了洪武皇帝。三位穷兄弟知道后，一起高高兴兴来到南京城。他们暂时住进客栈，想找机会到皇宫见见当了皇帝的大哥，弟兄们好好亲热一番。再顺便谋个事儿、讨点好处。

张大喷自告奋勇，第一个兴冲冲来找朱元璋。他在午朝门外咋咋呼呼地叫人向里通报：幼时的结拜兄弟张大喷前来看望大哥。张大喷被人领到偏殿里，一见朱元璋就大呼小叫：“大哥，你现在是发达了！想当年咱们兄弟在南坡锄草，饿得头昏眼花捡豆子吃，你……”这话让朱元璋听了很没面子：贵为开国皇帝，咋能提起那段低贱的历史？没等张大喷说完，朱元璋袍袖一甩，哼了一

声离开了，手下人便把张大喷轰了出去。

第二天，王二憨说，昨天张哥去碰了一鼻子灰，一定是张哥那张臭嘴喷喷喳喳话没有说清楚，我就不信大哥会忘了咱们兄弟的情分！说着就小心翼翼地也来到午朝门外，让人们向里通报：同乡友人王二憨前来拜见皇帝。朱元璋又在偏殿里召见王二憨，王二憨赔着笑脸，恭恭敬敬地对朱元璋说："大哥，我张哥说你忘性大，哪儿能呢！我知道你不会忘了咱们兄弟在南坡撵狐狸的事！那一天……"朱元璋听得满脸通红，浑身不自在。他把身子一扭，背朝着王二憨。手下人一见，同样把王二憨赶出宫去。

第三天，李铁嘴要二位哥哥不要烦恼，说让自己前去皇宫，一定会马到成功。他穿戴整齐，斯斯文文地站在午朝门外，让人向里通报：自幼与万岁爷一起打拼的老友前来拜见圣上。李铁嘴被人客客气气地请进金銮殿。在金銮殿见到朱元璋后，李铁嘴先向朱元璋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接着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朱元璋满脸堆笑，客气地让他坐下。李铁嘴没有坐下，而是站在地上继续说道："启奏万岁，万岁爷功高盖世，威加海内，真可谓千古一帝！您可记得当年咱们兄弟四人，南征北战、东挡西闯的事儿吗？"朱元璋点点头说："愿闻其详。"

李铁嘴站着对朱元璋侃侃而谈："想当年，咱们兄弟四人保苗王、除（锄）草王、打破灌州（罐粥）城，赶走胡（狐）元帅，活捉窦（豆）将军，斩尽草王子孙，方才得胜而归。那情景至今仍叫人难以忘怀！"

朱元璋听了，心里快活得像熨斗儿烫过似的那样舒展。他笑得双眼眯成了一条缝儿，又忆起当年扛长工的苦日子，想起弟兄们对自己的好处，也记起自己当年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话。朱元璋这才感到自己前两天对张、王二位弟兄太失情分了！他连忙让人喊来还在客店里傻等的张大喷、王二憨，在宫中设专宴款待旧时的穷兄弟们。

宴席上，朱元璋推说自己才打下江山，事儿忒多，也没有顾上招待穷兄弟们。现在江山已经稳固，既然弟兄们找来，就是有事求助大哥，大哥一定帮忙。

兄弟三人都希望大哥朱元璋能够赐自己一件宝贝，只有拿着皇上亲赐的宝贝，才能在人世间吃得开、镇得住、兜得转。朱元璋问大家都想要什么宝贝？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推我让谁都不肯先说。后来只好从大排小让张大喷先说，张大喷红着脸说，眼见前朝官吏凶恶腐败，不管百姓死活，自己想给老百姓办点事儿，让大哥随便给弄个小官儿当当，也好为咱老百姓做主。朱元璋看了看张大喷，当即封他为七品知县。张大喷有点发怵地说："我当知县镇唬不住人咋办？"朱元璋随手拿出一块长方木说："镇唬不住人时，你可把这块方木在公案上猛地一拍，人们又惊又怕，事情就好办了。"张大喷问朱元璋这块方木叫什么名字，朱元璋说，就叫它"惊堂木"吧。张大喷高高兴兴地把惊堂木揣在怀里。

轮到王二憨说了，他吭吭哧哧老半天才说："我想出家当和尚，当和尚能行遍天下，云游四方。只是出门在外，人地生疏，引不起人们注意，没有人理会饿肚子咋办？"朱元璋听说王二憨想当和尚，就感到非常好笑：想不到如今还有人羡慕自己当年不发达时干过的营生！朱元璋拿出自己当和尚时用过的木鱼，交给王二憨，要他拿上这物件儿，到有人的地方用手敲着，云游天下时自然吃住不愁。王二憨接过木鱼，对朱元璋千恩万谢。

最后只剩下李铁嘴了，李铁嘴伶牙俐齿

地说自己想当个说书卖唱的艺人，也好到处宣扬大哥的文治武功；自己也图个游山玩水，逍遥自在。只求大哥也赏赐自己一件东西，也好在说书时能镇住听众，引起大家的注意。朱元璋又是微微一笑，拿起一块小方木交给李铁嘴。李铁嘴连声说自己不愿意当官，不要惊堂木。朱元璋笑笑说，这不是惊堂木，是专供说书艺人用的，当听书的人想打瞌睡时，你用它在书案上重重一敲，人们马上就惊醒过来，因此就叫它“醒木”吧。

张大喷、王二憨、李铁嘴兄弟三人，各自捧着皇上亲封给自己的宝贝，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猜枚划拳，吆三喝四，闹腾得天翻地覆、忘乎所以。酒喝醉后，他们又不停地摆弄着各自的宝贝玩意儿，最后竟当着朱元璋的面敲打起来。他们手舞足蹈、又喊又唱，三种木头发出了“啪啪啪”“梆梆梆”“乓乓乓”的不同响声。

朱元璋看着穷兄弟们的高兴劲儿，心里感到非常好笑。他听着三种木料敲出的清脆响声，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也跟着手舞足蹈不停地乐着。乐过之后，他心里有一番感慨：自己略施“恩惠”，就换来三位弟兄的极大欢愉！看来这平民百姓的欲望真是太容易满足、太好打发了！他又想到一开始自己对二弟、三弟两位穷兄弟的态度，心里挺不是滋味儿。

朱元璋心里翻腾了一会儿，猛然醒悟：自己对李铁嘴的态度为什么就转变了呢？还不是因为他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会说听着入耳的好听话、奉承话？自己贵为天子、君临天下尚且喜欢听奉承话，更何况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他又想到当今朝中有多少满腹经纶、巧舌如簧的大臣，说起顺耳话、奉承话来，岂不是要比说书的李铁嘴强多少倍！以后自己君临天下、高高在上，还能听到能使大明王朝长治久安的真话么？

从此以后，朱元璋洗心革面、更弦易辙，把别人的奉承话当成耳旁风，喜欢倾听忠言直谏。他三十年励精图治，身体力行，终于成了一位大有作为的开国皇帝。

选自《乡土·野马渡》

沧海拾贝

写字不用桌

◇文/刘仰东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自小师从天津四大书家之一的严范孙，得其真传，真、草、隶、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袁克文写字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不用桌子，把纸悬空，由人拉住两端，他在上面挥毫，竟然笔笔有力，而纸无损。

他写小字也是如此，常常是仰卧在烟榻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凭空书写，并无歪斜走样之处。

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出版物等，纷纷慕名请他题签。某次，有个作者以其作品请袁题写封面，袁一挥而就。小说出版后，作者送给他一本。袁一览之下，顿觉懊悔，原来书中不乏大骂其父袁世凯的内容。袁自此谨慎行事，不敢轻易应酬了。

选自《淮安日报》



护主

◇文/黄平　图/段明

清朝光绪年间，石州城内有个姓田的大户人家。最近，田老爷新买了一处大院。

大院原来的主人姓张，本也是城里的大户，不想自从张老爷子过世后，张少爷没了管教，不到两年，就把祖业败得一干二净，最后连张家大院也卖了。

这天，交付大院的期限已到，田老爷安排家丁田七去接收。不多久，田七等人鼻青脸肿地回来了，田七召集了所有家丁，又持刀抡棒地出去了。管家见势头不对，赶紧向田老爷禀告。

田老爷知道田七好勇斗狠，怕出人命，赶紧带着管家跟了过去。

到了张家大院，里面正在打斗，田七等人围攻着一个彪形大汉。那汉子以一敌众，毫不畏惧，手中的木棒虎虎生风，把田七等人打得落花流水。另一边，张少爷和少奶奶吓得瑟瑟发抖。田老爷见状赶紧吼道："住手！"双方这才停下来。田老爷严肃地问："怎么回事？"

田七抢先说："老爷，我们来收院子，张家不仅不搬，这个保镖还动手打人！"

张少爷赶紧上前作揖道："不是我们不搬，实在是还没有找到栖身之处，请田老爷再宽限几天。"

田老爷"哼"了一声，说："既然如此，为何出手伤人？"

张少爷说："我们苦苦哀求，他们不仅不听，还调戏我家娘子，我家保镖鲁雄看不下去，这才与他们打起来。"

还有这事？田老爷瞅瞅田七，田七脸一红，申辩道："老爷，他们赖着不走，我这样做只是想让他们早点搬出去。"

田老爷明白了，张家逾期未搬，有错在先；田七调戏妇女，也是恶行；鲁雄忠

心护主，令人佩服。不过，此时最让田老爷好奇的还是鲁雄，他问鲁雄："张家的人不是都散了吗？你怎么还在这里？"

鲁雄说："其他人可以走，我不可以走。"

田老爷问："这是为何？"

"去年冬天我母亲得了重病，我向张家预支了一年的工钱，算起来我还要在张家待半年才能走。"

田老爷点点头，忽然说道："你预支的工钱我双倍还给张少爷，再宽限他七天时间。你到我田家做保镖，你看怎么样？"

鲁雄看了看田七等人，摇头说："我最看不得别人仗势欺人，你们田家我高攀不起！"

田老爷说："田七行为不端，回去我自会处罚。我田某人一向治家严谨，请鲁师傅不要误会。"

张少爷赶忙说："谢田老爷！鲁雄，我张家败落没法留你了，田老爷是好人，你就跟他吧！"

鲁雄想了想说："我有个条件，在你家只做保镖，不做打手！"

田老爷一口答应。

从张家出来，管家问田老爷为何对一个保镖如此上心。田老爷叹了一口气说："世道不平，人心不古，难得有如此忠勇之人，今后我家文儿就靠他啦！"

原来，田老爷虽家财万贯，可膝下只有一子，叫田文。身逢乱世，田老爷本希望田文学会一身本领保家卫业，所以请了不少武术师傅来教田文武功，可是田文自小体弱多病，根基不足，而且只喜欢舞文弄墨，那些武术师傅没待几天都纷纷摇头离去。既然田文不是习武的料，田老爷只好死了这条心。好在家里有钱，多找些保镖就是了。田老爷今天一见鲁雄，就相中了他。

几天后，鲁雄来到田家，田老爷也兑现承诺，让他做田文的贴身保镖，专门保护田文。

在田家，鲁雄是最清闲的。田文整天在书房练字画画，鲁雄无所事事，就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活动活动筋骨，过得优哉游哉的。

管家经常提醒田老爷："您这样厚待鲁雄，其他人都有意见。"

田老爷却说："对待有本事的人就应该这样，真正的高手，你对他越好，他就越忠心。"

一天深夜，田七正在院子里巡逻，发现老爷书房里有动静。刚把门打开，就见一个黑影从后窗逃了。田七一边追赶，一边高喊："有盗贼！快来抓贼！"其他家丁闻讯，纷纷起来抓贼。这时，盗贼逃到后院，往田文的卧房方向跑去。等跑到那里，看见鲁雄坐在田文门前。盗贼见鲁雄如铁塔一般，吓得立马拐弯从侧门跑了。田七带人追上来，问鲁雄盗贼去哪儿了，鲁雄一指方向，众人便追了过去，可迟了一步，盗贼已经翻墙逃走了。

盗贼虽没抓到，好在书房里那些值钱的字画古玩没被偷走。田老爷很高兴，交代管家每个人都有赏钱，包括鲁雄在内。管家迟疑地说："田七说那天晚上如果鲁雄追上去，那盗贼就跑不了。现在鲁雄也有赏钱，会不会不合适？"

田老爷却说："家丁护院，保镖护主。鲁雄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没有做错，应该奖赏。"

一晃几年过去，这些年石州城不太平，官府强取豪夺，土匪猖獗横行，田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田老爷决定变卖家产回老家，将家丁全部遣散，只留下鲁雄一人。

这天晚上，田家正在收拾行李，忽然四个贼人闯入田家，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手持钢刀，威逼田老爷

交出钱财。有鲁雄在，田老爷并不害怕，他警告贼人快快离开。一个贼人把钢刀架在田老爷脖子上，轻蔑地说：“我们麻山四虎还怕你一个糟老头子？快把钱交出来，否则杀了你全家！”

麻山四虎是江洋大盗，杀人如麻。田老爷听了大吃一惊，他回头看看鲁雄，谁知鲁雄竟躲到了田文身后，说：“老爷，钱财乃身外之物，您就把钱交出来吧！”

田老爷叹了一口气想：对方是刀尖舔血的亡命之徒，本来就敌众我寡没有胜算，更何况这些年鲁雄养尊处优，胆子早就没了。事已至此，只有破财消灾了。田老爷把装金银珠宝的盒子交出，贼人欣喜若狂，转身就走。这时，鲁雄突然说道：“各位好汉，田家还有钱！”

贼人闻言一齐转身，田文忽然双手抄起书桌上的几个铜毛笔套，左右开弓，笔套像箭头般射过去。那些贼人猝不及防，一个个胸口中“箭”，倒了下去。

鲁雄一个箭步上前检查，回头对田文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击必杀，切记切记！”然后又对田老爷说：“老爷，我去备车，先把这些尸体拉走……”

田老爷惊呆了。鲁雄走后，他问田文：“儿呀，你什么时候学会用暗器了？”

田文笑着说：“是鲁师傅教我的。他说田家待他不薄，就教我功夫作为回报。”

田老爷又惊又喜，问道：“你不是练不了武功吗？”

田文说：“鲁师傅说我体质差，练不得硬功夫，但我常年写字作画，腕力臂力眼力都不错，适合练暗器，就偷偷教我暗器功夫。”

田老爷又问道：“为什么鲁师傅自己不出手，却让你出手？”

“鲁师傅经常说，谁都不能保护我一辈子，必须自己历练，刚才他其实是暗中鼓励我出手……”

田老爷感慨道：“我真没看走眼！你好福气，遇上贵人啦！”

鲁雄回来后，田老爷含泪说：“鲁师傅，刚才我误会你了！”说完，他拉着田文向鲁雄跪下。鲁雄眼疾手快，一把扶住田家父子……

选自《故事会》

治懒

◇文/王吴军　图/段明

四爷原名张胜群，他是清朝康熙年间中牟县谢庄镇的名医，因为他在弟兄四个中排行老四，而且是受人敬重的名医，谢庄镇的人就都称呼他张四爷，时间长了，人们便都叫他四爷。

四爷在谢庄镇行医，悬壶济世，妙手回春，兢兢业业，认认真真，救活了很多人，闻名遐迩。但是，他有一个丝毫不能改动的规矩：在谢庄镇的城乡之内，他从不到富人家里去出诊看病。富人家若是有人生病，只有到他的“慕圣斋”里来，而对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他是有请必尽快前往。

这一天，四爷正在谢庄镇东面的西场村的王大春家给王大春的孩子看病，突然，门口来了一个面容憔悴

身子干瘦的年轻乞丐。王大春有点不耐烦地对年轻乞丐说：“你没看到俺家的孩子现在正有病吗？你赶快走吧，先去别家门口乞讨。”年轻乞丐默不作声地转身走了。四爷开好药方后，就问王大春：“刚才那个乞丐年纪轻轻的，咋成了讨饭的乞丐了呢？”王大春忙赔着笑脸说：“四爷，这个人是前王村的李三，才二十来岁。原先他的家里也是这里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家，他10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了，这个孩子成了孤儿，就靠卖家产为生。因为没有人管束，这李三长大后就成了整日游手好闲的混混儿。现在他家里只剩下二亩荒草一片的坟地了，那里长满了莎草，他也就在这十里八村沿街乞讨为生了。”四爷听了王大春的话后，沉吟了片刻，没有再说一句话。

半个月后，四爷坐着马车去西场村附近的前王村给王来顺的媳妇看病，王来顺的媳妇是个孕妇，身体不适，王来顺借了一辆马车去请四爷到家里给她看病。快到前王村的村头时，四爷突然又看到了一身破衣烂衫的李三。四爷让马车停下，然后迈腿从马车上下来，“李三，我看你现在已经有病在身了。”四爷大声对李三



说。李三听到有人说话，懒洋洋地歪过头来，一看是四爷，便冷冷地说：“原来是四爷，咱俩一向不打交道，你咋知道我有病？”四爷两眼望着李三，一言不发，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对视着。大约过去了半个时辰，李三的头慢慢地低了下来。这时，四爷又神色凝重地对李三说：“李三，我告诉你，你得了一种骨懒病，现在急需要一笔银子进行治疗。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爹生前有许多的金银都埋在了你们家那

二亩坟地里了，因为当初你年纪太小，你爹临终时嘱咐我等你长大后再让我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到你家那二亩坟地里去刨了。等你刨出了银子后，我再给你治病。我听说你家那二亩坟地里长的都是莎草，如果刨出了金银归你，如果刨出了莎草你就全部捡出来，莎草的根就是咱这里的人常说的莎草核儿，它是一种药，名叫香附子，你把它全都卖给我。现在，我先给你点钱，你回去买点柴米油盐，到王庄的王铁匠的铁匠铺里买一把好一点的抓钩，明儿个你就开始刨。”说完，四爷从衣兜里掏出了一把铜钱递给了李三。“四爷，你说的是真的？”李三问了这一句，接过钱就要走。四爷叫住了他：“李三，你慌啥哩，我还有几句话要对你说，第一句话是这事你一定要保密，第二句话是你一定不能让别人帮着你刨，第三句话是你刨出来的莎草核儿一定要收拾干净，不然我就不管你了。”四爷的话刚说完，李三就连连点头说：“四爷你放心，我一定照你说的办。”说完，他转身乐呵呵地跑走了。

当天，李三就用四爷给他的钱买了柴米油盐，又去王庄王铁匠的铁匠铺里买了一把刨地用的好抓钩。

到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李三就神神秘秘地来到了他家的那二亩坟地里，开始使劲儿地刨了起来。李三人虽然很年轻，可是，他多年没有干过农活，加上他整天吃不饱，身子干瘦，体质很弱，刨了没几下，他就累得直发喘。但是，为了能刨出来金银，就是再累，他李三还是愿意刨。

谢庄镇有一句古话：“八天练手臂，九天练出腿，十天练腰累不毁。”李三刨到第十天的时候，他不仅不再觉得累，而且觉得自己越刨越有劲儿，到第十一天中午的时候，他家的那二亩坟地就被他全部刨完了。除了一大堆的莎草核儿之外，连一点金银也没有见到。

第十二天的上午，李三就来到谢庄镇四爷家的大院里。见了四爷，李三一开口就问道：“四爷，我家的那二亩坟地我全刨完了，刨得还非常深，咋就没有刨出来一点金银呢？”“李三，那二亩坟地都是你一个人刨的？”四爷问。“四爷，全是我一个人刨的，可是，我只刨到了一大堆的莎草核儿。”李三非常失望地说。四爷听了，微笑着望着李三：“不会吧李三，明天我正好要到你们前王村去给一个人看病，明天我去看看。你先回去吧。”李三点点头，转身慢慢走了，他的双脚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有气无力地走出了四爷家大院。

这天上午，四爷来到前王村，他在李三家的坟地前，见到那二亩坟地真的全部刨完了，李三还在那里不停地刨着。四爷沉吟了一下，然后，他走到李三的面前，说：“李三，别刨了，金银早就被你刨出来了。”李三一看，是四爷来了，就放下了抓钩，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问：“四爷，你说的金银在哪里呢？”四爷弯腰拉起了李三，问：“现在你刨地还觉得累吗？”“不累。可是我没有见到一丁点的金银呀！”四爷笑了，他对李三说：“李三，你看，这一大堆的莎草核儿，你把它收拾好了卖给我，不就是现成的金银吗？这二亩这么好的土地，种上庄稼，等有了收成之后，不就是金银吗？你以前那么懒惰，不愿意劳动，现在你愿意劳动了，而且有了干劲儿，也不怕累了，这干劲儿不就是永远的金银吗？”李三突然明白了过来，点点头，微笑着对四爷说：“四爷，我明白了，现在我的骨懒病也好了！”

四爷望着眼前这二亩只等着平整和播种的土地，没有说话，只是频频点头。

选自《故事林》

真正的大盗

◇文/徐树建　图/黄胜



这段时间宜安城里一连发生好几起入室盗窃案，弄得人心惶惶。县衙捕快现场勘查后得出一个结论：盗贼是外地人。

捕快为什么下如此定论？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宜安是座古城，自古以来文人雅士辈出，民间有玩古玩字画的风气，即使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也对古物懂得一二。被盗的几户都是高墙大院、家藏宝货的人家，盗贼入室后盗走的全是金银财帛，古玩却分毫未动，显然不懂古物，故断定不是本地人。

盗贼既然是外地人，有人就想起一个奇怪的人。十多天前，城外河对岸来了一个骑大白马的胖大头陀，不知是哪儿的，就在看林人废弃的小屋里住下了。头陀怪异之处是他的力气之大和射箭之准。河这边的人经常见到河对岸的胖大头陀把一根硕大的镔铁禅杖耍得呼呼风响，那根禅杖只怕力小的人抱都抱不动，只看得人咋舌不已。而最令众人佩服的是，头陀射术相当高超，有一次他一箭射出，那箭“嗖”的一声射入百步外的树林中，众人心说他射了个空，不想头陀步入树林后捡出一只颈部中箭的小鸟来。

捕快翻来覆去再一想，明白了，头陀之所以这么高调，一是恐吓众人，二是告诉众人他这样有大本事的人是不会盗窃的。却不料聪明过了头，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管他是不是大盗，先抓来再说。

头陀此刻恰好在城里，众捕快当即来拿头陀，不用说个个小心翼翼的，头陀太厉害了。谁知头陀警觉得很，一见如此多的陌生人靠近，立即提起禅杖撒腿就跑，快得像兔子似的。

众人这下更确定无疑了：头陀就是大盗，不然无缘无故地跑啥？分明就是做贼心虚。当即呐喊着追赶，却又不敢上前，即便被那禅杖剐上一下也受不了。很快追到河边，众人心说，这下看你往哪里跑。

谁知就在这时奇事发生了：头陀竟在水

面上奔跑起来。这是传说中的轻功水上漂啊！众捕快全傻了，要是让他跑到对岸就追之不及了。

眼见着几个纵跃，头陀已跑过河，直奔大白马而去。捕快正急得不得了，就在这时发现对岸远远地过来一个担柴的樵夫，捕快叫道："打柴的，快拦住他，我们会重重赏你的！"随即火速找船。众人尽管知道此时找船已是迟了，可也得做做样子是不是？至于那樵夫根本拦不住头陀，大伙儿只是瞎咧咧罢了。

谁知那樵夫竟一把扔了柴火，抽出扁担喝道："头陀，捕快老爷让你留下哩。"

这边捕快一听笑坏了，他们只是随口一说，想不到樵夫当了真，再一看，认出来了，那樵夫头脑一向不太灵光，大伙儿都叫他二傻子。

那头陀正急奔，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即舞动禅杖喝道："打柴的，你没见过我的手段吗？快让开，不然一杖劈死你！"谁知二傻子瓮声瓮气地嚷道："我倒有心放你，可捕快老爷不让，捕快老爷还说抓住你重重有赏哩。"说着一扁担抡过来。见来势凶猛，情急之下头陀只得举起禅杖一挡，众捕快看得真切，心说二傻子完了，只听得"咔嚓"一声，再一看，二傻子动也不动，头陀的禅杖竟断了！

头陀一伸手摘下弓箭，叫道："我欲留你一命，谁知你偏要送死，让不让？"二傻子傻愣愣地说："不让！"头陀大怒："看箭！"众人大惊，这下这二傻子死定了。弓弦响处二傻子大叫起来，可并没有倒下，众人再一看，原来那一箭射到了二傻子的大腿上。那边二傻子狂怒了，怪叫着旋风般一扁担，"啪"的一声正砸在头陀的腰上，头陀"哎呀"一声跌倒在地，只怕腰都断了，再也没爬起来。

这边早有人找来了船，船夫忽然叫起来："我知道头陀是怎么轻功水上漂的了。"

众捕快听了定睛再一看，嘿，原来在水下打了好多木桩，河水浑浊，所以一时看不真切，幸得船夫靠近了才看清。

过了河后众捕快七手八脚捆好头陀，伸手再一拎禅杖，轻飘飘的，竟是木头做的。

众捕快既羞又怒，捕头喝问道："死囚囊，我且问你，木桩是怎么一回事？"头陀疼得直哼哼："是我夜里打下的。"

捕头问："你那高超箭术又是怎么回事？"

说话时众捕快已从小屋搜出盗窃来的金银，头陀至此无话可说，只是说道："只不过事先抓住一只小鸟，插上箭，再佯装射中而已。"

事情至此众捕快大喜，因为抓住大盗，回去可以邀功了。押着头陀耀武扬威地正要走，身后二傻子手舞足蹈地大叫起来："哈哈，是我一个人抓住了头陀，捕快老爷全被头陀吓住了，我才是大大的英雄。捕快老爷，我什么时候领赏去？"

众捕快闻言一惊，这个……这个要是传出去……

捕头眼一扫，见众捕快都在看着他，个个眼里一样的意思。捕头一点头，早有一个捕快上前，一脚踢翻二傻子，几个人随即一拥而上，一刀割下二傻子的舌头。二傻子疼得满地直滚，捕头喝道："此樵夫拦住头陀去路，被头陀割去了舌头，回头我们可得给人家请功……"

二傻子拼命大叫，满嘴鲜血、样子可怖，声音模糊不清，可众捕快听得出来的，二傻子喊的是："强盗、强盗，你们才是真正的强盗……"

选自《民间文学》2019.11

监控之外

◇文/梁易 图/山公



周晓的父亲前段日子中风了，半边瘫痪，话也说不利索。出院时，老爷子的主治医师给周晓推荐了一个叫赵大明的护工，说他体壮心细，照顾老人很有经验。这真是瞌睡人碰到枕头，周晓连连道谢。

第二天，赵大明就来报到了：他不到五十，身形高大，穿了一套蓝色的护工服。见了周晓也不问工资多少，撸起袖子就干活。他熟练地给周大伯喂饭、读报、按摩，耐心温和、细致入微。周晓非常满意，不过老觉得对方有些眼熟，忍不住问：“赵大哥，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医院遇见过？”

“不会吧？”赵大明说着呵呵一笑，“不过这挺好的，说明咱们投缘嘛。”

过了几天，周晓要去北方出差。

赵大明听说后有点意外：“周先生，你父亲的身体还没完全康复，你就要出远门啊？”

周晓无奈地说：“没办法，这个客户催了我好几次了，我实在推托不了。”顿了顿，他又说，“赵大哥，我不在的这几天，麻烦你照顾好我父亲。”

赵大明重重一点头：“别客气，老人交给我绝对没问题。”

一星期后，周晓回到家，远远就看到单元楼下停着一辆崭新的路虎，而赵大明正跟坐在驾驶位上的人说着什么。隔得有些远，周晓听不清两人的对话，只见那人满脸恭敬之色，而赵大明神态从容表情坚定，要不是穿着那一身护工服，周晓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

很快，路虎开走了，赵大明一转身，看到了站在路边的周晓，立刻换了一副谦恭的表情，笑着迎了过来：“呀，周先生，你回来了啊，周老伯很想你。”说

着，帮周晓提起行李就往楼上走。

周晓跟在后面问：“赵大哥，刚才跟你说话的是谁？”

“哦，一个朋友，刚好路过，顺便来看看我。”赵大明随口答道。周晓从对方脸上看出不愿细谈的表情，也就没继续问。

到了家，周晓推门就见父亲正坐在客厅里听广播。几天不见，老人气色还不错，就是额头上肿了一个包。周晓心里一惊，慌忙上前询问：“爸，你的头怎么受伤了？”

周老伯垂下头去，眼神有些闪躲，口中支支吾吾地说着：“没……没……没事。”

赵大明放下行李，赶紧解释：“对不起，周老伯做康复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器械了，都怪我不够仔细。”

周老伯听了，却摆摆手，接着冲赵大明竖起一个大拇指，并没有责怪的意思。

周晓觉得奇怪，嘴上没再追问，可心里更加疑惑了。这赵大明的身上似乎透着古怪。

第二天周晓去公司上班，看到秘书正在摆弄刚买的装了摄像头的玩具熊。原来秘书在训练五岁的女儿独立睡觉，但是又放心不下，于是就买了这么个“监视器”。

周晓心中一动，也下单买了一个。他把玩具熊放在客厅的酒架上，父亲除了睡觉、洗澡，就属在客厅待的时间长。他打算通过监控，好好留意一下赵大明。

周老伯坐在轮椅上，看着儿子又是调试，又是摆弄，张张嘴，欲言又止。

就这样，周晓一边上班，一边时不时地瞟一眼连接了摄像头的手机屏幕，心里踏实多了。

自从“监视”以来，周晓并没有看到赵大明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反而是他的各种细心周到，让自己这个亲儿子都自愧不如。感动之余，周晓对赵大明“监视”的频率也越来越低。

这些日子，路虎偶尔会出现在楼下。赵大明每次都会下去和那位朋友聊个十来分钟，至于聊什么，谁也不知道。

一段时间后，为了跟进外地的那个项目，周晓又得出差了。坐在火车上，他有点无聊，便掏出手机想看一眼父亲。打开屏幕，他发现玩具熊似乎被人移动过了，摄像头的角度没有对准父亲常坐的那个位子，只能拍摄到一半的画面。

就在这时，手机里的画面让他整个人都怒火中烧。原来，他看到赵大明和坐在轮椅上的周老伯推搡起来，两个人互不相让，轮椅晃来晃去，终于翻倒了，周老伯被压在了下面……

看到这里，周晓再也按捺不住，立刻打电话给秘书，全权委托她赶紧上门替自己去解雇赵大明，并请她暂时帮忙照顾周老伯。接着，他又给客户打电话道了歉，提前下了站，买了回程的火车票就往家赶。

半个小时后，秘书回了电话，说赵大明已经被她赶走了，周老伯胳膊肘擦破了一点皮，其他没有大碍。

刚挂了电话，当初给周晓介绍护工的顾医生也打电话来了，开口就问：“小周，赵大明告诉我，你突然把他辞退了，出什么事了吗？”

周晓强压怒火，道：“赵大明竟然还好意思跟你告状？他虐待我父亲！”

顾医生有些愕然：“不太可能吧。”

“我在监控里亲眼看到的！”越说，周晓的火就越往上冒，“顾医生，你怎么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啊？”

顾医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这才说道：“我不清楚你究竟看到了什么，但以我对赵大明的了解，他绝不会做出你所说的事情。”

周晓觉得奇怪，堂堂一个主治医师，有必要为一个护工做担保吗？这个赵大明究竟是何方神圣？顾医生好像猜透了他的心思，继续

说道：“这样吧，我把赵大明的地址发给你，希望你有空找他聊一聊，顺利解决这件事。”挂了电话后，周晓果然收到对方发来的一条短信。

不过他现在可没工夫找赵大明，下了火车，紧赶慢赶地跑回家，见秘书正在给父亲喂饭。

周晓接过饭碗，蹲在父亲的轮椅边，舀起一勺饭，充满歉意地说：“爸，都怪我事前没有考察仔细，让你受委屈了。来，吃饭吧。”

周老伯不安地看着儿子，歪斜的口中努力蹦出几个字：“大……大明……”

周晓点头：“是，我已经把赵大明辞退了，你放心，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了。”

谁知这话一出，周老伯更焦躁起来，自己用能动弹的左手重重拍打着轮椅的扶手：“他……他，好人！”

周晓愣住了，怎么父亲还在夸赵大明呢？

周老伯见儿子不吭声，突然一把掀翻了饭碗，饭菜稀里哗啦撒了一地。接下来，不管周晓怎么劝，他都不肯吃饭，非要儿子明天去把赵大明请回来。

周晓又是生气又是纳闷，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安置好父亲后，他就按照顾医生给的地址，去找赵大明了。

出租车转啊转，最后在一栋高档别墅前停了下来。这可是全市最早开发的别墅楼盘，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门口停着一辆车，正是那辆熟悉的路虎。

周晓满腹狐疑地按响了门铃。门开了，开门的不是别人，正是开路虎的司机。周晓说明来意，司机扭头就喊：“总经理，有人找你。”

一个穿着高档西服的男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正是赵大明。换了一身装扮的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器宇轩昂，气度不凡。周晓先是愣在那里，接着猛然醒悟，怪不得自己老觉得对方眼熟，这不就是上期财经杂志的封面人物——本市最成功的房地产商赵氏集团的老总嘛！

看着周晓目瞪口呆的样子，赵大明温和一笑，请他进屋，道：“顾医生说你可能会来找我，我一直在等你呢。”

待周晓在沙发上坐定后，赵大明解释起了前因后果。原来，他就是这个别墅区的开发商。当年工程进行到一半时，父亲得了重病，偏偏这个时候他又遇上资金链断裂的艰难局面，为了保住公司，只能天天在外面奔波，等终于把事情处理好，回到老家时，父亲已经咽气了。老爷子临死都在记挂他这个不肖子。赵大明的母亲悲痛欲绝，葬礼后没几天也跟着丈夫去了，到死都没有原谅儿子的薄情。这突然的变故让赵大明备受打击，他很长时间走不出自责的阴影，为此，他还去看了心理医生。在医生的开导下，他虽然慢慢好了起来，但心结一直存在。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他考了护理资格证，每年都会抽出一到两个月的时间，照顾一位重病老人。医生说，这是“移情治疗法”，通过照顾别的老人，来弥补当年他对父母的遗憾。他的心理医生，就是顾医生的妻子。

“你不怕这样做会影响公司生意？”周晓觉得诧异。

“感情和事业有时候是一道选择题。”赵大明叹了一口气，“我以前就是把公司看得太重要，总想着有了富足的物质条件后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却没想过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是承欢膝下。”

正说着，路虎司机给周晓端来了一杯茶：“总经理当护工的这段日子，为了兼顾生意，都会让我将公司的重要文件送给他审阅和签字。”

原来如此。

周晓恍然，接着又问：“昨天我在监控里看到你和我父亲在争执，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生让周老伯每天坚持做一定量的康复治疗，可他为了能尽快好起来，常常

在做完正常的训练后又背着我偷偷练，他身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昨天你看到的，应该是我在夺他手里的哑铃。你爸力气还真不小呢。”赵大明苦笑道。

原来，自从周老伯见儿子装了摄像头后，倒是安分了几天，昨天趁着儿子出差，他又动了心思。他本想把摄像头给关了，不过他坐在轮椅上够不着放在酒柜上的玩具熊，费了半天劲只是弄偏了一些。所以监控之外的真相，并没有被拍到。

周晓苦笑：“我爸也真是的，难道不知道过犹不及吗？”

赵大明倒是挺理解周老伯：“他就是想早点好起来，让你工作时没有后顾之忧。”

周晓黯然道：“我确实想减少工作量，好好照顾父亲。他这么大年纪了，我们父子的缘分还能有多少年呢。可是，我撒手不管的话，公司怎么办？我要对手下员工负责啊。”

“我当年也是这样的想法，可是，一个对父母都无法负责的人，又怎么能期望他对别人负责呢？”赵大明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老弟，你可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啊！”

离开赵大明的别墅时，阳光灿烂，温柔的春风徐徐而来，周晓感到心里一片敞亮。他知道自己已经做好了决定。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半碗鸡蛋汤



◇文/焱焱　图/周欣欣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水海利进了村子。村子里到处都是残砖断瓦，只有一家透出了昏暗的灯光。这是三间瓦房，房子比较破旧了，屋里住着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

水海利走进了院子，老妇人看着他，突然咆哮道：“你是不是又来劝我搬迁的？早就告诉你们了，就算天塌下来了，我也不会搬迁！”水海利忙笑着说，他是来借宿的。早就听闻这里风景优美，今天来了一看，果然如此。因为贪恋美景，来不及下山了，想来借宿一晚，可以出住宿费的。

老妇人忙说：“我姓田，屋里就我一个孤老婆子，你要是不嫌弃，就进来吧，什么钱不钱的。”水海利忙笑着说：“谢谢田婶！”就进了屋。屋里陈设简单，一看就是属于比较贫困的家庭。

田婶热情地说：“你坐一下，我去弄一点吃的。”在厨房里忙碌了一阵，田婶端出一钵子煎饼，略带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家里没什么吃的，只能将就一下。”水海利忙说不要紧，能填饱肚子就行。

咬了一口煎饼，油放少了，吃起来有点干涩，水海利勉强吞下，问道：“田婶，你刚才说到搬迁，是怎么回事？”

田婶讲，有一家旅游公司，准备将这里开发成旅游

区，他们这个村子需要搬迁。旅游公司给每户村民在乡镇上买了一套房，另外补助十万元钱，这个条件相当优厚，村民们都搬走了。但是田婶不愿意搬迁，她要等她的儿子回家。田婶的儿子小虎有一点痴呆，三年前吵嚷着要出去打工，田婶当然不同意，他就偷着走了，至今没有回家。田婶的意思是，她要是搬到乡镇去了，小虎回家怎么办？小虎痴痴呆呆的，只认得回家的路，要是回来发现村子不在了，岂不是又要跑出去了？

田婶讲的都是实情。田婶拒不搬迁，旅游公司方面曾经私下里将补偿款提高到二十万，但是田婶丝毫不动心，说是儿子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了儿子，钱再多有什么用？只要儿子一回家，她马上就搬迁。旅游公司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把电线掐断了，把水井堵了，把她的猪药死了，把鸡偷了，把菜园子的菜拔光了，甚至半夜里往她家的屋顶上扔石头，所有对付钉子户的烂招全部用完了，也无济于事。除了使暗招外，旅游公司还三天两头派人来游说田婶，这就是田婶一看见水海利，就以为他是旅游公司派来的原因。

水海利劝说道："田婶，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与其住着受罪，不如搬走吧。"

田婶说道："住在这里确实受罪，米吃完了，不敢下山去买，怕他们趁我不在家里，把房子拆了，只得天天吃煎饼，一天只吃一顿，连菜也没得吃的。但是我不会屈服，坚决不搬！"说话的时候，田婶的脸上透着一股倔强劲儿，让水海利相信，她是真的会坚持到底。

水海利想了想，小心地措辞，说道："这个，田婶啊，听说你的儿子，已经不在了。"田婶一惊，怒目瞪着水海利，问道："你胡说什么？"水海利不敢看田婶的表情，索性豁出去了，直截了当地说道："小虎已经死了两年多了。"田婶愣了好大一会儿，狐疑地看着水海利，问道："谁说的？"水海利轻声说："胡村长讲的。"

田婶快速起身，拿起老人机，颤抖着手拨通了胡村长的手机。胡村长住在十几里开外的村子里，面对田婶在电话里的追问，他小心翼翼地讲了实情。小虎走了不到三个月，胡村长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是收到外省公安厅的资料，小虎已经死了，让胡村长带着田婶去派出所一趟。胡村长担心田婶承受不了打击，就独自去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胡村长了解到，外省省城里遭遇百年难遇的大雨，城市被水淹没了。等到水退去后，市民们清理淤泥的时候，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小虎的尸体。因为尸体已经腐烂变形，就在当地火化了，安置在公墓里，然后根据小虎的身份证，联系到当地派出所。胡村长回来后，几次三番地开不了口，他知道小虎就是田婶的命，要是田婶知道儿子死了，估计就不会独活了。胡村长最终决定瞒着田婶和村民们，只要田婶还存在着希望，就会顽强地活下去。

田婶放下电话后，突然仰天大笑一声，接着就是蹲下来，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水海利难受地听着，虽然捅破实情会让田婶痛苦，但是这张纸早晚得捅破的，让田婶怀抱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希望渐渐老去，不是一件更残忍的事情吗？

半个小时过去了，在水海利的劝解下，田婶的哭声终于停了下来，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水海利吃着难以下咽的煎饼，对田婶说，想喝一碗鸡蛋汤。他这样讲，也是想让田婶分散一下注意力。田婶却说："鸡子都被偷走了，屋里哪有鸡蛋？我现在连儿子都没有了，真的是一无所有了。"她进到厨房里，给水海利端来一碗开水，水海利将就着吃了一些煎饼。

田婶端着豆油灯，把水海利带到卧室里，说是小虎的房间，让他今晚就在这里歇息。水海利端详着卧室，虽然破旧，但是收拾得很干净，床褥被子也是一尘不染，看来田婶是随时准备儿子回来的。

水海利躺在床上，纠结着自己把小虎的死讯告诉了田婶，是不是有点不应该？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忽然闻到一股鸡蛋的清香。厨房与卧室就一墙之隔，香味是从墙缝里飘进来的。水海利心里忽然有点气愤，这个田婶，找她要鸡蛋汤喝，她却说没有鸡蛋了，现在却自己偷偷地享用鸡蛋。看来失子之痛，并没有让她食欲不振。

过了一会儿，水海利口干舌燥，就披衣起来，就着手机的光亮，来到厨房里找水喝。田婶不在厨房里，厨房里点着豆油灯，锅里还有一些鸡蛋汤，看来是田婶喝剩下的。水海利拿着碗，盛了半碗鸡蛋汤，喝了起来。

忽然，人影一晃，一只手飞过来打翻了碗，田婶喘着粗气喝道："不许喝！"水海利抬头一看，只见田婶脸色煞白地瞪着他。他心里有点不快，说道："田婶，不就是半碗鸡蛋汤吗？我给钱！"田婶捂着肚子，冷笑着说："这个世界上，不是有钱就可以胡作非为的！"顿了顿，她呻吟着说："鸡蛋汤里下了老鼠药，你不能喝。"田婶就剩下这一个鸡蛋了，当她听说小虎死去的消息后，就打定主意在鸡蛋汤里下老鼠药自杀，所以就对水海利撒谎说没有鸡蛋了。

可是水海利已经喝完了半碗鸡蛋汤，难怪他觉得味道苦苦的怪怪的。他忽然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起来，又惊又怕，眼睛一翻，晕了过去。

等到水海利醒来时，已经是半夜里，正在医院里洗胃。胡村长告诉水海利，是田婶挣扎着打他的手机，他带着人开着车赶过去，将两人送到乡镇医院里抢救，幸亏抢救得及时，两人都脱离了危险。由于水海利喝得量少，时间短一些，所以病症就轻一些，醒过来快一些。目前，田婶还没有醒过来。水海利之所以晕了过去，医生说，主要是惊吓过度造成的。

水海利确实是惊吓过度，他年纪轻轻就子承父业，有钱有势，还有美好的生活等着他，就这么死了实在是不甘心。不过，他得感谢田婶遇事不惊，中毒比他早，还能坚持打电话求救。

天亮后，输完液的水海利精神好多了，这时手机响了，是公司的保安队长。队长说："水总，趁着田婶在医院里，我们现在派人去拆房吧。"水海利忙说："别，这事得和田婶商量，她不同意，谁也不许拆。另外，你们派人出差，把小虎的骨灰盒请回来。"

没错，水海利就是旅游公司的老总，对于田婶这个钉子户，他也很头疼。前几天，他找到胡村长想办法。水海利当场承诺，旅游区建成后，可以让胡村长参与管理，但是得尽快想办法让田婶搬走。胡村长感谢水海利的器重，就把小虎已经死去的消息讲了出来。水海利大喜，决定利用这一点做文章，让田婶死心，小虎不在了，田婶等下去就失去了意义，肯定会搬迁的。但是胡村长实在不忍心在这个时候讲出实情，水海利决定亲自出马，假装游客借宿，见机行事。让他想不到的是，田婶性子太烈了，说不活了就马上喝药自杀。

水海利来到田婶的病房里，田婶还在输着液，不过已经醒了。看见水海利进来，田婶开口说："水老板，鬼门关上走一遭，我也想通了，儿子不在了，我还是得活下去。等我一出院，你们就派人来拆房子吧。"水海利惊讶地问道："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谁告诉你的？"

田婶讲，她打电话给胡村长询问儿子的死讯的时候，胡村长心知肚明是水海利去了，就在电话里讲明了水海利的身份。

水海利更加惊讶了，他们旅游公司为了让田婶搬迁，使用了那么多卑鄙的手段，难道田婶就不记恨？她不是正好可以拉水海利一起死吗？为什么要硬撑着打电话求救？水海利问出了心中的疑虑。

田婶说道："水老板，我是一根筋的钉子户没错，但是我不是坏人！"

水海利的脸一下子红了，他知道他和田婶做人的差距在哪里了！

我的玛依拉

◇文/阿瑟穆·小七 图/段明



老努尔旦老了，却越老越像个小孩，而玛依拉正是把他当小孩子看待。“我的老婆子，今天能不能喝小麦粥？我不要再吃包尔萨克了，告诉你，我不是这么好打发的。”老努尔旦吃饭时，总会找出点事，引起玛依拉对他的关注。

“得啦，昨天才喝的小麦粥。为了给你换口味，太阳还在睡着呢，我就爬起来给你烤馕饼、熬奶茶。喂，努尔旦，就这么伺候你，你还嚷嚷！”他的妻子玛依拉要么这样回答他，要么就是根本不理他。“如果你总是在吃饭的时候挑刺儿，我可要离家出走了，你信不信？”她威胁他。老努尔旦才不怕这一招呢，他还会继续找出一些话题，边吃饭，边唠叨。

他心里知道，玛依拉不会离开他的。但让他担忧的是，他们其中一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么剩下的一人该如何度过剩下的每一天，每一个夜晚。

一天清晨，玛依拉没有醒来，那是突发性心脏病。因为她的心脏早就出了问题。老努尔旦瘫坐在土堆旁，看着人们将她埋进土里。“我的玛依拉啊，你怎么偏偏抢到我前头呢……”他喃喃自语，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的玛依拉真的永远离开了他。

孩子们要接老努尔旦过去一起住，他固执地摇头，说决不离开透着玛依拉气息的家，决不离开半步！

老努尔旦回到家里，从房前走到房后，然后走进毡房。到处冷冰冰的，空寂一片。到吃晚饭的时间了，他也不觉得饿。他推开孩子们端来的饭菜，习惯性地翻起柜子上的搪瓷盆子，看盆子下面扣着的一盘手抓饭。旁边的篮子里，还有几块玛依拉在的时候烤的馕饼。

老努尔旦没了胃口。他上了床，被单冷冰冰的，他缩在被子里，让自己沉浸在对妻子的思念中。叹了口气，翻过身去，他的手摩

挲到玛依拉曾经睡着的右侧……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第二天，昏昏沉沉，一夜未睡的老努尔旦试着爬起来。他坐在地毡上，发现玛依拉不在门边墙上挂着的小圆镜前，她的梳子还在那儿，还有她的黑底子蓝色羊角图案的披肩，还有那条不知道多少个年头的灰白头巾，她也舍不得扔。她也不在油漆剥落了一半的碗柜前，叮叮当当地往外取碗。当然了，她也没在门边，撩起门帘，探头进来，冲他喊叫："喂——老家伙，起床啦！"

或者在羊圈边？

在所有地方，羊圈是清晨里她最有可能去的地方——她要挤羊奶呀！他走出毡房，羊圈边除了两只母羊习惯性地等在那儿之外，什么也没有。

孩子们送来饭菜，他厌烦地挥挥手。

和前些天一样，他依然吃不下食物，睡不着觉，还固执地赶走了晚上过来陪伴他的孩子们。

玛依拉离开的第三天，天还没亮呢，老努尔旦已经爬了起来。他在草地上转悠了几圈，月光和摇动的树枝形成了玛依拉的身影，她就站在那里朝老努尔旦挥手。他高兴地跑过来，伤心地走过去，接着又充满希望，继而又失望悲伤。直到太阳从山边升起。

"努尔旦爷爷，您起得可真够早的啊！"乌兰骑马过来，礼貌地招呼老努尔旦。"你，别走，"老努尔旦摇摇晃晃跑过去，严肃地拦在马前，"我的玛依拉，她藏到草丛里了……我怎么也找不到，你能不能帮帮忙？"老人一脸认真，正儿八经地说道，目光却径直穿过乌兰，朝他身后看去。好像他身后还有一个人，被他挡住了。"这……您这是……"乌兰愣在那儿。"我的玛依拉，她就藏在那儿，让我找啊找啊……"老努尔旦指指眼睛看过去的草丛，大声说。"啊？玛依拉奶奶……"乌兰扭过头朝身后看了一眼，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他拽拽马缰，跑开了。可怜的努尔旦爷爷，是怎么了？我得赶紧叫来老人的孩子们。乌兰想。

努尔旦看到乌兰不肯帮忙，摇摇头，嘴里咕哝着，继续在草丛里搜寻。"我看到了！你在这里！"他突然跳起来，扑向一处草丛，边扒拉边喊，"快出来！快出来！我抓到你啦！"就这样，他边找边走，来到山脚下。

这时，远处有人呼喊他的名字——他的孩子们赶来了。

又是一阵风吹来。风势很猛，突如其来——不知是一股什么邪风，令老努尔旦的两条腿颤抖着哆嗦，他干缩到一起的瘦小身体，像是陈旧的钟摆，摇摇晃晃地有些走不动了。恍惚中，他看到，他真的看到了他的玛依拉就在他触手可及的前方，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激动地喊道："等——等——我！你不能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呀——"他焦虑而悲伤的声音响彻整个阿尔泰山谷。

"好啊！"玛依拉微笑着冲他点头，向他伸出手，"嗨！老家伙，还是让你找到了呀！"她温柔地看着他，"走吧，我们回家吧！"她轻声说。

"嗯！嗯！"他低声回应，频频点头，"呃，我的玛依拉，见到你，真是让我高兴啊！"他向前屈身，认真看那张脸，模糊，但很温暖。"嘘——"玛依拉把手指放在嘴前，冲他吹了一下，"来，老家伙，把手给我，让我牵着你的手。"

老努尔旦走向那只手。突然，一切悲伤消失了。他全身轻松，没有烦恼，没有哀伤。他看着心爱的玛依拉，幸福地笑了。中午时分，孩子们在山坡上找到了老努尔旦。他神色安详，仿佛很高兴与玛依拉再次相见。他的嘴角漾着一丝欣慰的微笑。

选自《海外文摘·文学版》

余姐出租车

◇文/翁志刚　图/段明



余丽琴是市恒达汽车出租公司的一名司机，由于单位不景气，公司转换机制要拍卖一部分半新的出租车，余丽琴的这辆车也被列入拍卖。一年前，丈夫所在工厂就倒闭了，如今一家四口的生活都得靠她这份工作来维持，眼下自己又面临下岗，余丽琴不敢往下想。静下心，她启动引擎把车开了出去。今天是她最后一趟出车了。

开车来到大街上，以往她多在这儿“专候”等待客人招呼。在余丽琴想来，今天若是运气好多有客人叫车，赚点钱也许下岗了还能缓解一时窘境。然而今天客人却偏偏像有意躲避她似的，出门一个多小时，居然没一位客人坐车。不得已，余丽琴只好开着车往前走。走着走着，车来到一条僻静的街口，这时，对面踉踉跄跄过来一个老人，他喘着粗气招呼：“出租车！出租车！……”

余丽琴心一热，停下车，说：“你要车？”

老人上来，声音急促：“出租车，楼上有位老太太跌倒在楼梯口，得赶紧送医院！”

余丽琴此时才明白老人原来是请她“帮忙”，可今天她生意还没开张，开车最怕遇上这类事，病人嘛，送了赔油费不说，弄不好还得为病人支付医药费。但余丽琴是个极富爱心的人，凡遇上这类事，总会伸出援手。面对老人的求助，余丽琴问：“老太太人在哪儿？”“跟我来！”老头领着余丽琴进了公寓。

在第7层楼道口，余丽琴看见受伤的老太太躺在血泊里。原来，老太太一早外出做健身操，体力消耗过大，回家爬了几层楼腿一颤打了个趔趄栽了下去，同去锻炼的老人看到后赶紧上街求助。看到这些，余丽琴没有二话，背起老太太就下了楼。

余丽琴将老太太扶进车，直奔医院。由于走得匆忙，求助的老人没带上，这下可坏

了，余丽琴还得留在医院照料老太太，直至她安全脱险。经这么一番折腾，余丽琴耽搁了大半天的活不说，临走前还将自己的车号给了医院做抵押。

出了医院，余丽琴驾车来到机场。她希望此行运气好，多揽几位顾客以弥补在医院耽搁的损失。不料她还是来迟了，机场已停满候客的车，刚下飞机的旅客多被那些停在黄金地段的出租车接走。余丽琴扑了个冷场，可就在这时，机场边上有个瘸腿的残疾人招呼："出租车！"残疾人身边有几辆没载客的出租车，只是这些出租车司机根本就不搭理他。为何？那位残疾人一眼看去像个乡下的民工，且又带着大袋小包。而余丽琴却没得选择，把车开了过去。

残疾人拎起大袋小包上了车。

"上哪儿？""复兴路馨园公寓！"

馨园公寓在哪儿？正是余丽琴上午拐进的那条僻静的街道。这的确不是桩好生意，返回还得跑一大段空路，那些不愿载客的出租车的确没看错！而余丽琴却认了。余丽琴想，既然今天生意不好做，不妨利用这上最后一天班的时间多奉献一份爱心。

然而残疾人上车后，却惊呼道："你车上怎么有血？"

听他这么一喊，余丽琴意识到自己急于出门拉活忘了清洗车座，忙抱歉道："对不起！刚才送一位受伤的老太太上医院，车还没来得及清洗。"残疾人听完这番解释才释疑。

没多大工夫，车来到馨园公寓，就是老太太摔伤的这幢楼。

"你住几楼？""8楼！""来，我帮你拿两个。"说完，余丽琴拎起两个袋子"咚咚"地上了楼。此时楼梯口的血已被人清扫干净，而那位求助于她的老人，当初由于行动迟缓出租车没来得及等他，这会儿出门打听老太太住哪家医院去了。余丽琴到8楼，放下手中的袋子欲转身离去，这时残疾人喊住她："喂，车钱！"说着递来一张百元大钞。余丽琴接过钱欲找余额，残疾人说话了："遇上你这么一位好司机真是难得，剩余的钱权当小费。"余丽琴说："那哪儿成，我这也是在顺手做生意！"而后付清余额下楼去了。

不过余丽琴今天运气实在不好，整整一天她就接了这么两桩活。没生意那就算了，下班时间也到了，余丽琴便开始清理自己的车，这车明天一早就易主，总不能让它带着血迹去见它的新主人。只是余丽琴不清理车子不要紧，她钻进车后发现车内居然躺着一只不起眼的化肥编织袋。余丽琴打开一看，天哪，编织袋里装着一沓沓百元大钞！看到这些，余丽琴心跳加速，这钱是谁的？余丽琴今天只送了两位客人，一位是老太太，一位则是那位残疾人。他们同住一所公寓！但余丽琴推断，这钱不大可能是老太太的，因为她背老太太时对方没有随身物品，这钱很可能是那位残疾人的。可余丽琴又觉得这事不大对头，你想一个农民打扮的残疾人，哪像是个拥有百万现钞的富豪？然而这钱不是他的又会是谁的？这钱要不要给人送回去？余丽琴心里冒出个奇怪的想法，因为明天自己就要下岗了，这样即使她不把钱全留下，只要从中取出一沓也足够她去做些小买卖来维持四口之家的基本生活。然而余丽琴还是很快为自己怎么会冒出这么个卑鄙的想法而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为什么？她认为自己是个好手好脚的正常人，怎能去窃取一个残疾人的钱！想到这儿，余丽琴将袋口扎好，启动了车子。可等她赶到馨园公寓，又扑了个空，残疾人不在家。

余丽琴守在人家门口等呀等，直到深夜也不见人回屋。余丽琴想，是不是对方发现自己遗失巨款，在急着寻找乘坐的出租车？余丽琴决定回单位看看，然而就在这时迎面遇上一个人，正是乘坐她出租车的那个残疾

人！余丽琴通过询问，证实袋子是他的。余丽琴把巨款还给了人家。残疾人呢，面对失而复得的巨款，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至此，余丽琴如释重负。时间已不早，该回去休息了，明天她还要去拍卖会上看看自己那辆心爱的出租车究竟花落谁家。可余丽琴刚要下楼，残疾人喊住她，说："喂，等等，你车号是不是赣E88XXX？"

余丽琴笑了笑。她知道，大多她曾经帮助过的人均以赠送锦旗的方式以示嘉奖，而自己明天就要下岗，就当在岗时做了件拾金不昧的事。

当然话又说回来，残疾人为啥对余丽琴的出租车感兴趣？真出于感谢吗？恐怕还不止这些。为啥？因为残疾人对她车垫上的血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方是从哪儿了解到余丽琴出租车车号的？尽管余丽琴给他打的车单上有，不过却没有引起对方的注意，相反让他脑海里牢牢记住赣E88XXX这个车号的是那位摔伤的老太太！当初余丽琴把老太太送进医院，就曾以自己的车号及身份向医院做了担保。没想到老太太正是残疾人的母亲！原来残疾人不但是个富豪更是个孝子，此前他在台湾是家连锁店的董事长，但由于老母不愿离开故土跟随他，于是他卖了公司的股份回乡欲再创业。此行他身携巨款，为了避免被歹人盯上，假装自己是乡下的民工，将巨款装进一只编织袋里。可就是这个装扮竟遭那些出租车拒载，幸亏遇上余丽琴。残疾人回到家，急匆匆要见母亲，邻居告诉他，说他母亲摔伤送进了医院。听到这些，做儿子的岂能不急，于是没来得及清点行李便匆匆赶去医院，直到看见母亲已无大碍才放心。而起关键作用的出租车司机因此也深深打动了他。

转眼第二天，这天，余丽琴起了个大早赶往公司汽车拍卖会会场。会场挤满了人，余丽琴站在会场一角，她要看看自己的车接下来的去向，毕竟赣E88XXX这辆车跟随了她多年，她还真有点舍不得。

拍卖如期举行，一辆辆车都有了它的新主人。

这时，台上主持人又一声吆喝："赣E88XXX，起价4万元！"听着这么一声吆喝，余丽琴的心蹿到了嗓子眼，眼下只要主持人一声槌响它便易主，而自己也将随之失去工作。

"4万5！""5万！""5万5！"人们争相竞价，此起彼伏。最后直到一个人把车价抬到8万元，会场才没人与之竞争。主持人于是数一、二，举槌欲敲……

"9万！"这时突然又有人报价。

大家回过头一看，见一位老人踉踉跄跄地闯进会场，都吃惊不小。

闯进会场的不是别人，正是余丽琴送往医院的老太太！

老太太竞拍这辆出租车干啥？原来，今天一早听她儿子说还没找到那辆出租车，便照女司机在医院里留下的车号给汽车出租公司打了个电话。我的妈呀，对方说他们公司有这辆车，只是眼下就要被拍卖，听到这些，老太太坐不住了，她骗过监护的护士，由儿子领着赶到拍卖会现场，并在关键一刹那买下了这辆出租车。

"成交！"台上主持人一锤定音。

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她买下这辆车只是为了不让它原来的主人下岗，让余丽琴继续开这辆车。老太太具备这个实力，她儿子这会儿就站在她身边。此前儿子不是说要回来创业吗？就叫他开个出租车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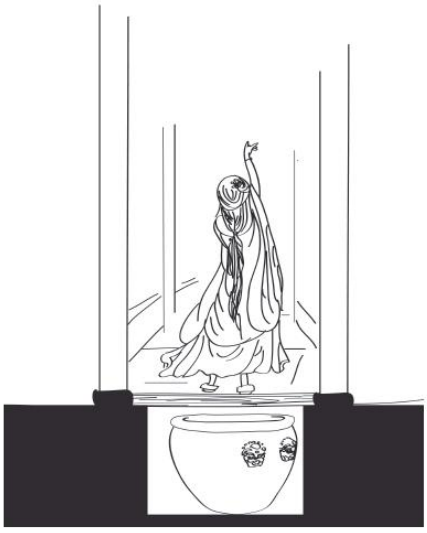
残疾人呢，不仅听母亲的，而且还为母亲出了个主意，要在余丽琴这辆出租车的挡风玻璃前竖块"中国好人出租车"的牌子。

老太太一听儿子这个主意，乐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儿。

选自《故事林》

一舞亡一国

◇文/陈曼青　图/周欣欣



春秋战国时吴越交战，越国败亡，越大夫范蠡用美人计，送美女西施去吴国，途经一个小村，但见这里绿荫庇屋，静谧安宁，村中流淌着一条丁字形的河流，在三岔交汇处，河面开阔，河水清澈见底。西施不由看呆了，她脱下鞋袜，跑下河埠，坐在石头上洗起美足，不知不觉，双足在水中交替和着音律拍击起水面，跟着鸟儿唱起歌来。突然，西施心中一动，一个绝妙的灵感在她脑中诞生……

一行人来到吴国，吴王夫差一下被西施的美貌吸引住了，为了讨西施欢心，看西施常怀念家乡，就专为她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馆娃宫。这馆娃宫内除了铜勾玉槛，珠玉点翠，楼阁玲珑，金碧辉煌，更有水声潺潺……

一次，西施对夫差说，因感念大王恩典，想给大王一个惊喜。夫差非常高兴，西施就让夫差在御花园的一条长廊中，把廊下挖空，放进大缸，插上木板。夫差不知何故，但还是照美人要求做了。

这天，当西施出现在这条长廊中时，夫差一下惊呆了：但见西施身穿粉色长裙，头上钗摇玉动，裙摆上挂着几个小铃铛，赤裸的美足上穿着一双木屐，在夫差面前跳起舞来，随着婀娜优美的舞姿，西施的木屐踏在下置水缸的木板上，长廊中顿时发出“铮铮嗒嗒”和“叮叮当当”的美妙乐响。从此夫差被这种舞蹈迷住而不思朝政，每天都要看西施跳“响屐舞”。而这条走廊，就叫“响屐廊”。

“响屐舞”直跳到吴国灭亡，夫差自尽，范蠡带西施回归祖国。随后，范蠡又急流勇退，带着相爱的西施在江南寻找美景宝地隐匿。这天，他们夫妻俩来到几年前范蠡送西施去吴时曾路过的小村。再次见到那条丁字形河，西施不由感慨万千，范蠡知道她喜欢这里，就决定在这儿定居下来。

这时，西施发现河湾不远处多了一个土墩，上面芦苇丛生，鸟鸣雀跃，不由惊奇，她记得上次来时并未见此墩呀。乡人解释说，土墩是她当时洗脚时被水冲走的一只鞋子变的。西施听了不觉莞尔。原来，那天她拍水唱歌时唱得忘形，一个浪花打过来冲走了她的绣花鞋都浑然不知，直到绣花鞋荡到河心才发现，可已经迟了。

范蠡是个才华横溢的多面手，在乡村时间长了自然感到无聊，就常去不远处的濮院闲逛，尽管那时濮院只是个不大的草市，比乡村显然热闹多了，再加上当时此地丝绸业已有一定影响，就萌生在濮院开办绸缎庄的想法。回家与西施一说．两人心意相通，就这样他们来到濮院，范蠡做绸缎生意，而西施用在吴宫学到的苏绣展示技艺，由此还教会一批绣花姑娘。两人在濮院名声大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直到越王探知消息，派人来杀，两人才悄然离去。

西施与范蠡曾隐居的那个小村就叫蠡湖村（现在更名为红星村）。她洗足的这条河的三岔口，叫汰脚湾，在濮院则留下了“西子妆楼”（范蠡和西施居住过的小楼）、楼下的石桥叫“妆桥”、桥下的小河叫“胭脂汇”（她倾倒洗脸水的河）。

选自《山海经》

月牙湖猪婆龙

◇文/王人天　图/段明



很久很久以前，宣威原来是海，之所以成为陆地，是一位老先人向龙王家借来的，当时说定：“石狮子长角、眼睛红的时候还。”自那以后，人们就一辈辈地传下遗训，若发现石狮子长角、眼睛红，陆地就下沉变海。

数百年后，在宣威坝子中的村子里住着一家人，老两口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孙子过活，生活虽然清苦，但也还算幸福。每天，爷爷总是叫孙子去看学校门口的石狮子。因为爷爷在梦里见到龙王来跟他说：“赶快搬迁，所借海子（南方管宽广的坝子或湖泊叫海子）到时间还了。”爷爷说：“能不能慢些还啊？”龙王说：“不能。”爷爷又说：“那么具体什么时间？”龙王说：“交代的事件应验时。”醒来后，爷爷越想越害怕，担心陆地下沉，便命孙子每天前往学校门口察望石狮。孙子每天都往学校跑，跑了很多天，都没见到石狮子的眼睛红，有些厌烦，于是就调皮起来，认为是无稽之谈，便想哄哄爷爷。他去找了两只牛角绑在石狮子的头上，又找来一瓶红墨水涂在石狮子的眼睛上，然后跑回家告诉爷爷说石狮子的眼睛红了。爷爷听到后，大为震惊，慌忙跑去学校前察看，果然石狮子眼睛直朝下流血，于是，不敢大意，慌忙跑回家带着老伴和孙子逃命。

孙子知道是自己用红墨水涂的，不愿意走。爷爷说，赶忙走，要不来不及了，命他通知村里人逃命。村里人有的相信，匆匆收

拾一点行李跟着就跑，有的却不相信，依然守在原地。说话间，突然听到一阵怪吼，天上电闪雷鸣，孙子这时才害怕起来，慌忙跟着爷爷逃命。家里也没啥值钱的，只有一头老母猪，爷爷便用一根稻草绳拴了拉着，他们一边跑一边看，只见后面洪水泛滥，陆地一块块地朝下沉，他们跑到哪里，海水就跟着他们淹到哪里。一直跑啊跑，最后，跑不动了，他们只得停到一块石头上坐着歇气，说也奇怪，他们坐着歇气，海水到了面前，也就停了，不再向前。就在这时，那老母猪一骨碌滚进了水里，爷爷正要去拉，猪却向深水里游去，瞬间头上长出角来，身上发出亮光，嘴里喷出一串水珠。这是整个家产，猪没了，爷爷非常心痛。就在这时，猪突然说起了人话，说它是海里的猪婆龙，感谢一家的喂养之恩，水就淹到此为止，叫乡亲们在这里安家落户生活，不要再跑了。说着，老母猪沉入了水底。

此后，被淹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湖泊，就是数千年来美丽的月牙湖，亦叫金月湖。

人们在月牙湖边住了下来，打鱼种菜，生活渐渐地富裕起来。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一天，几个人在湖里打鱼，撒下的网非常沉重，待拖上来时，却发现网上带着一根金索子，这金索子非常像稻草绳。打鱼哥哥非常高兴，认为发大财了，拼命地往船里拉金索子，他不知道金索子有多长，总想拉拉看。就在这时，一只小绿雀飞来停在船的桅杆上，高声叫着："打鱼哥哥心莫厚，得一扣来宰一扣。"叫了好一会儿，可是这位打鱼大哥心里只有发财梦，哪里听得进去。金索子已经装了半船，他依然不停地拉，就在这时，海水突然波浪大起，金索子哗啦啦朝水里挣去，一下子，船被拽翻了。后来人们说，那金索子是拴老母猪的稻草绳变的，打鱼哥哥太贪心，他拉金索子拉得太长，牵动了睡在湖底的猪婆龙，猪婆龙一翚，便将船拽翻了，那小绿雀是天上的太白金星变化了来点化人的，可惜打鱼哥哥不醒悟，白白地丧了性命。如今，人们尚用那句"打鱼哥哥心莫厚，得一扣来宰一扣"的俗谚教育人不要贪心。

选自《曲靖日报》

乡约"吃了吗"

沧海拾贝

北宋《吕氏乡约》规定："凡往见人，入门必问主人食否……度无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则少俟。"

也就是说，不管到谁家去，进门先要问人家吃了没有；如果即将开饭，那就等人家吃完了再进去。否则人家吃着饭，你在旁边瞧，会有蹭白食的嫌疑。《吕氏乡约》是中国第一本乡约，恐怕也是第一本规定"吃了吗"的历史典籍。这本乡约后来成了其他乡约的范本。明朝人黄佐制定《泰泉乡礼》，几乎全按《吕氏乡约》复制，里面自然也有那条规定："凡往见，将入门，必问主人食否。"

到了清朝，"吃了吗"已经流行全国，从乡约的规定变成了熟悉的习惯。

选自《奇闻怪事》

诱人的金沙

◇文/李晓峰　图/段明



开荒占草的时候，碾子沟里先后搬来了几户人家，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他们没有农具，就刀耕火种；没有房子，就搭地窨子。这都不算啥，唯独在粮食收下来的时候，人们却添了一股愁肠：还没有碾子没有磨呢！总不能带皮吃吧？有的人被逼无奈，只得用石杵捣米，用鞋底搓，煮出来的饭呀，直扎嘴。

财主刘大晃见此情景，心里暗暗欢喜。他家有一盘碾子，他开起了碾房，碾一斗米得交一升。尽管加工费高得惊人，乡亲们也忍痛去碾。就这样，只一年的工夫，刘大晃就白白赚了两仓粮食。

碾房的长工叫“站住”，他一边推着碾子一边想：早晚有一天要让这些穷哥们儿使上自己的碾子，心里暗骂刘大晃狠毒。这天，“站住”推着推着推不动了，坐在一边抽着烟，想着心事。这时刘大晃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他见“站住”坐在那里，牛眼珠子一瞪：“你别偷懒，快干！”上去一脚，踢在“站住”胸口处，“站住”顿时昏了过去。乡亲们闻讯赶来，七手八脚把“站住”抬了出去。这下可犯了众怒，乡亲们约定好，谁也不到刘家碾米了。

“站住”爷爷老李头看见乡亲们请医的请医，送药的送药，又把孙子给救了过来，感动得老泪横流，他颤抖地向众乡亲作了个揖：“别看我年过八十，耳聋眼花，可我早年当过石匠，我一定要给众乡亲凿一盘好碾子。”说罢领几个小伙子上山选石料去了。

他们满山地转呀转，九个山包都跑遍了，也没挑上一块像样的石头，全是风化石。李石匠失望地回到家中，闷闷不乐地抱起了石杵。

财主刘大晃听到这信儿，假惺惺地提了两包点心，来到“站住”家，阴阳

怪气地说：“上回是我失了手，打了‘站住’，以后我再也不打长工了，希望大伙儿还用我的碾子吧。”乡亲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都咬住嘴唇不吭声。“站住”挣扎着起身：“俺们就是带皮吃，也不用你刘大爷的碾子啦！”

从此以后，刘大晃的碾房布满了蜘蛛网，再也挣不到昧心钱了。

转眼来到了十五，银亮亮的月光洒满大地，“咚咚咚，嘟嘟嘟”，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坐在月光下，埋头捣米。忽然好似一条金线折了一样，一条火花划破夜空。“站住”大喊了一声：“星星！快看，星星！”话音还没落，人们只觉大地一颤，“轰”的一声巨响，一块大石头从天而降，砸在不远的山坡上，砸进土里半截子。乡亲们一拥而上，围住了这块大石头，详察细看。

“快看，这儿还有字哪。”李石匠惊叫起来，只见在平板石面上镌刻着二八一十六个大字：“民间无碾，上苍有灵，落此宝石，石碾可成。”

刘大晃听到这桩怪事，也顾不得摇摇晃晃，三步并作两步，分开众人，两手搂住石头：“这是我家的！”好像捡了个金元宝。

“怎么，山是你的，天上掉下一块石头也是你的？”大家七嘴八舌地嚷着。“落在我的地上，就是我的。”刘大晃耍开了无赖。

乡亲们哈哈大笑起来：“刘大爷你来看，这上面有字，你敢违背天意？”刘大晃伸长脖子一看，顿时像一瓢凉水浇下来，只见大石上仍是十六个字，不过意思变了：“施福民间，万民所用，心怀叵测，五雷轰顶。”哎，这偈语还会变，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李石匠要凿石碾了，这石头真硬呀。凿一下，一串火星；凿两下，两条白沟。不知凿秃了多少把凿子，整整凿了七七四十九天，到底凿成了。一头是十六个字的天偈，一头是太阳和月亮。

真怪，偌大个碾子，少说也有千斤重，可是用起来，根本不用驴马拉，也不用推，只要把粮食一放到碾盘上，就会有一阵阵微风徐徐刮来，碾子就轻轻地转了起来。糠、皮被风儿吹掉，露出白刷刷、金灿灿的米粒。放进锅里煮上，香味便四下飘散。

人人都欢喜，可差点儿没气破刘大晃的肚皮。他不敢霸占神碾，他怕五雷轰顶。有一天，他摇摇晃晃来到碾子房，“站住”在看碾谷子，啊？怎么回事，碾子上全是金沙子，明明倒上去的是谷子嘛！莫不是眼花了？他揉了揉眼，抓起了一把又仔细看看，真是金沙呀，黄澄澄直耀眼。

“小‘站住’，这金沙给我一把吧？”

“哎？那可不行，我娘还等我回去煮饭呢。”

刘大晃咽了一口唾沫，两手搓了搓，眼睛都直了。

“哎，小‘站住’啊，这么着吧，我用一斗谷子换一把小米行不行？”“站住”点点头，刘大晃跟头把式回了家，叫长工扛来一布袋谷子倒在小“站住”的布袋里，抓起了一把金沙又觉得不够本，用两手捧了一把，哎呀！这把金沙能买多少谷子呀！刘大晃乐蒙了头，叫管家贴了告示：凡是在神碾碾的米，一把都可以和他换一斗米。很快地刘大晃开碾房赚下的两仓粮食又回到乡亲们手中，刘大晃换回了半袋金沙、半袋银沙。

刘大晃发财了，他兴冲冲地背上金子和银子来到街上，想要买下五间房、三套车马和一块地，待讲好了价钱，他抓出一把金沙。咦，这哪是金沙，这不是黄土粒子嘛！刘大晃傻了眼，天在旋，地在转。天哪，这是咋的啦！

刘大晃趔趔趄趄回到家，到碾盘上一看，这哪是什么金子、银子，全都是五谷杂粮么？刘大晃一头栽在炕上，一病不起。

选自《民间故事》2019.11

审判厅前母伸冤

◇文/东方明　图/段明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少北洋官僚入阁。之后一年多内的政治形势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全国政党林立、舆论活跃，表现出难得的资产阶级民主气氛。这种情势下，中央政府的一些高官大佬纷纷出京下访，巡察社会，了解民情。

老妇喊冤

1912年6月6日，大理院院长许世英带着一个由刑事、民事推事等七名公职人员以及警卫组成的小组，离京前往江南巡察下访。6月9日，许世英一行抵达上海。当晚，沪军都督陈其美在都督衙门设宴为许院长接风洗尘。席间，陈其美把上海地方审判厅（即地方法院）厅长黄庆澜介绍给许世英。

这样，之后几天许世英就跟黄庆澜联系，听取汇报、抽查民事和刑事案卷。那日，许世英在审判厅和黄庆澜喝茶聊天时，忽然听见大门口有人喊冤，喊冤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姓戚，住浦东戚家浜，二十岁丧夫，守寡至今，有一遗腹子名史远，由于家贫，至今未曾娶得妻室。史远性格豪爽，喜欢饮酒，酒后性躁，常与人发生争吵，但鲜有动手的。可是，去年中秋节，



史远和几个朋友去南市聚餐贺节。席间，不知怎的跟人发生了争吵，动起手来，混乱中，史远抄起桌上削水果的刀子捅了对方一个名叫刁继根的，这下，大伙儿都停了手，急忙把人往医院抬，凑了些钱住院做了手术。当时，也没惊动警察。

次日下午，忽然来了两个警察，把史远逮走了，说被他捅的那人已经死了。没几天，就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上海也是暗流涌动，官府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审案子？不久，上海光复，处于政权更替阶段，该案自是又搁置。如此，一直到三天前，戚氏忽然得到消息：儿子已经被官府判了死刑！

一百银圆

戚氏还没从六神无主中摆脱出来，家里就接二连三来了几拨人，第一拨是两个她从未见过面的陌生男子，自称是史远的结义兄弟，听说他被判了死刑，特来表示慰问，说着还留下一百银圆告辞了。接着登门的那些人，戚氏倒都是见过面，有的还很熟的。其中有一个说起一桩蹊跷事：听说被史远捅了一刀的那个刁继根没有死，有人曾在事后看到过他呢！戚氏听着，就觉得儿子冤枉，杀人抵命，那姓刁的没有死，怎么也要抵命呢？于是，她就请人写了一份状子前来告状了。

当下，许世英就感到这个案子似乎蹊跷，问黄庆澜是否听说过该案？黄庆澜否认，然后当即命人把此案的裁判文书找来。裁判文书上表明，史远一共犯了三条人命，其中一条是刁继根，另两条是一对姓郁的父子，作案时间是中秋节前一天，作案目的是“入室劫财”。可是，那一百银圆又是怎么回事呢？精晓刑事审判种种手法的许世英马上想到了“斩白鸭”——就是替人顶罪。

内鬼现形

当天下午，七人调查组开始工作了：查阅卷宗，找判决依据。果然，在调查组翻阅卷宗时发现了端倪：卷宗中巡警局的预审笔录墨迹完全一致，似有一气呵成之嫌。从笔录中注明的讯问日期来看，应该是在两个多月里的四次讯问中完成这些笔录的。如果确实是在不同日期的讯问中记下的人犯供词，那么笔录墨迹所显示出的颜色应该是不同的。因此，可以怀疑这些笔录是在同一天一口气写成的，这显然存在故意造假之嫌，做手脚的肯定是巡警局负责调查该案的承办警官。

调查组到刁继根入住的医院调查，据医护人员回忆，刁入院后的次日下午，就有一个狭长脸男子带着礼物前来探视，见伤员住在四人病房，马上掏钱让转移到单人病房。然后，关上房门在里面不知跟伤员谈了些什么。第三日上午，那人又来过一次。然后，当天晚上伤员就失踪了。而这个“狭长脸”，让调查组马上想起承办该案的两个警官之一的周富才，经护士指认，那个去医院探望伤员的就是周富才。

周富才被捕后，如实交代了案情：郁氏父子因赵氏与青帮小头目彭莘争风吃醋，双方扭打之下，郁氏父子被彭刺死。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员正是康四海、周富才，这二人也是青帮中人，郁氏父子被刺次日又恰好发生了史远伤人的案子，于是三人合谋设计让史远顶罪画押。最后，这起案件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彭莘、康四海、周富才、刁继根四人分别被判处死刑和十二年、十年、三年有期徒刑。

选自《检察风云》

西安事变前的最后时刻

◇文/王爱飞　图/段明



1936年12月10日，为西安市青年学生抗日游行请愿之事，张学良被召到华清池，肃听蒋介石的训斥：“昨天学生闹事，你为什么不用机枪扫射他们？”

“我的机枪是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学生的。”张学良回答得很冷静。

蒋介石一听，顿时火冒三丈。“那‘九一八’的时候，日本人到了你眼皮底下，你为什么不打？”

此语一出，张学良腾地站起，额上青筋鼓胀。“我怎么打？你不是三令五申对日本人不许随意开战吗？”面对张学良的怒吼，蒋介石无言以对。

蒋介石此时当然明白张学良此话的分量！他的目光避向一旁，但“少帅”炸雷般的吼声，仍刺激得他心惊肉跳。“打内战，打内战！优秀的将才一个个战死沙场。再这样下去，你这个委员长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

蒋介石脸色骤变，手指张学良训斥道：“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诬蔑我！你这是犯上作乱！”谈话自然无法进行下去。这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赶来拉开了张学良，才没有使这次争执愈演愈烈。望着张学良气呼呼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嘘叹。他对这位副司令的感觉，恰如这位副司令对他的感觉一样，已经完全绝望。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那个计划，看来是势在必行了：既然张学良、杨虎城不愿“剿共”，那就干脆换驻嫡系的中央军，把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至安徽，远离“剿共”前线。

在调动之前，蒋介石颇为踌躇地在屋里踱了几圈，最后决定对张、杨的指挥权进行钳制，摆出中央军全面介入“剿共”的态势，既是对张、杨的警告，也是为了防止张、杨妄动带来不测。蒋介石此举还有更深一步的考虑，就是以中央军的进入防止日军从绥远向中原进犯。

张学良走后不到一个小时，蒋介石便在这间似乎仍回荡着张学良吼声的客厅里，口授了一道命令：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司令。

小小的三省之间，加上张学良，便有了四个总司令并立的局面，张、杨二位，还敢轻举妄动吗？

蒋介石脸上终于浮现

出一丝冷笑。按原定计划，他将于12月12日离开西安，而那以后，西北的整个“剿匪”局势，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不出三五月，“共军”将在陕北被歼灭殆尽。想到心腹之患将一劳永逸地被除掉，而且又在西北对入侵的日军筑起了一道防线，蒋介石不由得有了几分兴奋，先前因与张学良争吵而激起的怒气也消散了许多。

蒋介石绝没有想到，他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已经并不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

12月10日，张学良紧急召见了东北军在兰州的几员主将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孙铭九、于学忠等，开宗明义地向他们宣布：“我要造反！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扣蒋！”

几位将军均是张学良平日里最信任的骨干，多年来追随他鞍前马后。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剿共”主张，他们早就怨怒纷纷，多次到张学良面前请缨抗日。但是，即使是对蒋介石最为不满的人，也绝没有想到要将委员长置于他们的刺刀之下。

毕竟是关中血性男儿，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人人都摩拳擦掌，沉浸于即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兴奋之中。军长于学忠挺直身子，手往胸口一拍道：“我们跟副司令干！插旗杆干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那好，”张学良目光炯炯，审视着几位部下，“天不打雷我打雷，非达最后目的不罢休。话我不多说了。此举成功，是大家之福，是中国之福；如不成功，由我担着，我张学良提着头进南京！”众将领一一向张学良敬礼告别，回去部署部队了。张学良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

12月11日上午，杨虎城两度来到玄风桥张学良官邸，共同详细部署了行动的兵力：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和105师师长白凤翔、刘桂五负责扣押蒋介石，封锁西安至临潼的交通；在兰州的东北军，须于同时解除驻扎在那里的中央军武装，并控制住停在兰州机场的所有飞机。而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军政要员，解除西安城内蒋介石嫡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并负责关闭西安机场，控制住所有飞机。

到12月11日下午5时，张学良赴临潼华清池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离开西安前的告别宴会时，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所有部队都已秘密处于紧急状态。一场震惊世界的事变即将发生。

选自《特别文摘》2019.11

十五座城池换玉璧

◇文/陈华　图/段明

公元前283年，秦国王宫，一名年轻的男子举起一块玉璧就要往柱子上砸去，秦昭襄王大惊失色。

和氏璧再值钱毕竟只是一块玉石，是否值得秦昭襄王用十五座城池去换？

今天我们对领土的价值观是领土代表了国家主权，主权神圣不容侵犯，带着今天这种观念我们是不可能理解秦昭襄王的行为，用领土换玉璧。但秦昭襄王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样的事情春秋时期就发生过。

公元前711年，郑国就用玉璧换了天子赐给鲁国的许田。用城池换玉璧，在当时的思想观念下不算奇怪，因为玉璧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城池。

玉璧作为当时的一种“硬通货”，晋献公曾用玉



璧和宝马向虞国借路。《周礼》中将玉璧作为“六器”之一，当时普遍认为玉是山川大地的精华，具有沟通天地鬼神的灵性，以玉璧为载体可以与上天的神灵进行沟通。

周公向先祖祭祀时，就把玉璧用作礼器向先祖祷告。在南昌海昏侯大墓刘贺的主棺内铺满了玉璧。作为当时的一种高等级的用器，平民阶层在当时是不能持有玉璧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玉璧在当时也代表一个诸侯政权的地位和合法性，其存在的意义相当于秦之后的玉玺。

“衔璧”就是将玉璧挂在脖子上。许国的国君向楚王投降时就“衔璧”，这一行为传承自微子启代表商朝向周武王投降。

在当时的思想观念下，能通天地能代表地位的玉璧象征意义绝不是一城一池所能比的，更何况是闻名天下的和氏璧，秦昭襄王用十五座城池换和氏璧的做法一点也不过分。但公元前283年，这次秦昭襄王以城池换取和氏璧的行为，更多的是对赵国的一种战略性试探。

纵观当时的局势，齐国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燕国与秦国交好，双方也没有什么矛盾冲突，韩魏楚三家都是秦昭襄王常年欺负的对象，只有赵国还有与秦国对抗的实力，秦昭襄王心中没底。

正是因为没底，当已经成为主父的赵武灵王从秦国境内安然离开后，“秦人大惊”，这是笼罩在秦国人心中对未知的恐惧。

秦昭襄王心中还留存着对赵武灵王的顾忌，既没有理由，也不敢贸然对赵国发动攻势，在这种情况下以换璧为名，对赵国进行试探。如果赵国不送和氏璧到秦国验货，那么秦国可以有理由进攻赵国，正所谓要师出有名。

蔺相如为什么这么害怕秦昭襄王违约，其实都是源自秦昭襄王扣押楚怀王一事。年轻的秦昭襄王一时冲动让天下都认为他无信，这一看法也深深映入了蔺相如的脑中，所以蔺相如无论怎么看秦昭襄王都不顺眼，任何举动都感觉是阴谋。

之后秦国没有给城池，赵国也没有给和氏璧，在双方没有任何信任基础的情况下，这一交易永远无法达成，而第二年秦国开始了对赵国的进攻。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19.11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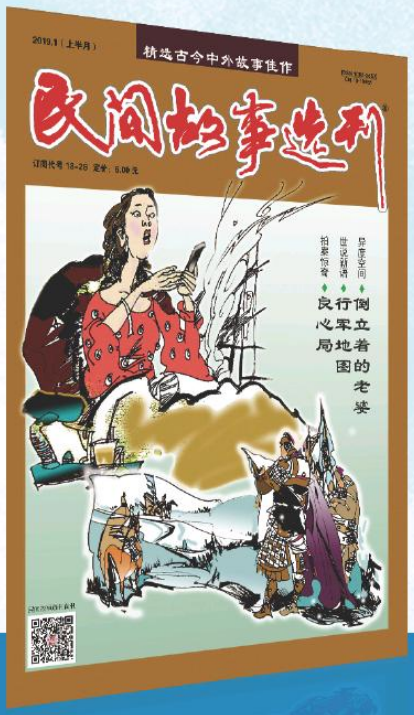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漫画）/ 徐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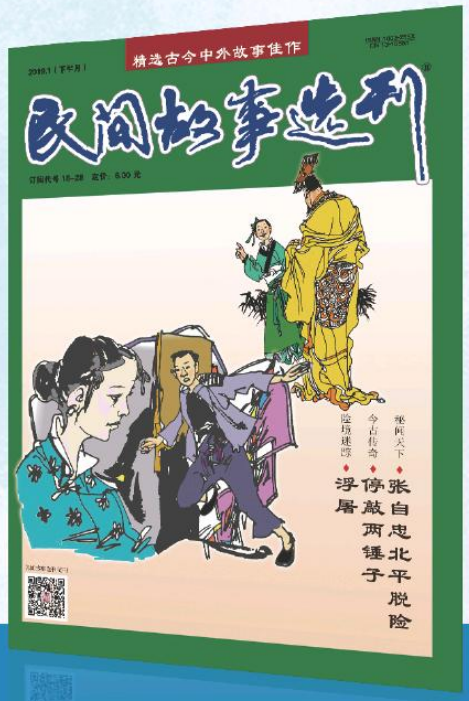
欢迎订阅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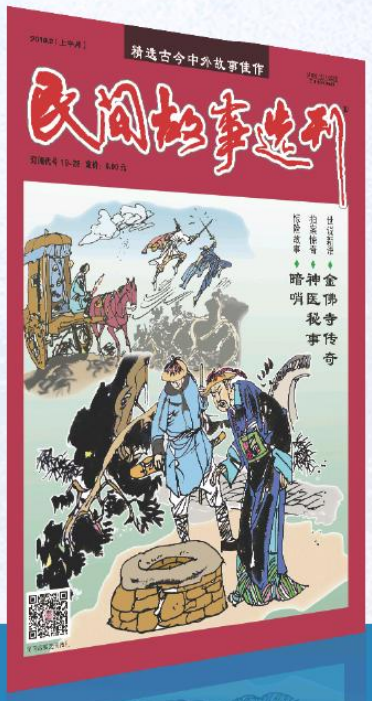
民间故事选刊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
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民间故事选刊》（半月刊）
订阅代号：18-28
每册定价：6元 全年：24册 年价：144元
邮编：050000 社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电话：0311-87828762 87065018 87046170 87088404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06>